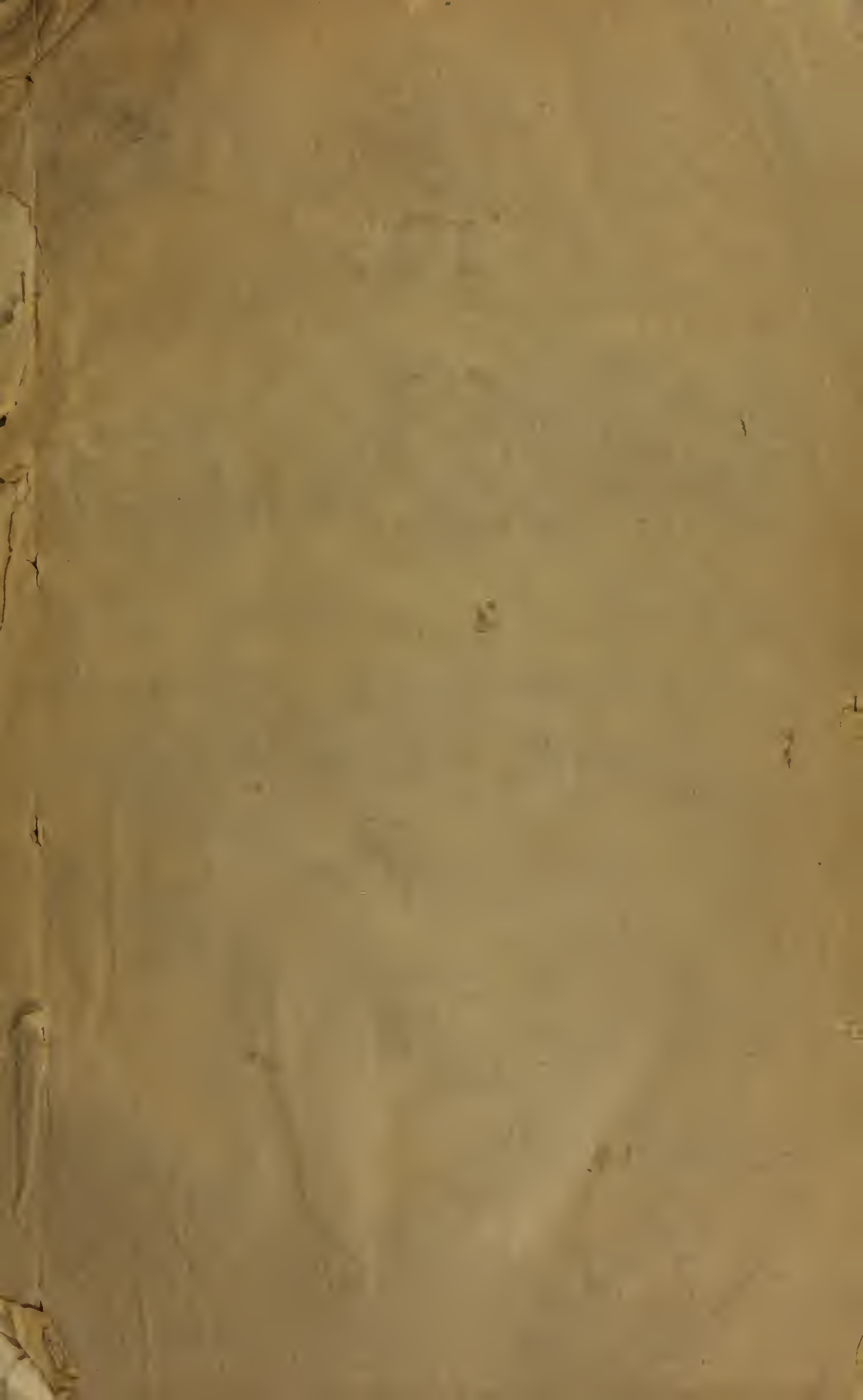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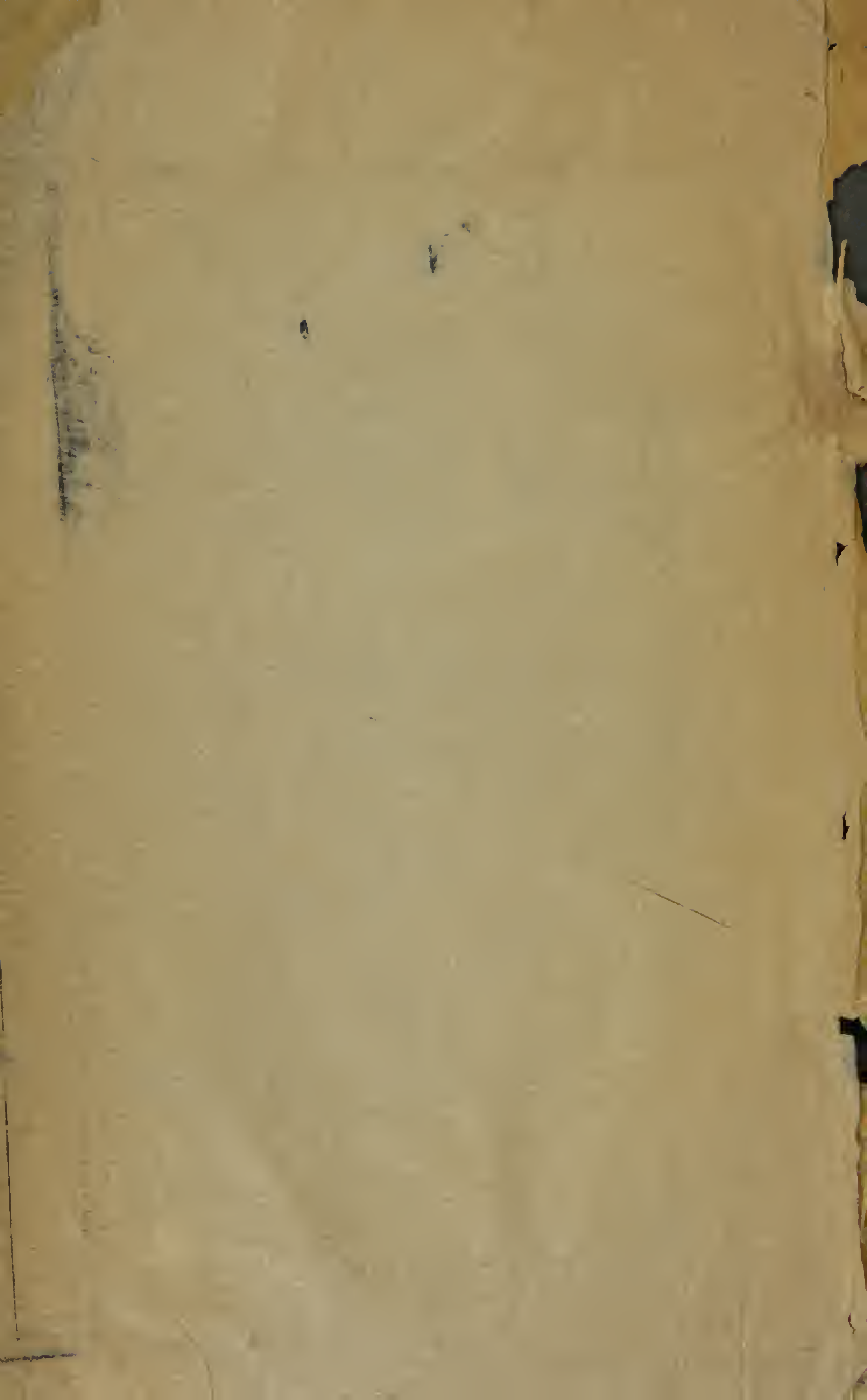




死可用鹽少許著蜞口血卽吐出更用兩指偪去其血還清
水內能游泳者可收養再用也鹽太濃壞蜞口不如用醋尤佳

須剃去洗淨、取蜞數條、多或一二十條、（用蜞多少之數量病勢輕重酌之小兒止須一二條或三四條）用軟布將蜞身擦淨、放於玻璃杯內、（如無玻璃杯用磁酒杯亦可）以杯覆蓋腫處、任其噬吮、或不用玻璃杯、但以布包蜞身、露其口、恣噬近患處、俱俟蜞吮飽、自然放落、不可猛力拔出、以防傷肉、倘久吮不落、用鹽或醋少許糝之、蜞自縮落、炎輕者放吮一二次、炎重者或放吮多次、不妨吮後用熱水助令血流出、或用濇物如罌粟殼野菊花水之類洗之、若欲止血、用艾絨著吮處、以手指按壓卽止、或糝枯礬末、有時孔竅內生炎、（如喉齶子宮等處）可將蜞放入細竹筒內、令噬吮、每一蜞吮出之血、大概一二錢、已吮血之蜞、欲養留再用、防其血多脹

瘡周圍有浮肉者、箝取各息的抹平、或用各息的三四分配雨水或蒸水八錢、作至濃各息的水、用筆搽患處、眼炎多膿者、用各息的作水、分濃淡三種、法用雨水或蒸水八錢、濃者入各息的十四釐、稍濃者七八釐、淡者四釐、用鵞毛管滴入眼內、法詳西醫略論

蜞

一名馬蟥、一名水蛭、以黃色金邊爲上、不大不小者合用、其性喜吮人血、凡患炎證、皆因多血停聚、故有放血減血諸法、但放血須用器機、恐中土一時未習、若蜞吮則至穩至妥、乃華人亦畏忌不用、殊可惜也、今詳述放蜞之法、凡人身內外、不論何處熱痛紅腫、認定部位、先將皮肉洗淨、有毛髮處

合兩俱不見（隔紙濾淨）是為信石水母每用信石水母一兩加清水十二兩每服一兩日服二三次計每服一兩雨水中僅有信石十二分釐之一耳　服後不痛不欲嘔者漸加至一兩五錢至二三兩此水治發寒熱瘧證大有效驗與雞哪同服或與人參黃連蘇木水同服俱可並能治皮病各種癬若服後嘔吐或腹痛者宜減少服或停一二日勿服

各息的

各息的是硝強水與銀相連法用硝強水四錢雨水八錢上等銀六錢火助消化候水耗盡止見乾末用大火熬鍊另用鐵筒（如粗筆管）烘熱筒內先膏以油令滑將此水傾入略停取出成錠用紙捲包貯玻璃瓶內塞口密藏勿令變溼

分擦外皮若生紅粒讓過另換一處擦之治交節炎證最效擦後貼黃臘膏潤皮、凡脈浮身熱、口渴、頭重、不寐、服他藥不應者、可用吖吖伊蜜的、虛弱人不可用、其功力與補火相反也　此藥番藥房有販售者、價極賤、易於購買、

信石

有大毒、服之令胃熱劇、驟生大炎、潰爛而死、至痛至苦、醫館貯信石器、及貯信石酒水之甑、須記明毒藥字樣、使人驚心、以免誤用、有人用信石作殺鼠藥、此最不宜、恐小兒要弄誤入飲食中殺人也、信石雖有大毒、少用些微入藥、大有功力、　作信石水母、用上等信石一錢二分、加鹻二錢、赫加鹻者因信石獨用不能消化故須與鹻相連雨水一斤、微火熬至十二兩、鹻與信石融

血止瀉法、用鉛散三四五釐、鴉片膏一二釐、蜜和爲丸二粒、日服二三次、血止爲度、　鉛散番藥房有販售者、價甚廉、

呀吔伊蜜的　出於唵哟嗼呢金之類也、產婆羅洲、番音伊蜜的、華語嘔言、此爲大有功力之嘔藥也、能發表散痰、外用能令皮熱生膿拖引炎外出、其色白無氣味、欲嘔者、用呀吔伊蜜的三釐、樟腦水或滾水四兩攪和、每一刻服四分之一、嘔出卽停服、凡肺經有病及炎證、用此法、　發表散痰、用呀吔伊蜜的一二釐、白糖一錢、攪令至勻、作八分、每半時服一分、滾水和、小兒肺病痰多喘促者、勻作十分和服、　欲引炎外出者、用呀吔伊蜜的一錢、猪油四五錢、攪勻作膏藥、每用五

時腹痛應服酸水解之

鉛散　用鉛粉一、濃醋十、相連、中國醋淡、須蒸去水方可入藥置磁盆或牙盆內、忌用銅錫器熬鍊不住手攪融、用桑皮紙濾去渣滓曬乾、或烘乾、軟紙壓偪去溼取用、色以潔白爲上、如不白用清水洗後、再依此法濾曬一法、蜜佗僧末一斤、酸醋二斤、熬鍊濾曬收用、　鉛散無毒、功力收斂止痰血、內服三四五厘、日二三次食後、或有腹痛者、略服酸醋水、　皮病有水者、用鉛散一錢、水四兩、洗拭、　眼證須收斂者、用鉛散半錢至一錢、雨水一二兩、或蒸水或洗、或滴入、　鉛散作膏藥、能潤皮止癢、法用黃臘膏一兩、油一二兩、鉛散一錢、熬鍊、　鉛散作丸內服、止

取用攤布上，此硬膏獨用無大功力，止可剪條合傷口，與別種膏合用處甚多，　蜜佗僧硬膏，略加松香六分之一，更結，能合瘡口，大有功力，見西醫略論獨用蜜佗僧，置火上銷鍊，與養氣相連，即成紅鉛丹，

鉛粉色白，質重，無味，是鉛與炭氣相合而成，試用火燒去炭氣則色變黃，因所餘鉛中有養氣故也，再以火燒去養氣，則所餘皆鉛矣，鉛粉有毒，凡鉛製器皿，須勤拂拭，恐沾水溼生鉛粉也，鉛粉與酸水合則沸騰，因炭氣即時離出之故，　鉛粉膏，用鉛粉一錢，黃臘膏五錢，白臘膏更佳，或豬油亦可融合搽患處，能潤皮收斂，令熱者涼，溼者乾，　鉛粉不宜內服，止可外用，有

銅之劑

膽礬功力能嘔、能補、能收斂、外用殺浮肉、內服一釐至二釐、補而收斂、治發羊鈞久痢、 作嘔藥、每服七釐至一分、 眼炎證、用膽礬四釐至八釐、配水八錢洗、

銅綠係酸水與銅相連而生、外用能殺毒、銅綠一合松香膏藥十五用之、或用銅綠細末灑瘡上殺浮肉艮、

鉛之劑

鉛不能獨用、合養氣一而為蜜佗僧、合養氣二而為鉛丹合炭氣而為鉛粉、合酸水而為鉛散、皆有功力、 鉛消鎔時、有風經過其上生沫、是養氣與鉛相連者、即蜜佗僧也、

作硬膏法、用蜜佗僧十八兩、研細末、橄欖油三斤、如無用桐油豆油俱可、水二斤、微火緩熬、攪至油與蜜佗僧融合、水耗乾可略加務以融合為度

精錡散 礦强水與鐵相連則爲青礬、與銅相連則爲膽礬、與啊嚧嗍哪相連則爲白礬、與精錡相連則爲精錡散、四者並能補、能收斂、能嘔、但功力各有專長、論補益則青礬第一、精錡第二、膽礬第三、白礬第四、論收斂則白礬第一、膽礬第二、青礬第三、精錡第四、論嘔藥則精錡第一、膽礬第二、白礬第三、青礬第四、精錡少用則補、用三四釐則略補癇證俗名發羊鈎宜之多用則嘔、其功力偏主於嘔、大概白礬青礬服至二三分而嘔、膽礬服一分而嘔、精錡服一二分、纔有不嘔者矣、凡嘔藥服後、或有他患、惟精錡雖嘔而不傷人、故爲嘔藥之上品、 此藥大有功力、番商有售販者、價甚廉、中土不難購買也、

十滴、漸加至一錢、能補火補血補虛、大有功力、如無鹽强水、用濃醋六兩、鐵鏽屑或鐵末俱可、鐵一兩、同貯器內、常搖動、令勻和、四日後、用桑皮紙濾去渣、取貯玻璃甑內、緊閉、每服半錢至一錢、一法、沒藥一錢、蟣五分、水七兩、青礬末五分、桂皮酒四錢、冰糖二錢、貯玻璃甑內、每服一兩、日一二次、能開胃補身體、一法、青礬啞囉沒藥各一錢、共研細末、作四十丸、日服二三粒、或用鐵鏽大黃桂皮散各一分、並能暖胃補益、服鐵劑後、若大便秘結者、糞色必黑、應略服微利藥、婦人經不調、用青礬末二分、黃連膏一錢、桂皮散五分、作二十粒、日服一二粒、

底卽青礬也、餘剩之水、用日光曬、以紙拭乾、亦可得青礬、並宜收貯甑內、每服五釐至十釐、溫水和服、日一二次、功力補、收斂、調經、殺蟲、　作鐵紅散法、用蘇䃺十二兩、青礬十二兩、滾水二三斤、攪和、磺強水離鐵與蘇䃺相連磺強水喜與蘇䃺相連故在青礬中雖與鐵相連、及遇蘇䃺、而爲元明粉、炭氣離蘇䃺而出、仍離鐵而與蘇䃺相連也、漉去水、其下紅末曬乾、取用、卽鐵紅散也、功力補血、補虛、開胃、勝過鐵鏽、每用一分至三分、滾水和、日服二次、　一法鐵紅散二兩四錢、加無鐵紅散、用鐵酒或鐵末俱可、鹽強水六兩、酒十八兩、先用玻璃器或磁牙各器貯強水、鐵紅散、日日搖動、令勻和、三日後加入酒、濾去渣、共貯玻璃甑、勿令泄氣、每服十滴至三

肉牙、則有水銀藍膏、法用水銀四兩、猪油一斤、硫磺末二三錢、乳至不見水銀爲度、又有水銀黃膏、法用水銀二兩、濃硝强水二兩、共入玻璃甑內、卽有紅氣升出、俟水銀消盡、將猪油一斤、花生油或豆油八兩、熬熱、取已消水銀、傾入熬滾、離火再攪半時、漸漸凝結、取用此爲醫治癬癩大有功力之藥、三仙丹多用去浮肉、解毒、少用生肉牙、

鐵之劑

鐵不能獨用、鐵屑鐵鏽中有養氣、可以入藥、台各酸水用、更有功力、補血、補虛、開胃、止久瀉、 作青礬法、用鐵屑（錯鐵之末、或打鐵處飛揚之鐵末）一兩六錢、磺强水五兩六錢、水一斤、先用磺强水與水連合、加入鐵屑、微火消鍊、略沸騰、去渣、澄定、其

之理也、此時即宜停服、或減少服之、若兩三日後無此據、病不除、即勿再用、疔毒非此法難治、若毒在身延累、小兒者、服三四釐、服二三次不妨、　大便秘結、胃不消化、困倦無精神、病在肝經、膽汁生少者、應用水銀大黃同服、能瀉肝膽、一法、作水銀藍丸、用水銀二錢、玫瑰花糖三錢、甘草末一錢、共研至不見水銀爲度、色變黑是水銀與養氣相連、功力與水銀散相同、每服七釐至一分、　迦路米即番輕粉、殺蟲去炎瀉毒、功力尤勝水銀散、中國輕粉中有石膏、不甚潔、功力大概略同、　眼簾炎證、瞳人生肉絲塞住不見、應服迦路米或水銀散、日三次、未愈者能免新生、者能消、外用解疔毒散、療癧、治癬癩、生

礦卽是水銀、光亮潔淨活動者爲上、水銀不能獨用、須與養氣相連入藥、昔有人不明此理、以爲水銀重墜多服能偪出大便、不思入腸迴曲、大便豈能偪出、且水銀入胃與酸水相連而有毒、爲害不小也、水銀之劑、能補津液、令肝生膽汁、補吸液管、令大小腸生津液、內腎生溺、解身內毒、去炎、可以內服、可以外用、內服或用迦路米、無則用水銀散、法用水銀三錢、石粉五錢、乳至一二時、漸變灰色、全不見水銀爲度、能解毒去炎、入血瀉肝膽、每服五七釐至十四釐、但服水銀藥多次後、口津多過平日、口有銅味、齦肉紅腫、略痛略潰爛、或有血出、此是藥與病應、病必稍減、蓋引病外出、以新病療舊病

一千分，貯酒滿足，其重僅八百三十分，是為酒之至濃者，若重九百三四十分，則味較淡，作藥猶可用，若酒與水等重，則不堪用，浸藥欲知酒濃淡，以樟腦浸試，愈濃者消化愈速，不能消化者，是因酒中有水之故，須再蒸去水，用之酒之功力能補精神，頭昏暈，外傷血出多等證，飲之佳，　多飲無度，令人狂醉，其害與吸鴉片幾同，

【茯苓】利小便，潤膀胱，疔毒已愈，宜服之，能解身內餘毒，然無大功力，

【硼砂】小兒口生白泡，用硼砂一錢，蜜糖八錢，搽擦俱可，

【水銀之劑】水銀在朱砂中，與琉璜相連，取朱砂用法，離開琉

錢、能暖胃補胃、令易消化、微利、或與黃連同服尤佳、老人火少便秘者最宜、　作水、用大黃切片三錢、滾水十二兩、浸一時、濾去渣、每服一兩至三兩、治便結、加入黃連、或加入桂皮、治胃弱不思食、及食物不消化、余見中國藥方、用大黃多過番人、蓋因中國所用大黃、不甚新美、不似番人購買皆至佳者、故功力有不同也、

〔茶〕

茶能補精神、驅睡、解渴、功力勝過酒、綠茶功力較紅茶更勝、但多飲令人不寐、不思食、傷胃、故平日飲茶、當有常度、番人亦用迦非研末、加入牛乳、冰糖粉、滾水沖服、與飲茶同意、

〔酒〕

酒之品類甚多、與水比較、愈輕愈佳、設一器貯水滿足重

作水、各有妙用、同啞囉作丸、每服一粒、能暖胃消食微利、加服二三粒卽瀉、法用大黃末八錢、啞囉末六錢、沒藥四錢、丁香油數滴、蜜和爲丸、每七釐爲一粒、胃不消化腹中有風氣便秘者宜之、每服二三粒、日服一二次、後漸減服、 同迦路米或呵囉噺作丸、或與元明粉同服、能瀉、或用大黃末五分、啞囉一錢、哥囉噺膏五分、丁香油數滴、和作二十五粒、每服二三粒、中土瀉藥、但有大黃元明粉二種合用可也、凡服瀉藥一次不應、再服、以瀉爲度、勝於一次驟服大瀉之藥、 作散末治痢症、與水銀散叱嗶喏散相輔、大有功力、 作酒、用大黃二兩、甘草六錢、生薑三錢、濃酒一斤半、每服一錢至四

水用石沒子末一兩、再用水一斤、煮至半斤、濾去渣、內服每用一兩、作膏、用石沒子細末一錢、黃蠟膏七錢、或同鴉片膏一錢攪和、每用半錢至一錢、搽痔瘡、

大黃 此樹中土所產、用其根去皮、拭淨曬乾、色黃者佳、大有功力、爲歐羅巴各國所交易、盖土耳所產不多、俄羅斯賣與西國者、亦係販自中土、但粵東市賣作僞者甚多、或雜入沙石、或有蟲穴、用黃末彌塞、近日番商鑒別甚精、非眞者佳者不買矣、其味苦而氣香、多用則瀉、少用則收斂、略補胃開胃、潤而不猛、不論婦人嬰兒軟弱人皆可食、食一二刻後小便必黃、因入血甚速之故也、大黃或作丸、或作散末、或作酒、或

松滚油內服能令大腸熱出大便利小便殺腸中蛔蟲扁而有節者最效頭昏蒙身虛弱者不宜服　外用同樟腦油擦皮令暖能治風溼

苦白木（番名𠹭囒阿）　此樹生南亞墨利加在補藥中價最廉不難購備味極苦開胃略能止瀉去寒熱身虛弱黃證瀉泄寒熱後不思食者宜之法用樹囒阿一錢滚水十二兩浸二時或加入桂皮兒茶鴉片酒或酊鐵酒連合每服一二兩日服二次大有功力

石沒子　此樹紋理甚堅蟲穿成穴有汁流出成粒即石沒子也性專收斂止血洗痔瘡脫肛治婦人白帶洗陰戶宜之作

松香　松樹汁漿流出、用法蒸取其油、名松漆油、所餘凝結成塊者、謂之松香、　松香與黃臘猪油作軟膏藥、能助生肉牙、法用松香五、黃臘二、猪油八、微火漸消開、布隔濾去渣、傾入器內、不住手攪、令稠結、皮紅熱者不可貼　松香合蜜陀僧作硬膏藥、能合瘡口、治脚瘡爛、法用松香一兩、蜜陀僧三四兩、微火熬攪、離火稍停、成團、攤綢綾或布上取用、此膏功力專在蜜佗僧、雖久貼不致令皮爛、但蜜佗僧潤而不黏、用松香不過欲令黏著、非取其功力也、若取治風溼、則專取松香功用、故須多用松香、少用蜜佗僧、輔以黃臘猪油、略加吩吩伊蜜的、外貼、令皮熱、能引病外出、久貼不妨、

分、或芥末甜瓜蒂皂角之類、熱水和服、服後一刻、助以溫水、數碗、令即時嘔出、嘔愈速、漸漸出清水爲吉徵、大概服鴉片毒、一時之内、可以救挽、若嘔藥不能吞嚥、急將嘔藥水貯水節・前裝軟長管、（圖見西醫略論）自喉射入胃、復將胃中毒水抽出、漸能吞嚥則吉、凡救返後、應食樟腦水濃茶、次日大便秘結者、服蓖麻油等潤物、鴉片在胃中昏迷時、宜扶掖行走、助合心跳徧血、不宜睡臥、

罌粟殼搗爛一兩六錢、滾水二斤、煮一刻、濾去渣、外用能潤皮、止痛、去炎、凡跌撲外傷者、軟布浸絞貼住、不拘眼目肚腹手足各處俱可用、

滴、或與鉛粉桂皮末葦撥同服、能暖胃止痛止瀉、凡人跌仆或被毆打痛劇者、服鴉片膏二三釐、能斂血止痛、不應者、再服一二次、發狂不欲臥者、用鴉片膏四五釐、服二三次、肺病欬嗽瀉痢霍亂風溼疔毒癲證、用鴉片輔助他藥、大有功力、炎證身熱脈數有力者、不可服鴉片、　風溼用鴉片膏酒與酸醋連合搽擦頁、　牙痛用鴉片膏酒或合酸醋、或合樟腦油俱可、外面搽擦、能止痛、　鴉片入藥、服過度、或不合者、令人脈浮數、身體熱、頭痛、舌乾、應食涼藥、勿更服鴉片、　多服鴉片、令人不欲食、大抵功力能令胃弱、故有癮者食必少、　鴉片膏多服、人即死、如能吞藥、尚可有救、急用精錡嘔散二分、或膽礬一

不吸、每有人購買鴉片、破家殺身、亦所不惜、錢如魔鬼驅之不去、耗財費時、莫此爲甚、余勸華人及早痛戒、無食者卽無賣者、不必以番商販賣爲慮也、歐羅巴諸國、無人吸食、專取鴉片治病、醫士無不悉其功用、華人但知其能治久痢、他病用者甚少、殊爲可惜、今特略述其槪、一法鴉片膏八錢、桂皮末丁香末各一錢、淡酒一斤、浸十四日、濾去渣、每服二十五滴至四十滴、止痛安臥、或用鴉片膏一錢、樟腦二錢、濃酒一斤、浸濾如前法、每服一錢至二錢、止欬嗽、止痛、安臥、或但用鴉片末一兩二錢、濃酒一斤、濾去渣、欲補火者、每服二十滴至三四十滴、欲止瀉者、加入兒茶酒、每服二十五滴至四十

夾收取之汁、積聚器中、融成大塊、即鴉片土也、囊新嫩色綠者汁尤多、乾老則汁少、汁在殼不在子、故割宜淺、勿令穿破、汁色白似牛乳、曬乾則變棕黑色、作膏法、用鴉片一斤、以水熬煮減半、濾去渣滓、略結如蜜、取用、其味苦、其臭甚惡、入油醋酒中皆易消、能補火、補腦、補精神、令人身安欲睡、止痛止瀉、實爲第一有功力之藥、自古醫家即用罌粟殼作水、後世作鴉片、功力十倍、近日西醫推究鴉片功力在嗼啡啞、用法取出、每一二釐、即可抵鴉片一分、中國尚未知用、數十年來華人喜用鴉片膏貯筒中燃點吸食、番商販至中國、每歲加增、近年不下七八萬箱、初吸令人忘憂快樂、久則成癮、不得

黃連酒一兩、雞哪二分、淡磺强水一二錢、加（如無不用亦可）清水十兩、攪和、每服一兩、日服二次、痢證與吃嗶咯散同用、臌脹與元明粉同用、胃不消化不欲食多汗者、與酸醋淡磺强水鐵酒同用、婦人經不調身虛弱不思食者、用黃連膏一錢、靑礬二三分、沒藥一錢、共研作丸三十粒、每服二三粒佳、黃連作水、暑月不能經久、過二三日漸壞、（江浙以北黃連價昂、或西洋人參亦可用）

罌粟花

罌粟花產土耳國者爲上、其次則波斯印度、其次則中國、莖高二尺、子在囊中、囊之形圓而扁、徑二三寸、子無功力、囊之殼有汁、將熟時、以刀自下至上淺割小口、夜晚有汁流出、凝結成粒、黏附殼外、收取再割、間日割一次、可割六七

寸、粗如大指、其色內黃而外棕紅、其味甚苦、而初嘗則微甜、功用補胃補血、治胃不消化、不思食、虛弱、黃證、寒熱、瀉利、中土醫書列之瀉心劑中、蓋因多服則略瀉之故、而不知其功力實長於補、與參耆苓朮相同也、或作膏、或作酒、或作水、作膏用黃連三兩、切片、溫水二斤、浸煮、耗去一半、即時濾去渣、曬乾、或貯甑中、用熱沙烘乾、每服七釐至二分、作酒、用黃連八錢、乾橙皮四錢、白荳蔻二錢、酒一斤、浸入十四日取用、每服一錢至三錢、作水、用黃連一錢、切片、加入橙皮一錢、如無不用亦可、檸檬皮二錢、滾水六兩、沖浸、每服一二兩、日二次、並能開胃補胃、或與桂皮丁香皮同用亦可、瘧證虛弱不思食者、用

醉仙桃　花葉子刺俱可取用、作膏法用醉仙桃子六兩、溫水四斤、浸兩時取出、搗爛、再入水、熬成二斤、曬乾、或火上熬乾作膏、一法用板榨鮮葉出汁、熬作膏、一法花葉子全用、榨汁、或曬乾或熬乾作膏、番書云、功力補火止痛、令人熟睡、每服二三釐至七釐、喘促者、服五六釐、或用葉曬乾、如用煙葉作煙法、每用半錢至一錢、貯煙筩內燃吸、能卽時止喘、或用乾葉與熟菸相合、每服一二分、亦能止喘、但此藥不可多用、能令人昏蒙如醉、作膏藥搽眼眶周圍、或清水和滴入眼內、能開瞳人、可代啤啦叮哪之用也、

黃連　此樹亞細亞歐羅巴皆有用其根入藥、西國所產、長數

難可服、痢證欲先瀉去宿物者可服、腹痛欲去燥屎者可服、大人每服五錢至一兩、小兒每服一錢至四錢、若嫌氣味、用雞蛋黃攪和同服、或八角油一二滴同服、

哥囉嘶　瓜之類也、其形如橙、色黃、味極苦、去皮子、專取肉六兩、水四斤、微火漸煮三時、濾去渣、曬乾、或烘乾、作膏、功力能瀉、與啊囉同、　哥囉嘶勿獨用、須與他藥合併作丸、每服七釐至二分、或用哥囉嘶一錢、啞囉一錢、大黃二錢、丁香油和作三十六粒、每服一粒、微利、服至二三粒、能略瀉、　一法、哥囉嘶七釐、水銀散七釐、合作二三粒、夜晚服、次早即瀉膽汁、此藥二千年前羅馬國即已通行、瀉藥之最著者也、

知取油、每服巴豆子半粒、亦能速瀉、但恐瀉太過、不如服油更妥、蓋油可以少服、或一二滴、或三滴、若更欲減、可用一二滴、分配大黃丸三四粒、作幾次服、則每服所用巴豆更少矣、此藥功力專主大瀉、中風腦炎、大便秘結、肚腹脹、服後即時大瀉而安、若瀉太過者、食粥水牛乳大麥水等止之、頭昏困倦者、可略飲酒、 外用擦肉、令生膿粒、能引病外出、

蓖麻油 此樹產於亞細亞、中國甚多、取其子榨取油、每十四兩、可得油三兩、其色金黃、其臭濃者有功力、（中國所產臭不甚濃、功力不及印度、須加倍用之、）能潤瀉、男女小兒皆可服、瀉後無關係、身虛弱欲令瀉者、用此尤宜、初生嬰兒屎不出者、可服、婦人產後大便

脚浸入被擁護食熱稀粥溫覆安臥即有汗出欲令嘔吐者、用吃嗶咯末、每服二十釐至三十釐、溫水同服、服後三刻必嘔欲出痰者、服二釐至六釐、服幾次痢證每服四釐至六釐、水銀散同服、

渣臘 產南亞墨利加草之根也、氣味芳香、功力瀉與大黃同、能治大便秘結、發狂、臌脹、殺蛔蟲、欲大瀉者、夜晚食迦路米、或水銀散、次早用渣臘一分至三分、元明粉三錢、薑水同服、

巴豆 產於中國印度新嘉坡等處、樹不甚高、枝葉根幹、皆能瀉、而功力尤佳在油、用巴豆子搗爛、榨取、每巴豆子一兩可得油四五錢、其色紅黃、其味辛、入口嘗試、喉即熱、印度人不

火熬令融合、然後離火、加入斑蝥末、攪令凝結、凡用斑蝥膏藥、或攤於布、或攤於紙、外貼、助以合口膏藥、不令脫、令皮生炎起泡、有膿流出、與放血蜞吮刮痧諸法同意、或貼於腳囊、主於引病下行、亦是此理、貼後四時至六時、即起泡、凡炎證內痛及風溼各證、用此法最佳、凡貼斑蝥膏藥、已歷數日、仍欲生膿者、換貼淡斑蝥膏藥、若病已愈、欲令生皮者、換貼黃蠟膏藥可也、嬰兒貼二三時、即揭去、不可久貼、

吃嗶喀 此草產於南米利堅、用其根入藥、功力嘔、發表、出痰、能治發熱、肺病欬嗽、喘促瀉利、或專用、或同鴉片朴硝（吃嗶喀一、鴉片一、朴硝八）作散、每服一分、發表、服後半時、用熱水貯澡盆、兩

人所無也、

斑蝥　歐羅巴所產、色光亮而綠、長六七分、闊一二分、比中國所產較小、曬乾、貯玻璃瓶內、緊塞其口、防蛀壞也、其味辣而臭惡、內服能補膀胱、利小便、小便難因膀胱軟弱無力者宜之、法用斑蝥末二錢、濃酒一斤、浸入十四日、去渣取用、每服十滴至三十滴、能助膀胱縮力、並治流白濁、及婦人白帶舊證、凡膀胱外腎病軟弱者、偶用此法醫治則可、若平日用以壯陽、恣服無度、必致溺血、頭昏、腹痛、嘔吐、甚則言語妄亂而死、大有關係、　外用作膏、能令外皮生炎起泡、引病外出、法用斑蝥細末六兩、黃臘膏九兩、猪油三兩、先將黃蠟猪油微

橙皮水 橙皮功用、補胃去風、飲酒過度食物不消化者宜之、法用乾橙皮兩錢、新檸檬皮二錢、丁香末一錢、滾水一斤、浸入、每服一二兩、服二三次、

乳香 產於印度等國、能消痰、近日西醫因其無大功力、不甚用、但於病人房內焚燒、取其香耳、

橄欖油 取橄欖仁榨油、性微利、諸油惟橄欖油無氣味、色最淨、功力最潤、西國用作各種膏藥、耳內有垢不聰者、用橄欖油滴入、鑷去其垢、卽愈、皮肉爲毒蟲所噬者、用橄欖油擦之、內服潤大便、每服二錢至八錢、 諸油俱以新者爲佳、陳者不用、 唐人喜食橄欖、或生啖、或以糖鹽醋醃製食之、此番

身虛弱者亦宜之、欲全補者、宜黃金雞哪水、法用金雞哪皮五錢搗爛、水八兩、煮一刻取用、每服一至三兩、日服二次、或用金雞哪皮研細末、每服五分至二錢、雞哪每服二三釐至二十釐、瘧證寒熱將作之先一時、豫服雞哪五七釐、寒熱退後更服二三釐、服兩三日後瘧卽止、雞哪爲大有功力之藥、惜止生於米利堅一國、各國購買甚多、故價昂、

野菊花 野生花小者入藥、味苦、功力開胃、略補胃、不消化不思食者、用野菊花五錢、滾水一斤、浸一刻、濾去渣、同薑水冷服、每服二三兩、每日早晨或飯前服之、欲令嘔吐者、熱服八兩至一斤、煮熱外用能潤皮、

補藥、如雞哪鐵酒之類、癲狂證、夜不能寐者、宜合鴉片服、或用樟腦作丸散、每服四五釐、至二三分、小兒不宜多服、止可略服樟腦水、　外用擦皮令暖、能治風溼、引炎外出、法用樟腦四錢、加入松漆油一兩六錢、（無松漆油、用蓖麻油亦可）或加入啊嚤呢啞、鴉片酒、亦可冬月擦凍瘡良、

金雞哪　此樹產於米利堅之南、高可三四丈、其皮有紅者、有黃者、有金黃者、取其皮研碎入藥、功力全補、昔人但知用金雞哪、近日用法專取金雞哪精漿名雞哪、（或譯爲桂哪、或譯爲雞年、無異義）功力更佳、大概新證用雞哪、舊證用金雞哪爲宜、　雞哪能治敗禾腐草霉溼之氣、故瘧痢欬喘病原因此者、宜服、瘧證

精神醒困倦、安腦、安心、凡居處溼地及病氣喘證者、吸之有益、 多吸濃煙、令人嘔吐眩暈自汗、久吸令人習慣、終身不欲戒、華人比比皆是、

樟腦 樟樹中國臺灣及日本有之、根葉枝幹中俱有汁、入滾水浸泡取出、即是樟腦、波羅洲所產者爲冰片、自生樹身中者尤佳、入水中須數月方能消化、欲急用者、應先入酒中消化、凡酒之濃者、以能消化樟腦爲上、法用樟腦一錢、濃酒二三錢、水一斤、先將樟腦入酒消化、再加入水、每服一二兩、服三四次能治欬嗽氣喘舊證、又能補火、暖胃止痛、安腦氣筋、安心、心跳、腦不安、並宜之、發熱後身虛弱者、宜服樟腦水及

人購買殊不易也、

【沒藥】此樹產阿喇伯、其汁流出乾而凝結、取用作藥、能散痰暖胃開胃助消化、凡肺病欬嗽氣喘舊證、痰不出者、用沒藥二分、吃啤𠰻一分朴硝五分、共研作散、每三時服一次、分四次服畢、婦人經不調黃證虛弱者、用沒藥散一錢、囌叮五分共研細末、次加入青礬末五分、用蜜和作丸二十四粒、每次服二三粒、每日服兩次、一法、沒藥末六錢、濃酒六兩、入甑內浸十四日、每用五分、清水和漱口、治牙肉出血、去口中臭穢、

【煙草】取葉曬乾、燃點可吸、或研細末、滴入香油、可鼻嗅、並能補

蜜 蜂釀而成、以蜜自房中取出色白而潔者爲佳、每見中土市賣、蜜中有死蜂、甚污濁不中用、功力潤腸胃、微利小兒便秘、最宜、但多食令腹痛、或用蜜與甘草末微火煎凝、捻作錠端長圓丸、藥納入肛門、導引屎出尤佳、小兒口瘡、用硼砂末五分、蜜四錢、搽之、

麝香 麝者、麋鹿之屬、產於印度蒙古、中國高山中亦有之、有香帶在臍與龜頭之間、帶長圓形、直徑約二寸、橫徑約一寸、帶有小口、其香如汁、自帶口射出、帶之周圍多短毛、麝之小者雖有帶而無毛、其香芳馥、經累年月不變、能開竅、補精神、但價甚昂貴、僞者最多、有已將香汁取去、更用他物塞入賺

二分、身虛弱者不可服、壯健人亦不宜多服、多服令人嘔吐令胃生炎、甚則腹痛而死、昔年西國甚重此藥、近因此藥有毒、別用他藥功力與此相同而性善者代之、此藥漸不復用矣、若因多服受患者、急食潤物、如粥湯胡麻子生雞蛋黃之類救之、與救信石毒同意、

胡麻子　胡麻子功專於潤、故治肺病傷風欬嗽、能潤膀胱、故治溺血小便辛苦、流白濁等證、法用胡麻子六錢、搗爛、甘草末二錢、入滾水十二兩、浸二時、濾去渣、每服一二兩、服幾次、

胡麻子油入石灰水攪和融合、貼湯火傷外皮、令膿自易出、

暖胃去風　作水用生薑一錢、熱水六兩、每服一二兩、功力亦同、身熱勿服、

此外中土所習用、如蓽撥、肉豆蔻、白豆蔻、草荳蔻、大茴香小茴香、木香之類、功力大概相同、皆暖氣開胃去風補火之品也、

甘草　潤肺、止欬嗽、與胡麻子水功力略同、或作膏、或作水、用之、

蘆薈　色黑而氣臭、味苦、用其根入藥、功力大瀉、調經、殺蛔蟲、能治發狂、臌脹、或作水作酒作膏俱可、用蘆薈根二錢、或酒或水十二兩、浸十四日、取用、每服八錢、或作末、每服一分至

分兒茶酒一錢鴉片酒二十五滴、或鴉片膏二三釐水一兩、腹不痛者不必用
止瀉尤速、小兒腹痛瀉泄者用大黃末四五釐、大黃少用則收斂
桂皮糖一二三分八角油二三滴、或薄荷油亦可薑湯一錢水六錢、能
止瀉止痛、

椒

中國有胡椒、川椒、各種味辣者佳、能暖胃開胃、喉肉虛弱、
音聲不出者、用椒水漱之、作酒、用胡椒五錢、搗爛、酒一斤
浸十四日、每服三十滴至一錢、漱喉用椒酒二三錢、水四
兩、

生薑

暖胃、止嘔吐、止腹痛、或作散、或作水、或作酒、俱可、腹痛
用乾者尤佳、作酒、用生薑一兩、酒一斤、每服一錢至三兩

收貯瓶內、瓶口用木塞緊閉、周圍更用黃臘封固、

桂皮 桂樹產錫蘭山者良、中國肉桂味厚、可以入藥、暖氣、去風、補火、能助他藥功力、 作散用桂皮末八錢、白豆蔻六錢、薑末四錢、蓽撥二錢、共研細、貯瓶內、每用一分至三分、滚水和服、 作酒用桂皮末四錢、白荳蔻末二錢、蓽撥薑末各一錢三分、濃酒一斤、每服一錢至二三錢、溫水和服、 作油法、用桂皮搗爛、水浸數日、蒸釀、

桂皮糖 桂皮末、肉豆蔻末、各八錢、丁香四錢、白豆蔻二錢、石粉六兩、冰糖粉十二兩、共研極細、攪勻、貯瓶內、緊塞口、勿令香氣泄、每服二分至一錢、能補火暖胃、 一法、桂皮糖二三

腸小蟲

大麥水　能潤腸胃膀胱、凡胃痛痢證皆宜之、暑月飲此解渴、功力勝茶湯、火傷皮熱未破者、用大麥研細末灑之良、

薏苡仁水　薏苡仁一兩、水二斤、煮至一斤半、加入甘草四五錢、乾葡萄子一兩、去渣食、治發熱久欬嗽、小便不利、溺管痛、

八角油　**薄荷油**　**丁香油**　或取其子、或取其根幹枝葉、蒸釀榨油、並能暖氣、去風、止腹痛、補精神、治頭昏、大人每用五滴至十滴、（濃者止可用三四滴）同樟腦水服、小兒每用三四滴、（濃者止可用二三滴）冰糖粉和服、以上三種、專取芳香為用、不可煎煮泄氣、

黄末半錢、共作丸十二粒、飯前食二粒、能助消化、免腸胃生風氣、讀書辛勞、頭痛、便秘、婦人子宮懶惰、月經不行、便秘、並宜之、一法、啞囉一錢、沒藥五分、蜜糖和作十八粒、每日服二粒、虛弱黄證、便秘、宜之、或用啞囉四分、沒藥三分、青礬二分、作十二粒、或十四粒、每服二三粒、亦可、

阿魏

此樹出波斯國、其根多汁、色白如乳、曬乾則凝結而紅、其臭甚惡、功力能去痰、去風、暴欬、喘促、腸胃有風氣者宜之、或作丸、或作水、作丸每服七釐至二十釐、作水用阿魏五錢、配滚水一斤、漸漸傾入水內、色白如乳、每服四錢至一兩、同大黄並用尤佳、 外用阿魏水貯水節內、射入肛門、能殺直

半錢、猪油八錢、攪和作膏、每用半錢搽患處、　脚瘡有血亦可用此油搽、

葡萄　性涼、能微利、利小便、身熱發熱者宜之、熟者良、宜去皮食、因皮難消化也、虛弱人食乾者能養身體、但乾者連皮、恐多食腸胃生風氣、不如新者尤佳、

大蒜　**葱**　**白薤**　**芥子**　功力略同、皆能暖胃、出痰、發表、助消化、利小便、身虛弱者並宜之、　耳內腦氣筋軟弱聾者、用蒜汁滴入良、

啞囉　此樹產於阿非利加、高三四尺、其葉多汁、以刀割之、則流出、味苦、功用暖胃、瀉大腸、調經、殺蟲、法用啞囉末半錢、大

收歛、能止瀉、法用蘇木一兩、清水一斤半、煎至一斤、或加入楂皮末一錢、每服一兩、日服三次、多服令大便色紅、

石榴 或用殼皮、能收歛止久瀉久痢、法用殼皮一兩六錢、水一斤半煎至一斤、每服半兩至一兩、能殺扁蟲、每日早晨服、服二三次、

沒石子 此樹中國印度俱有、用其果入藥、能收歛、止血、欬血、瀉血大小腸血、痔瘡、白帶、俱宜之、法用沒石子一兩、搗爛、水一斤半、煎至一斤、每服一兩、日服二三次、或研細作散、每服一分半至三分、日服二次、 喉軟弱者、用沒石子水漱之、外用能止肛門痔瘡痛、法用沒石子一錢、研極細末、鴉片膏

兒茶 此樹印度新嘉坡等處俱有、取其汁曬乾成塊、切作四方形用以入藥、性收斂、身虛瀉泄、及大小腸血出者宜之、或作散、或作水、或作酒、作散用兒茶二分、桂皮一二分、豆蔻一二分、鴉片一二釐、共研末、滚水和服、能收斂止瀉止痛、作水用兒茶末二三錢、桂皮末一錢、滚水六兩沖、每服一兩、日服三四次、作酒用兒茶末三兩、桂皮末二兩、酒一斤半、浸入七日至十四日、每服一錢至二錢、或加入鴉片酒二十五滴、或黃連水或樟腦水和服、俱能止瀉止痛、大有功力、喉嚨軟弱語音不響者、用兒茶水漱之、

蘇木 產於印度新嘉坡等處、中國染工用之、其性略補而兼

能止痛止瀉、小兒瀉者減輕服之、一二歲以下小兒忌用鴉片、過二歲不忌瘡不收口、或腳瘡不生新皮、用石粉研細末灑之良、皮病膿出、或有惡水出者、用石粉研細末、夏布包撲、或猪油調和作膏貼之、石粉可代嗱呢吵蘇吖之用、小兒不消化瀉泄者、與牛乳同服、能止瀉、石粉又名礦粉

一種燒礦石成灰、初炎入水則沸騰融合、令水化氣、此有毒不可內服、止可作灰水與油調和、搽湯火傷等證、用灰末一兩、雨水一斤、貯甔內搖動之、二三時後澄清取用、灰水入迦路米、或輕粉中、即時變黑、蓋迦路米係水銀合鹽强水、令水銀離開鹽强水、與灰相連、故色黑、外用能生肉牙、殺疔毒、

類同服、蓋白礬不宜獨服、防嘔吐也、白礬用火燒枯、研細末、能治瘡毒、瀝浮肉、白礬入水、能澄清渣滓、膠紙能令墨水不流、染衣令色不退、作燭令脂堅、皆收斂之功也、

石粉 礦石搗成、或牡蠣殼爲之、並研細末、用滾水攪和、曬乾、去渣滓、取其潔白者用之、石粉中有炭氣與噠呢吵囌叮、功用略同、味與酸相對、故能改變酸所生病、胃不消化、口流酸水者宜之、每服一分至三分、小兒腸胃所生津液變酸者、亦可用、食瀉藥後瀉不止者、用石粉二三錢、桂皮末半錢、（或桂皮酒六錢）兒茶末二錢、滾水六兩、每服一兩、日服三次、或用石粉末一二分、桂皮散一二分、或薑撥一分、鴉片一二釐、共作散、亦

收貯玻璃瓶內、宜用木塞緊閉瓶口、黃蠟封固、勿令泄氣為要、

白礬　產於山、色白為上、味澀、功力收斂、內服能止血止瀉、外用能收斂脈管、止血、喉嚨軟音不出者、用白礬五分、水三兩漱之、眼炎久者、有膿黏連睫毛、用白礬水點入、白礬二三分、配水五兩、詳西醫略論婦人流白帶、用白礬貯水節自陰戶射入、內服止血、用白礬末七釐至二十釐、滾水和服、每一時服一次、血止即勿服、或用白礬豆蔻各七釐、蜜和作丸三粒、每服一粒、日服二三次、並能止血、一法、白礬末二錢半、乳十二兩、煮滾融和、濾去渣、每服半兩至一兩、止瀉用此良、或用暖氣藥桂皮散之

水散色白而氣濃、功力補火補精神、頭昏齅之即時甦、頭痛因身虛軟弱者亦宜齅、但病人未覺時不可令久齅、防壞鼻內也、散亦可服食、每用七釐至十釐、老人欬嗽痰多者宜之、一法、阿摩尼阿散一錢、黃連膏半錢、如無黃連用大黃末或蜜糖少許作十二粒、每服一二粒、日再服、能補精神、阿摩尼阿酒濃者每服十滴至二十滴、能補火補精神、或用阿摩尼阿丁香桂皮同浸酒、每服三十滴至六十滴、能補火發表、頭昏腦弱者宜之、外用法、豬油調和、擦皮令紅熱、能引炎外出、與貼斑蝥膏藥同意、或用阿摩尼阿酒三四錢、樟腦一錢、熱油一二兩融合、擦皮大有功力、風溼交節痛及喉病肺病、並宜用此油擦、

末七釐、桂皮末七八釐、同服、婦人小兒面生紅點成粒、因胃中有酸水、宜嘧呢吵粉與大黄嚇吖同服、嘧呢吵嚇吖洋无明粉價皆不貴番藥房購買甚易

阿摩尼阿

鹿茸爲峻補之藥、因其中有阿摩尼阿峻補功力、不在鹿茸而在阿摩尼阿也、阿摩尼阿得火則飛、故服食鹿茸法應切片浸服、若不知此理、以火煎煮、阿摩尼阿得火飛去、則無功力矣、鹿茸價貴、眞者難得、西國近年不用鹿茸、專取阿摩尼阿、功力同而價甚賤、平人不難常食、取阿摩尼阿有三法、一在駱駝屎內、一在獸骨內、一在火山之麓所產石內、與鹽强水相連、西人用法令離開、取出入藥、或作散或作

連一種與炭氣相連功用微利解酸大便秘結者每服半錢至一錢胃不開不思食者用嗜呢吵半錢至一錢淡礦強水十滴黃連水或西洋人參一二兩薑酒半錢至一錢或薑末一分飯前半時服能開胃助消化不合便秘　色白質輕功力與囌呀相同味與酸相對能改變酸味故胃不安吐酸水者宜之溺中有紅粉由於溺質酸者宜之小兒瀉膽汁屎色綠因食乳不合腸胃多酸所致宜用嗜呢吵粉三四分大黃一分白糖一二錢丁香或八角油五滴滾水一兩五錢攪和每服一勺約二三錢不瀉者不必用大黃但用嗜呢吵取其能去腹中風氣也無嗜呢吵用石粉亦可　酒腳病用嗜呢吵粉二分大黃

元明粉功力勝過中國元明粉、價亦甚賤、

〔鹽〕蘇哷鹽强水相連而成、中國取鹽法、或用海水煮曬、或產於池井、蓋海水中有鹽、故味鹹、飲之令人身熱而渴、鹽多用能瀉能嘔、少用能解毒、外用能暖皮、服鴉片毒者、用鹽六錢、熱水半斤、或加入芥末攪和、能令嘔出、手脚交節痛者、用濃鹽水洗、身軟弱者、海邊澡浴、能令人壯健、脚瘡臭穢有毒者、鹽水洗之良、人不食鹽、則血質變、生瘰癧蛔蟲癬癩諸證、食鹹味過多、則熱渴、牙肉腫出血、令身病、故鹽不可不食、亦不可多食鹹味也、

〔嗆呢吵〕或生於地、或生於海邊、或生於石、一種與磺强水相

二分、溫水和服、日二次、胃不消化、酸水流出者、宜用嚤啡一分半、大黃末、桂皮末、各七釐、飯前半時服、酒腳病、不消化、小兒肚腹有風氣、瀉泄、均可用、一法、檸檬汁內加入嚤啡二三分、用水一二兩攪和、能安胃止嘔、

元明粉　嚤啡與磺强水相合而成、作鹽强水時、磺强水之力甚大、鹽强水不能相抵而離去、遂與嚤啡相連而爲元明粉、其性涼、能退熱、令數脈漸平、功力瀉大便、利小便、便秘腹痛、皆宜與大黃朴硝合用尤佳、每用三錢至六錢、溫水四五兩和服、食海邊水則瀉、因海邊水內有元明粉故也、歐羅巴醫士近日不用元明粉、用磺强水與嚐呢嘞相連、別名曰番

或人工熬煉而成、各國皆有、印度最多、無香而色白、味微苦、功力利小便、治臌脹、止發狂、性涼、能去表熱、令數脈漸平、壯健人身、熱者宜之、每服一分至三四分、服幾次、喉嚨熱、略有炎、用朴硝一錢五分至二錢、蜜一兩、水七兩、攪和漱之、或用朴硝一二錢、大麥水七兩、攪和、漱之亦可、

囌叮

燒海草爲之、與作咘嘚吵同法、亞細亞之西、地中海等處最多、西國有人在海邊種植此草、專爲取囌叮之用、名曰囌叮草、英國所用囌叮、係從鹽水中取出、蓋鹽本係囌叮鹽強水合成、故用法使之相離、而囌叮出也、功用與咘嘚吵略同、其味與酸相對、能改變酸味、溺變質有紅沙、宜用囌叮一

强水、因朴硝本係硝强水與咘嘚吵相連而成、今礦强水力大過硝强水、咘嘚吵離硝强水而與礦强水相連、故硝强水透過右邊也、性烈、入水銀、即時沸騰銷化、外科用之、能殺浮肉、但濃者止可外用、若欲內服、加清水九倍、作淡者、每用十滴至三十滴、清水和服、功力能補、解疔毒、欲解屋內毒氣、用礦强水八錢、朴硝四錢共貯一器、其煙熖薰騰、能殺毒、但衣服易被薰壞、宜先收藏、

（鹻）

番名咘嘚吵、又名咘叻蘭在樹中、以火燒樹成灰、復用水和、曬乾、即有咘嘚吵傾出、中國名鹻者是也、但此法不甚潔淨、須另合他物爲之、乃佳、味與酸相對、合作藥劑、能利小便、治臟脹、濃者外用殺毒、

（朴硝）

鹻與硝强水合、即成朴硝、或產於地、或產於古屋牆壁、

五兩、貯於蒸汽器之左邊、蒸汽器以玻璃為之、圖見博物新編另用清水五兩、貯於蒸汽器之右邊、以熱砂蒸左邊、其汽透過右邊水內、是為鹽強水、取貯玻璃瓶內、其色黃、其味酸至極、上浮煙焰、其性烈、銷金石功力、礦強水為最、硝強水次之、鹽強水又次之、能全補熱病後身虛弱有毒、如黃病之類宜之、法以鹽強水一兩六錢、雨水或蒸水四兩八錢、攪和、作淡者、每用二十滴至六十滴、清水和服、喉爛用濃鹽強水一二錢、清水五兩、蜜一兩、攪和、漱之有效、

硝強水

作硝強水法、用乾朴硝、礦強水等重、如礦強水一斤、朴硝亦一斤同貯蒸汽器內左邊、置熱沙上蒸之、其汽透過右邊、即成硝

則當一兩二錢、因磺強水濃倍清水故也漸漸傾入、不可驟、防杯裂也、磺強水無色無香爲上、略醬色尚可用、功力全補、收斂、胃弱不消化、欬血、多汗、血崩、身虛、口津多、並宜服淡磺強水、每服十滴至三十滴、清水和、喉爛者、用淡磺強水二錢至三錢、配水六兩、漱之、霍亂用淡磺強水三十滴、每半時服三次、能收斂止大瀉、番舶販來中土者、因恐舟中藏貯不慎、傾泄焚燒、有時用清水攙雜、試法稱其輕重、便知、磺強水定率、應重倍過清水、硝強水稍重過清水、若其中攙雜清水、稱之必輕也、磺強水用處甚多、與蘇打合則爲元明粉、與銅合則爲膽礬、與鐵合則爲青礬、皆大有功力之藥、價不甚昂、中土所宜購備、消化諸金石功力、磺強水爲最、酸味中此爲首也、

鹽強水

作鹽強水法、用磺強水十六兩、中國權稱、鹽十二兩、清水

醃肉不變壞、故虛弱人血稀薄、有時血自牙肉腳瘡泄出、飲此亦良、檸檬功力與醋略同、無檸檬用醋代亦可、

磺強水

泰西製磺強水法、作密屋、上下四方皆用鉛砌、取硫磺九、朴硝一、下承以水、燃燒多次、漸成磺強水、別有製法、詳博物新編、其質似油、重倍清水、色清為佳、味酸至極、不能嘗試、粵東人因其質似油、性烈如火、故名之曰火油、各物入磺強水中、皆能即時爛壞、惟鉛與水銀不能鎔消、收藏之法、貯玻璃甑、周圍用砂覆護、以防傾泄焚物、磺強水入清水中、清水即時變熱、初製濃者不能入藥、入藥者用雨水、或蒸水、五兩八錢、貯杯內、取濃磺強水一兩二錢、英國水用量法、玻璃杯號記度數、水滿第六記為六錢、中國用權稱

欬血吐血、身體發熱、變毒、飲酸醋能解之、身虛弱、牙肉有血泄出、或腳瘡有血泄出、飲酸醋能斂之、中鴉片毒者、先服嘔藥、吐出後、飲酸醋、能免鴉片毒、喉嚨病、宜貯熱醋於壺中、以口啣接壺口、吸其氣、跌打外傷、用醋洗、能減熱痛、湯火傷皮未爛者、亦可用、眼證舊膿炎、用醋水洗、灰眯目、用醋水洗能消灰解毒、凡內服一錢至四錢、或助以鉛散、服幾次、外洗用濃醋二三兩、配酒一兩、水數兩、若擦皮令熱、能引病外出、醋入加入斑蝥末一尤佳、

檸檬汁 性涼味酸、粵東產者佳、暑月身熱、用檸檬汁六錢、或用檸檬二枚、滚水一斤浸入、加白糖一兩、冷服最宜、蓋檸檬功力能

去毒氣之法

有地氣之毒、有病氣之毒、有炭氣之毒、屋內宜通風潔淨、焚松香乳香之類、燃放鞭爆、徧灑濃醋、屋內周圍板壁、並用石灰水洗滌、能散一切毒氣、

此外如調經殺蟲等劑、並見後藥品中、

藥品

酸醋 番國作酸醋法、以各種葡萄酒貯器內、不用蓋護、任其變壞、濾去渣滓、火蒸令濃、每八斤蒸取七斤為度、亦有用大麥水煮、俟其變酸取用者、總以清如水無色為佳、味以極酸為上、中土醋色黑而味薄、不堪入藥、 醋性涼、功能收斂止

病自愈，有服嘔藥，即時痰偪出者，有用引病外出之法，安肺，使痰漸減者

潤皮之法

有外用潤皮者，如黃臘膏藥，豬油，草麻子油，胡麻子油之類是也，有內潤臟腑者，如牛乳，胡麻子水，麥漿水，藕蓮粉，西穀米粥水，蜜水，糖水，雞蛋黃，魚膠，樹膠，豬蹄及一切獸類之膠是也

暖皮之法

此法欲令皮暖溼，或用粥渣貼合，或用罌粟殼，野菊花，滾水搗爛貼合，或用胡麻子搗爛貼合，或用麥糠浸入滾水，取起，布包，濾去水，按貼，或用滾水浸麪包，去水，用牛乳攪和，濾起，敷按

止痛用鴉片之劑、或鴉片膏、或鴉片末、或鴉片酒、或鴉片水、或吃嗎啡散、或樟腦鴉片水、或酒並見後藥品中、

小兒止痛法　小兒半歲以上至一歲者、欲略解毒止痛、用吃嗎啡散二三釐、水銀散二三釐、夜晚服、次早服大黃末四五釐、令安臥、微利、　一二歲以上、可略加增吃嗎啡散、用三四釐、　有風者、加八角油一二滴、作吃嗎啡散法見後

樟腦鴉片油　樟腦四五錢　橄欖油熱用二兩或花生油菜油俱可　鴉片酒四錢或鴉片膏一二分　擦痛處良

去痰之劑

痰者、肺經所生、肺有病則痰多、或爲喘促、或爲欬嗽、出其痰而

之室、勿厚著衣被、勿食瀉藥、勿食發表藥、大概汗法難過瀉法、而利小便之法、又難過汗法也、

止痛之劑

藥有以止痛爲用者、如鴉片之類是也、其功力由胃傳入腦、令人熟睡忘痛、初時少少服之、一服即應、若久而習慣、或有鴉片癮者、須漸加多方能應驗、但多服過度、令人頭昏驚跳、迷蒙不醒、應速服嘔藥、不能吞嚥者、用水節射入、法詳西醫略論大抵小兒半歲以下、不可服鴉片、頭痛、頭重、頭熱、身熱、中風、脈數有力、及心經有病者、皆不可服鴉片、若有病患痛苦者、用以止痛安臥、實有殊功也、

皮糖一二分、勻作六分、蜜糖攪和、每二時食一分、半歲以下小兒欲微利者、用大黃末二分、蜜泥沙末四分、如無不用亦可桂皮糖一分、勻作十分、每二時食一分、桂皮糖作法見後

利小便之劑

小便者、內腎所生、藥之功力、能令內腎生多溺、如朴硝之類是也、有時因腦氣筋累內腎而生、如恐懼則小便驟多是也、有時膀胱偪縮而小便亦多、如天熱乍寒、或驟脫衣服、人卽欲溺是也、凡患發熱炎證、溺紅而少、是累內腎、法應利小便而愈、朴硝爲上、又元明粉多服則利大便、少服則利小便、此外如茯苓澤瀉車前子之類、俱可酌用、服藥後、多飲茶水、以助藥力、居清涼

八錢，卽瀉，病未除者，更服二三次可也，若欲速者，服巴豆油一滴，卽時大瀉，或用巴豆油一滴，丁香油一滴，大黃末三四釐，共作一粒，吞嚥，亦效，　身熱脉壯有力，舌根有厚白苔，腹內有風，大便秘結，腦炎，眼炎，並宜用瀉法，

微利之劑　微利者，大便難，以藥輔之而出也，法用大黃末二分　桂皮糖一分，薄荷水一兩，服一二次後卽瀉，　或用大黃末一二分，（多至三分）　元明粉四錢，（多至八錢）　朴硝一分　水二兩　服一二次　一法，大黃一錢　水銀散一分　桂皮油或丁香油或八角油四滴，分十四丸，每夜晚食二三粒，

、小兒身不安，屎色白而臭，用大黃二分，水銀散八釐，桂

人產孕及小兒病證、皆不宜猛瀉、服輕瀉微利之藥可也、

瀉劑　瀉者、以藥推之使出也、凡病有自瀉而愈者、是病自醫也、有自瀉不止、而身虛弱委頓者、應服收斂藥止之、若遇應瀉之病、以藥瀉之、大概三四次無有不止者、不必疑畏、　渣臘末十五釐至二十釐、（無渣臘用大黃三分、）迦路米或水銀散五七釐、桂皮散四五釐、　白糖攪和置舌上、溫水吞送、不久即瀉水出、　或用大黃末二三分、　迦路米五七釐、　薑末三四釐亦可、　一法、水銀散五七釐、或迦路米四五釐、置舌上、大黃水吞送、或以水銀散五七釐、合大黃末一分、蜜糖攪和、吞嚥、夜晚服、明早服蓖麻油六錢至八錢、或元明粉五錢至

脹得汗則病減、凡瀉劑利小便之劑、皆血多欲減少之意、發表亦是此理、

瀉劑

瀉與補相對、減血減火之意、蓋胃小腸大腸中血管甚多、管中之水有時與血相離而泄出、流於大小腸中、或自瀉、或飲藥而瀉、身必軟弱、與發汗同理、更有瀉膽汁、或瀉腸胃中津液者、所宜詳辨藥之功力、有大瀉者、有微利者、有瀉小腸者、有瀉大腸者、有自胃至肛門全瀉者、醫應分別病勢輕重、或大瀉、或微利、斟酌用之、發熱炎證、臟脹、中風病、大便秘結、不得不瀉、若身虛者、止應微利、不宜大瀉、大便時而難、時而瀉者、亦應微利、凡婦

熱則小便少而汗多、蒸小便與汗、同此津液、有人小便太多、聚膀胱內不得出、皮乾口渴、服發汗藥能減少小便、是令津液由汗管分泄也、凡欲發表者、服藥後食熱粥、或熱茶水、或用熱水吞吃嗶㗂散十四釐、以熱水貯盆內、兩脚浸入、然後擁厚被安臥、即有多汗、夜晚服發表藥、汗出更易、同時勿被冷風吹襲、勿服酸藥、酸則收斂汗不得出也、勿瀉、勿利小便、瀉利則汗少也、勿飲冷水、冷水能斂汗也、若發表太多、欲止之者、先將兩手放出被外、擁護勿過密、汗即漸止、然後用布巾遍身拭乾、另換乾淨衣被、避風爲宜、 汗出後、厚被擁蓋太密、壅氣不得出、次早身必軟弱、 凡皮病如癬疥之類、宜冷水洗淨、服發表藥 臟

白礬兒茶水、喉軟弱聲低不出者、用白礬一錢、蜜二三錢、兒茶水六兩漱之、

發表之劑

病有得汗而減者、應用發表之劑、蓋發表藥與收斂藥相對、其功力能令皮暖、加增皮之精液、服此藥後、無汗者卽得汗、汗少者能令多、故發熱肺經炎證身熱、傷風、風溼等證、汗出則病減、並須用此藥助令速出、又如瘧證、其初血不流佈而聚於內、則發冷、面色白而皮皺、及血散出則發熱、熱則血運愈速而汗生焉、病者得汗後、卽覺快適、此病自醫法也、凡天熱暴冷、人多不適、是因汗流忽止、不更暢出之故、又天冷則小便多而汗少、天

嗶咯散三分、桂皮散二分、攪勻、作四分、每二時服一分、並治久痢瀉泄、能止血、

鉛散　鉛散三四釐、或合鴉片末一二釐、或合吃嗶咯散一分、每日早晚服、能止血止瀉、　或用鉛散一分、醋二錢、雨水四兩、腹痛加鴉片酒一錢、或鴉片膏三四釐、作四分、每一分一兩、每二時服一分、日服二三次、能止血、凡血自肺胃大小腸膀胱出者、並宜服、

一法、鉛散二分、鴉片膏二三釐、甘草末二分、蜜和十二丸、每半時服一粒、能止瀉止汗、霍亂證將作之先、服之佳、

膽礬鴉片丸　膽礬二三釐　鴉片二三釐　蜜和爲丸四粒、每服一粒、日服二三次、　久瀉久痢有膿出者宜之、

白礬兒茶散　白礬末一分、兒茶末一分　共研細、每三時服一次　能止血、治久瀉、流白帶、一法、黃連水一兩　兒茶酒一錢　吃嗶嗝末五七釐、或加入鴉片酒二三十滴能止內出之血、欬血、吐血、瀉血、皆宜、日服二三次、

水銀吃嗶嗝散、水銀散五七釐　吃嗶嗝散一分至一分四釐　置舌上、兒茶水送嚥、治痢最效、一法、吃嗶嗝末二釐白礬六七釐、每二三時服一次　又法、大黃末四分　桂皮散二分　鴉片末二三釐、共研作六分、每二三時服一分或用石粉一二錢　兒茶酒一錢、或兒茶末一分　鴉片酒十滴至二十滴、或鴉片膏二釐、每二時服一次、　或用吃

和、分爲三十丸日服二三粒、 補虛、微利、婦人黃證、經不調、宜之、 或用青礬末三分、大黃末半錢 黃連膏一錢蜜和分爲二十丸每服一二粒、日服二次、治婦人身虛流白帶、

收斂之劑

藥有以收斂爲用者、或斂汗管之口、或斂血管受傷之口皆是、有時在內收斂、如瀉泄服收斂藥則便結是也、身虛弱久病者、用之最效、若身熱脈數、有新炎病證據者、不可收斂、誤用則病更劇、 淡礦强水收斂而補、最有功力、其次則鉛散鐵散膽礬白礬鴉片、皆收斂要藥、鴉片合他藥並用、能助藥力取效尤多、

漱三四次、或用硼砂二錢　沒藥酒二錢　蜜三四錢

水五六兩日漱三四次、

補胃之劑　黃連水四兩江浙黃連價貴不易購、西洋人參功力略同亦可用　桂皮酒

一二錢　囌哳二三分如無囌哳用石粉亦可　大黃末一分、作水每

早晚服四分之一、兩日服畢、治胃不消化有酸水、或用大

黃、囌哳、牡蠣末、黃連末各一錢、薑末二分、蜜和爲丸、五

十粒每服二三粒日服二次、功力亦同、

補散　鐵鏽大黃黃連末各一錢、薑末四分、共研細、作三

十二分每服一分、日服二三次、能補血治黃病腦氣筋痛、

一法、青礬一錢　鹻一分　沒藥一錢　啊囉末半錢　蜜

四滴或八角油四滴、鴉片酒五滴 糖水四錢 薄荷水一兩五錢 每服一二錢、每二時服一次、小兒瀉利後、腹內有風氣者、服此能暖胃補胃去風氣、止腹痛、一法、蜜尼沙或石粉半錢、白糖二三分 桂皮散一分半 鴉片酒二滴至四滴小兒不可食鴉片六月以上可略服但須當心不可誤多 八角油二滴至四滴 水一兩六錢 攪和、每服一二錢、日服三次、治小兒腹痛、嘔吐、瀉泄、尿綠色、

補喉之劑 喉病聲低啞、因於喉軟弱無力者、用沒石子酒一錢、水六兩、及胡椒酒四錢、至八錢、漱喉、日二三次、能收斂補喉、 傷風喉痛者、用朴硝二錢、蜜四五錢、 大麥水六兩、日

虛此虛證宜補者也、若身壯熱、滿頭皆痛、是血熱血太多爲患、切不可補、又如發熱後、瀉後、身虛弱、懶於行動操作言語者、宜補、若初起時困倦無精神、病勢方張、切不可補、久欬身虛弱可補、若肺經炎證、身熱脈數欬嗽、切不可補、餘可類推、今略述補劑一二於後、

補火之劑　樟腦半錢　桂皮酒四錢　八角油或丁香油二三滴　薑湯二三錢　薄荷水五兩　能補火、補精神、暖胃去風、每服一兩、日二三次　又法、阿摩尼阿、或齅或服、五釐至十釐、一二次、能保腦、補精神、

小兒暖胃之劑　蜜尼沙末二三分或石粉二三分　丁香油

調攝、或時聞快意新聞、最爲有益、或借光熱電氣器機以醒困、或用水洗面、以安腦氣筋、皆補精神良法也、至若開胃補胃爲一類、如黃連人參之屬、胃健則能食、養育身體、令人壯健、又補血爲一類、如鐵酒之屬、與補胃補火藥合用、則爲全補、大概補胃補血全補、須緩圖見功、非如補精神即時速效也、

草木之類、味苦者多補、如雞哪、黃連是也、金石之類、味酸者多補、如硝強水、酸醋是也、凡開胃藥多能補胃、胃以健運消化爲補也、久病虛弱人、宜出外游玩、宜居通風之室、或以海水澡身、或以冷水洗面、皆能令人身體壯健、勝於服藥、

病有宜補不宜補、須辨別準確、如頭痛屬於腦氣筋者、痛在一

吸大通者、意令腦氣筋遞傳至腦髓、由腦髓而傳至膈內、呼吸功用、即時靈動、大氣一通而復也、凡補精神之藥、即能補脈、脈絕能復、脈微能有力、蓋補精神即是補火、故須診定確係虛證、方可少用試之、如果藥與病合、漸次加多、若炎證之類、病屬血多火旺、治應減血減火、誤用補劑、關係非輕、凡飲茶酒吸煙鼻藥、皆能令精神即時振作、但能暫而不能久、蓋人之精神貴得其平、困倦者宜振之、飲茶酒吸煙鼻藥、皆所以振其困倦也、但振之太過、藥力一退、困倦更甚、故吸煙飲酒之人、往往有癮有癖、如魔鬼之不能驅除、皆精神愈振而愈敗之徵也、善養精神者、調適性情、勿憂怒悲恐、醫者須令信任倚賴、自知望愈、保重

少、卽恐生沙淋也

補劑

藥有以補爲用者、補精神、補腦、補腦髓筋、卽腦氣筋爲一類、中國稱補火是也、有飲者、如茶酒之屬、蓋腦胃相關、故飲入於胃、功力能感腦補精神也、有齅者、如麝香冰片濃醋阿摩尼阿之屬、意令由鼻達於腦也、或外治、有以熱物（如芥末等物）貼胃位者、有搓擦外皮令熱者、有下身或兩腳浸入熱水中者、有以藥水貯水節射入肛門者、諸法意皆主於保護腦氣筋、使暖性由腦氣筋而傳及腦、腦安卽心安而精神亦振也、有人傾跌昏暈、急用冷水灑面而甦、有小兒初生不呼吸、亦用水灑、或拍胸臂等處而呼

遇咯唻、復離去金類而與咯唻相連、若中有炭氣酸水一入、炭氣偏出勢如沸騰、

酸味與咯唻相對、以色試之可見、法用藍色紙、須藍草所染、若藍石所染者不驗、浸入咯唻水中、其藍不變、若浸入酸水中、即時變紅、試更浸入咯唻水中、仍返轉藍色、又用黃色紙須姜黃草所染、若石黃染者不驗浸入酸水中、其黃不變、若浸入咯唻水中、即時變爲深紅、試更浸入酸水中、仍返轉黃色、凡溺病欲知溺味變酸否、法試以草藍紙浸入溺器中、若變紅色、即知溺味酸也、欲知溺中有咯唻味否、試以草黃色紙浸入溺器中、若變深紅色、即知溺中有咯唻味也、蓋常人溺中酸與咯唻配合適中、是爲無病之溺、若偏多偏

藥有合二質而成一物、或合數質而成一物者、如養氣一與輕氣二合則爲水、礦强水與嚥叮合則爲元明粉、與鐵合則爲青礬、與銅合則爲膽礬、與啞嚀嘯哪合則爲白礬、鉛與炭氣合則爲鉛粉、與養氣合則爲密陀僧、水銀與硫礦合則爲珠砂、硫礦三與信石一合則爲雄黃、或人工配合鍊製而成、或有產於山者、蓋造化主配合鍊製者也、若以兩物共置一器、其性合者則相愛而相連、性不合者則格拒而不入、凡酸味喜與金類相連、如青礬膽礬是也、尤喜與咯咪相連、咯咪者與酸相對之味也、嚥叮、咘叮唦、中土名蘇、嚓呢沙、啊摩呢啊中皆有此味、與苦相對曰甘、與鹹相對曰淡、此華人所知也、與酸相對之味中土無名、今用西國名曰咯咪、有時酸味已與金類相連、及

子應俟已熟收採有殼者連殼收採臨用時剝去不論花葉皮幹根果並以本年新者爲佳陳久則失功力收採後曝乾或烘乾貯大玻璃罇或甕中緊塞其口勿著溼勿泄氣勿透光用時或作散須篩取細末或作酒須用濃味能消化樟腦之酒將藥浸入時常搖動或作水須用雨水蒸水更妙不可用井水若有須泡煮者沸後不過一刻即須取起不宜久沸至一切香物如八角油薄荷油之類不可煎煮恐泄香氣

方劑中凡稱散者合幾味而成者也稱末者一味獨研者也

凡藥須真材方有功力僞者陳壞者概不可用每有人聲色賭博揮霍浪費及身病購藥任意不擇希圖價賤愚之甚矣

無大害、亦斷無益、皆不應收入本草、醫者切勿妄用、

藥有略具功力、而華人信用過當者、如燕窩、海參、阿膠、鹿膠之屬、功力止於能潤、不過與猪蹄、魚膠、雞蛋白等物相似、因其價貴、奉為至寶、殊可不必、

唐人有因身虛弱、或年老、買食人乳者、不知人乳止合小兒吮食、大人應食牛乳、驢乳有益、食人乳毫無功力、徒令乳母母子俱損、戒之戒之、

凡用草木入藥、或取其汁、或取其葉、或取其皮、或取其花、或取其根、或取其果、或取其子、均須曝乾秤準、雨露中不宜採藥、用葉應待花已開、果未熟之前收採、用花應乘漸開收採、用果用

或吐、或瀉、或滅血、或補血、或補精神、或去風氣、或搓擦皮熱、引
病外出、有此功力、方謂之藥、至於鳥獸蟲魚、間有用以入藥者、
如鹿茸、麝香、猪油、魚膠之類、大抵專取其一物、如鹿取其角、麝
取其帶、猪取其脂、魚取其膠是也、若夫猪牛羊肉、及雞鴨魚鮮、
與夫穀果蔬菜、日食所需、養育身體、不得不用、非可治病、卽不
應槪名爲藥、若夫狗馬之肉、食之傷人、龍骨、虎骨、犀牛角、羚羊
角、象牙、象皮、蟾酥、蠶退、龜板、鱉甲、金銀箔、雲母石、磁石、琥珀、珍
珠、白石英、紫石英、滑石、各物中土所習用、其實毫無功力、又有
汚穢之物、如人中黃、金汁、人中白、童便、秋石、紫河車、紅鉛、兔屎、
夜明砂、龜屎、鴿糞、怪毒之物、如蛇、蠍、蜈蚣、五靈脂、蚯蚓之類、卽

之劑以出其痰胃病不消化食物少愈後時欲食以補缺之食
醫因製補劑以彌其虛、有時他處生病而此處病勢遂輕皮肉
生病而臟腑病勢遂減、所以有釣膿外治等法、有時望生新病
以療舊病、如炎證用減血瀉法卽是此理、醫者於此參悟、自能
治療合宜矣、

某藥治某病、其初原由歷試而知、或醫者自服、或用以治病有
效、屢試不爽、因而筆之於書、如中國本草是也、又如山泉之下
有硫磺鐵元明粉、人飲其水卽能治病、此理之確者、若專以色
香氣味分配臟腑、則影響無據矣、

藥所以治病、昔人取金石草木之屬、考驗其性情功力、或發汗

投其害猶緩醫藥則各有功力用之得當取效甚速苟或誤施關係非輕西醫略論已將方劑分門開列茲更遴錄東西藥性合用者詳述於後（西國藥名欲用唐字翻譯甚難故採用不多）

藥有專治某病確有速效者如鐵酒治虛弱黃疸雞哪信石酒治寒熱此屢試不爽者也但此類甚少須知草木金石各有專長或補或瀉或入肝瀉膽汁或斂汗或減血平日講明功用臨證投之自然應驗但病有不能速愈須緩以圖之者藥雖對證未必即瘳不必因功效稍遲遂疑而妄易他劑也

化工妙用令人以病醫病試觀寒熱得汗則愈良醫因製爲發表之劑以助其汗肺病喘促痰出則安良醫因製爲嘔吐安肺

內科新說卷下

英國醫士合信氏著　江甯管茂材同撰

東西本草錄要

人身血脈運行、時有消耗、全賴飲食補其缺、試觀健飯之人、精神充足、力壯體肥、全身功用、各司其職、百病不生、前卷所論、致病之故多端、而食物不合、或食不滿量、亦爲諸病之一、夫人身一處有病、他處易累、甚則徧體爲之不適、譬諸鐘表、一齒一輪失度、因而處處不靈也、然病證紛繁、皆有的當之藥、可以療治、良醫審察病原、對證發藥、自然奏效、但此理精微奧妙、非聰明敏哲之人、不能習學、中土本草所載藥性、淡薄者多、偶然誤

口渴便秘、身體黄瘦、軟弱、皮乾、無精神、多憂慮、易恚怒、時欲食、不消化、愈久愈虚弱、則死、此證病原不可知、向未有醫治良法、大概戒口、勿食甜物、勿多飲、茶宜開胃補胃、宜多食肉多發表得汗、令血外行爲佳、



石淋或一粒或多粒、隨溺出則愈、若粒大不得出、或在膀胱、或在溺管、俱應用割取之法、凡患內腎炎證者、應平臥安養、不宜起立勞動、內服瀉藥及通利小便之藥（朴硝元明粉之類）外貼斑蝥膏藥、

有時內腎本體無炎、但因失去司溺功用、漸成臌脹、全身不安、面白而瘦、食不消化、無精神、試以溺盂置火上熬、視見溺凝結、略似蛋白、死後割視內腎、或大過平日、或小過平日、中有肥膩、此證男女俱有、大概貧苦人更多、無醫治良法、

多溺 內腎專司生溺、有時溺偶多過常度無妨、若多極歷久不愈、大有關係、驗試溺質重過平日、其色黃如枯葉、其味甜、證見

治法、壯健炎重者、應於臂凹放血、或用蜞十數條、使吮腰腎痛處、並用玻璃罩抽去氣、或燒酒覆蓋引血外出、（法詳西醫略論炎證篇）後用罌粟殼野菊花沸湯沖、布巾絞按患處、（或但用熱水絞按亦可）內服發表藥瀉藥、食濁物、如粥水大麥水胡麻子水之類、欲止痛者、服鴉片二三釐、朴硝一分半、或鴉片三四釐、作一粒、納入肛門內、或用滾水和濃芥末、或紙或布二層夾合貼腰腎痛處、二三刻揭去、一法用樟腦油或麻油或鴉片酒擦痛處、以上諸法、次不應者、俱可再用、有時溺出則痛、驗試之法、將溺置器中、俟溺冷澄、視溺中有粉沙、或紅或白、防漸成砂石淋、粉色紅者、應食鹼水或牡蠣水灰水之類、粉色白者、應食酸醋之類、若已成沙

腎病證論

內腎生炎、或因勞力過度、或因天時暴冷、寒風吹腰、或因跌打外傷、或因膀胱溺管有病累腎、其證腰痛牽引大腿、腎囊陽莖强舉不倒、大腿皮肉不仁、以手按壓腰腎更痛、坐立欬嗽伸腳更痛、仰面睡臥、卷兩腳、則痛少減、有時右著牀、卷右腳痛少減者、是炎在右腎也、有時左著牀卷左腳痛少減者、是炎在左腎也、或欲嘔、或吐出、或身發熱、面愁苦、時欲小便、溺短少、先紅、有血在溺中故紅後溺有時無溺、有時昏迷如中風狀、死後剖視內腎堅硬而大、裏面或有膿、若痛減脈平熱退、汗出溺生色不紅、爲欲愈、若冷顫呃逆譫語、腳冷者、危險

可遽輟、以防反覆、

扁蟲形略如水蛭、俗名馬黃自首至尾俱有節、長二三尺至十尺不等、或生於小腸、或生於大腸、雖無多條、但人食物精液、被其吸奪、因此虛弱瘦瘠、更多關係、外無確據可憑、大概腹痛、大小腸不安、肛門鼻孔癢、消食無饜、足頭昏困倦、有時瀉出一二節、但頭不瀉出、仍能接續為患、治法、松漆油三四錢、小兒一二錢牛乳和服草麻油和服、殺蟲大有功力、或石榴根皮一兩五錢、乾者更佳配水二十四兩、煮至十六兩、每一時服二兩、日服四次、一法石榴根末五分、每半時服一次、頭昏者止勿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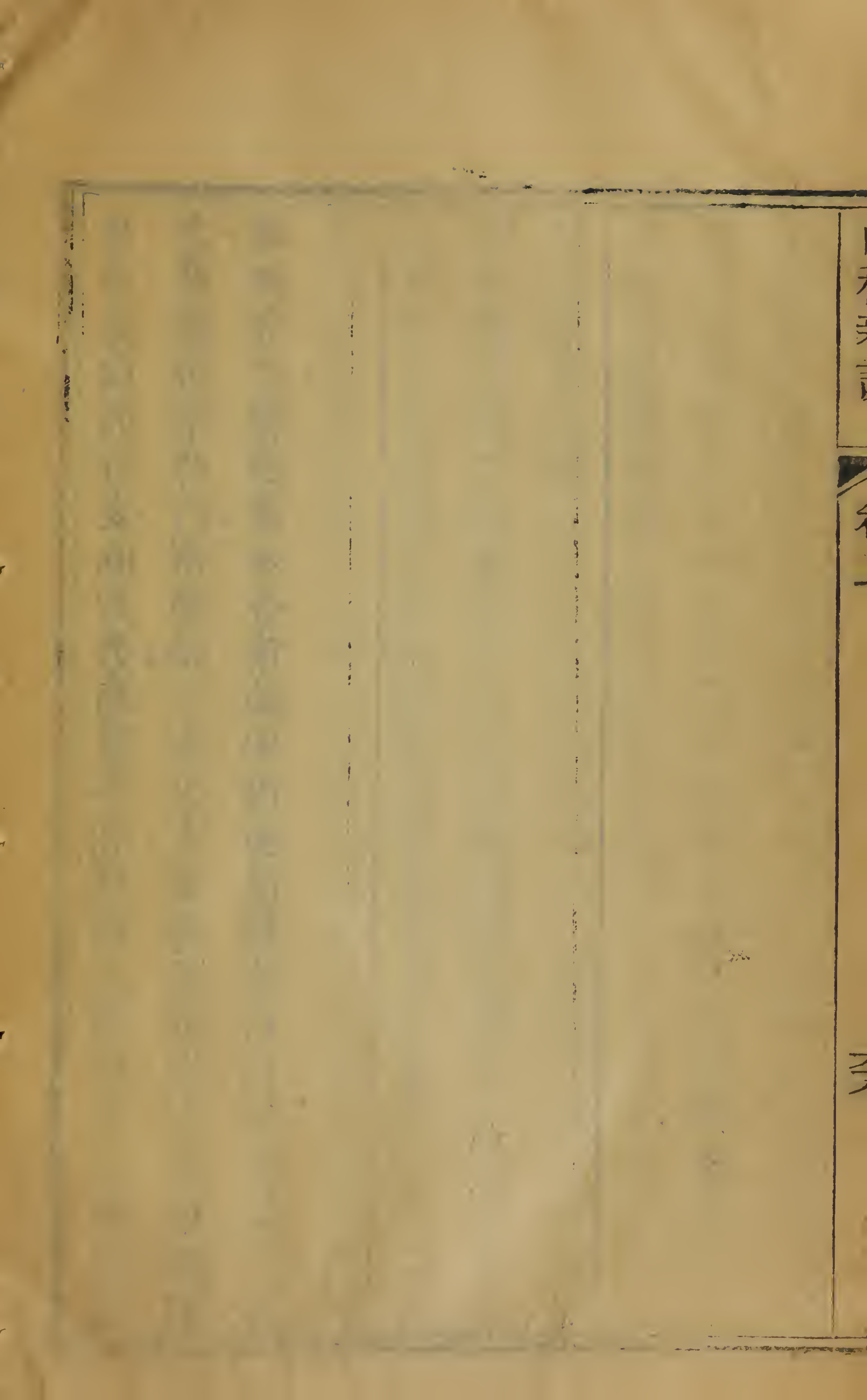
因虛弱所致、服瀉藥後、應更服開胃補胃之藥、如大黃水、黃連水之類、令身體壯健、更宜戒口、勿食甜餅、宜食新鮮肉、多着鹽爲佳、外用冷水洗肛門、更用油貯水節射入直腸、或用水三四兩、配鹽二三兩、愈濃愈佳、貯水節內射入直腸亦可、或用醋一兩、配水二三兩、或用朴硝元明粉水俱可、如無水節、用猪膀胱一具、另以圓端光滑銅錫管、或竹木管、膏以脂油、取其滑利、自猪膀胱頸內插入、用線綁紮接續、另用繩一端繫木塞、塞住管口、一端出於猪膀胱底外、入藥水於膀胱之中、將管插入病者肛門、抽去其繩、用手擠偪、使藥水射入肛門、可代水節之用也、肛門內癢、女子患此、有時蟲自肛門傳入陰道而癢者、冷水洗淨、用油搽潤、此證醫治後、蟲雖出未必盡、服藥及水節等法、不

用迦路米七釐置舌上溫水吞服次早服渣臘（番藥名能瀉）二分至二分半小兒一分間一二日服一次後服鐵酒或鐵末如無迦路米用水銀散一分大黃二三分次早服元明粉一二錢一法石榴根皮每一時服五分服瀉藥後蟲隨糞瀉出或吐出凡蟲證宜多食鹽每早用鹽一錢水一兩攪服大有功力所食牛乳及一切牛羊肉內並多著鹽爲宜

細者如截線長僅一二分或三四分生於大腸直腸尤多肛門內多膠多癢鼻孔癢或咳嗽或食不消化不欲食此蟲盈千累百不可勝計中土小兒最多自大便出或瀉出易見治法先服瀉藥迦路米五釐渣臘（大人二三分小兒一分）或水銀散大黃亦可此證多

蛔蟲論

蛔蟲生於大小腸、小兒少壯人虛弱人、或寢處溼地、或食物不合每生此證中土小兒尤多、其種類有三、曰圓、曰細、曰扁、圓者長六七寸、略似蚓、但蚓頭大尾鈍、口略平而長、如縫蛔則首尾俱銳、其口正當銳端、此蟲生於小腸、或一二條、或幾條、有多至數十條或數百條者、一二條無妨、多則有害、其口雖銳、不能穿腸而出、多入大腸、與大便同出、間有入胃吐出者、一二條無證據可憑、多則頭痛腹痛、略覺咣嘈之狀、肚腹大、大便膠多屎少、或瀉泄、或消食無饜足、或乾欬無痰、或微發熱、或抽搐臥不安、咬牙有聲、肛門內及鼻孔內癢、皆小腸蟲證之據也、治法夜晚



後身必虛弱、宜安臥、勿勞動、飲牛乳雞湯之類、忌處汚濁穢溼之地、此證當時行傳染時、一方之人、須豫爲謹愼、勿食酸冷瓜果、勿令肚腹瀉泄、勿令精神困倦、勿飢餓遠行、以防延染、

服藥緩不濟事、急用熱手搓擦周身外皮、令熱、濃芥末略用麪粉滚水攪和、貼肚腹、飲美酒、多著衣服、更用熱水貯玻璃瓶內、或布包裹熱磚、兩足踹之、以傳溫熱、蓋此時周身本熱頓減、以寒暑針試之、僅七十七度、較平人少二十度、治法務令病者周身溫暖、溫暖則血通行、方可望救、所用各法、總以急速溫暖為主、但用物熱傳接、不如人熱傳接更善、應用十餘歲小兒二人、前後摟抱病者、歷一二時、小兒倦怠、更易二兒、如是傳接溫暖、最有功力、內服好樟腦一錢、最濃酒六錢、浸、每半時服六次、約一時服盡、中土習用桂附薑椒之類、大概亦以溫暖為主、病勢漸減、方可專倚藥力、藥以發補為主、嗺哪二三釐、樟腦五七釐、熱水攪和服、二三次病

暖、小便及各處津液漸回、皆爲欲愈之徵、過九時十時、勢漸減者可愈、西醫剖割死人視之、腸胃中多白水、內皮白過平日而燭、似浸入水中之狀、迴管中之血滿而濃黑、大腸縮小、膀胱短縮、有時腦內黑血多過平日、意者其源或由於血、但此證性質暴速之故、醫者尚未確知、所以治法亦無定論、今略舉一二、凡遇時行霍亂之際、偶然瀉泄、即防受染此證、不可外出、宜食牛羊乳及收斂止瀉藥、牡蠣末一錢、阿膠一錢、鴉片一二釐、薑水或桂皮散調和、每二時服一次、一法、鴉片一二釐、和鉛散三四釐、一時服一次、一法、樟腦鴉片酒或薄荷水及兒茶水、俱能止瀉、詳前瀉泄篇、若病已作、見脈小冷汗、面白或鉛色、皮冷等證、此時

手足抽絞、或腹內抽絞、痛劇、大不安、夜晚尤多、病在肚腹大小腸、初起多由於瀉下、暴注上傾出、略如淘米之水、係因多血流入腸胃、血中之水吐瀉而出、所以血太濃、微絲血管、不易通行也、各處津液俱少、證見面白而瘦、眼凹喉乾、口中氣冷、皮冷、脈細或隱伏不見、冷汗、無溺無屎、聲低、不欲語、或譫語、有忽然周身軟弱無精神而死者、有累肺喘促而死者、有累腦鈍滯譫語而死者、有脈細不見而死者、有吐瀉略止、內部生炎、發熱而死者、有因平素虛弱死者、有時瀉出水色如醬、係和大小腸中之血齊出、亦爲危候、死時速或一時、至三四時、遲或一日、更多夜發出、然早死、愈候脈出、吐瀉止、水色漸黃、或漸綠、冷汗止、皮漸

霍亂證論

霍亂、俗名絞腸痧、又名抽筋證、一方之中、同時傳染、與痘證傳染相似、忽然而來、有時十死七八、有時十死四五、傳染之故不盡可知、大概風傳人、傳人之衣服氣汗便溺所傳、人傳尤多過風、隔海猶能傳染、受染之人、大概虛弱人中年人尤多、受染之時、大概困倦時、飢餓時、瀉泄時、尤多、以地言之、熱國尤多、所以印度土耳等國多過歐羅巴各國、以節序言之、暑月尤多、所以長夏多過餘月、其證不必年年皆有、傳染輕重亦年年不同、歐羅巴昔無此證、數十年前自亞細亞傳來、由東遞傳至西、初次傳染時死者尤多、漸退漸滅、其狀嘔吐瀉泄不止、筋肉亂用、或

不利者、用熱水貯大盆、薰洗肛門、亦妙、患此證者、宜常出外散步、

大便祕結論

大便祕結、其故有二、一因病後、或大腸或小腸變窄、屎不易出、一因大小腸功用不如常、或膽汁少、或所食之物、能令便祕、又凡人大便、以每日一次爲得中、且須按定時刻、過疏過數、忽早忽遲、皆爲非宜、欲便時不可强忍、强忍則祕、與胃中忍飢不食、過時卽不思食同理、便祕能令身不安、精神困倦、治法不宜大瀉、只可微利、蕉梨蔬菜鮮果宜常食、數日不大便、服蓖麻油八錢至一兩、元明粉朴硝大黃俱可用、麥粉連皮亦能微利、大便略白、可用輕瀉丸三四粒、或啞囉丸或啞囉大黃丸一二分、見後篇方藥外用冷水貯水節內、射入肛門、最妙、大便堅硬半出痛劇

陳葡萄酒番酒紅者佳、收斂補精神、可飲阿膠牛乳雞湯胡麻子水、潤腸可食、一切果菜均須戒食

蔴油七八錢、薄荷油二三滴、腹痛者桂皮散、薑末、或兒茶、荳蔻

白礬、酌用、膽汁太多、屎色綠、或太少、屎色白者、服水銀散四五

釐、大黃末四五釐、鴉片膏一二釐、密和服二三次、一法吃啡咯

散、吃啡咯一、鴉片一、朴硝八、爲度、又法桂皮散、牡蠣散各一二分、薄荷油二三

滴、或八角水和服、小兒未滿一年、勿服鴉片、可用大黃末三四

釐、桂皮散五釐、牡蠣末一二分、薄荷油二三滴、以上初起治法

也、若久瀉不止、色黑宜收斂、膽礬二釐、鴉片二三釐、八角水一

兩、作四分、每服一分、日三服、又如兒茶、木耳、白礬、沒石子、石榴

之類、俱可取用、鉛散、鴉片、皆能收斂止瀉、可與吃啡咯、或朴硝、

並用、虛弱宜補、雞哪、鐵酒、鐵散、黃連水、人參、黃耆、白朮、俱可用、

此皆瀉泄之原也因無寒熱證、無炎證、裏不急、無膠血、故知非痢疾、此證脈如常舌苔白、或無口中有氣味、腹內略痛、有風氣、大腸轉失氣、俗名放屁。凡人臟腑惟肺經有氣呼吸出入餘俱無氣若有氣即以病論所瀉之水或黃或白或綠、甚臭、蓋膽汁太少則白、太多則黃、甚小兒則綠、俱失其正、有時所食之物完全瀉出、由於胃不消化、小兒尤多、凡瀉泄不止、令人身軟弱無精神、務宜早治、

治法、瀉泄由於感冒寒冷而起者、宜熱手心搓擦肚腹、令暖、更以西絨或獸皮裹腹、外用數尺長布巾包束、勿令脫、安臥勿勞、身溫暖自易愈、因於飲食不合而起者、宜禁戒勿食、初起腸胃有物停滯、須令瀉出、宜用大黃一二三分鴉片膏三四五釐草

瀉泄論

瀉泄有在病將起之先者、如霍亂痢疾是也、有在病欲愈之候者、如熱證痲疹是也、有因久病虛弱所致者如勞證之類是也、俱已分見各篇、有時不關他病自爲一證者、另於此篇詳之瀉泄之原不一、有因外感寒冷、如行路忽遇驟雨溼衣著身不脫換、或行步水地、履襪溼滿不脫換、俱能致瀉、有因於飲食內傷、或酸冷菓物、或腐魚敗肉、或將壞蜃蚌之類、有時物本不壞、但與其人性質不相宜、或遠適他處飲食不慣、亦能致瀉、或驚恐鬱悶、亦能致瀉、又肝生膽汁太多、能令大小腸不安而瀉、暑月此證最多、又有因食瀉藥過度、因而瀉不止者、又有因於蟲者、

用溺壺、大便或將牀板分開或用有柄便盆、總以不出被爲妥、諸法用過不應、服水銀散三四釐、鴉片一釐、共作一粒、日服三次、齦腫爲度、若慮大腸潰爛、用膽礬二三釐、鴉片二釐、身虛不宜用蜞吮法者、用斑蝥膏藥、及芥末貼痛處以代之、不愈者不妨多貼、大概痢疾醫治雖善、亦不能望速止、但新者不至變舊、舊者不至潰爛、日漸減輕、即屬可喜、但略愈、醫治未能速痊、仍反覆、最妙遷居他處、改變水土、

小兒患此者、治法與大人同、但蜞宜減少、藥宜減輕可也、牡蠣散一二分、鴉片一釐、能止小兒痢疾、但未滿一歲者不可服鴉片

之物停聚、亦應瀉出、但止可潤瀉、不宜大瀉、並宜戒口、見後舊痢身虛弱者、應用收斂補藥、鴉片二三釐、或四五釐、同雞哪二三釐、水和服、日三次、如無雞哪、黃連水、鐵酒、兒茶水、沒石子水、石榴水、並可用、有寒熱者、雞哪尤宜、因雞哪能並治寒熱故也、若用鐵酒、不可與鴉片同食、早晚服鴉片水、半刻飲鐵酒可也、雞牛羊肉湯粥飯鮮魚俱可食、鹽魚火腿一切鹽菜俱不宜食、牛乳尤佳、能收斂止瀉口渴者、飲粥水牛乳胡麻子水甘草水大麥水、食猪蹄筋海參西穀米藕粉蓮粉之類、並取滋潤腸胃之物、但食物不可太多、多則恐難消化也、無論新舊痢、最忌坐立行動辛苦、並宜安臥溫覆、用絲棉氈絨之類纏裹肚腹、令身漸暖、血即通行、小便可

蓖麻油七八錢、服二次、或用大黃末一二分、服二三次、或先用鴉片膏三四釐、水銀散七釐至十釐、蜜和服、次早更服大黃蓖麻油、裹急痛苦者、用鴉片水及麥漿溫水、貯水節內射入肛門、日二次、如無水節、用鴉片丸塞入肛門亦可、又用熱水滿貯大盆、坐盆中薰洗、日二三次、甚妙、小便不利亦用此法、或用朴硝一分樟腦七釐、鴉片三四釐、日服三次、又法用吃嚦喀番名藥三四釐、或五六釐、配以朴硝鴉片末、吃嚦喀一配鴉片末一朴硝八以此為準可也、或樟腦鴉片酒和吃嚦喀日服三四次、大有功力、凡痢疾初起、多因大小腸內積聚阻塞、令腸不安、必應瀉去、有時膽不生汁、小腸之物、精粗不分有臭氣者、亦應瀉出、或大便只有水膠血而無糞、知所食

所累、斂縮變窄、風屎水不得出、剖視周圍色黑、血不通行之故、有時大小腸內皮裂壞、成細片而出、雜入膿水中、有時累及肝經、生膿瘡、皆危險難治之證也、

欲愈之候、痛漸減、裏急漸緩、脈漸平、舌苔漸退、皮有微汗、神清爽、身安適、更喜糞色見黃、是膽汁漸生、尤爲佳兆、

治法分別新舊、有力無力、病漸體壯健、應用治炎法、不可妄用收斂止瀉法、若病舊無力、又須收斂止瀉爲主、

新痢體壯健者、按試肚腹痛處、用蜞十數條、杯覆蓋、吮噬落後、用罌粟殼野菊花沸湯沖、布巾絞澀、按患處一二刻、更用芥末、和入斑蝥酒、滿擦肚腹令暖、若慮有燥屎在直腸、應用潤瀉法、

中廻在肝下、橫過胃底、下廻至脾下、從左軟脇斜落至肛門、是爲直腸、小腸居腹之中、何處按之更痛、卽知病在何處也、

舊者身虛弱、病勢無力、其故或因食爛壞瓜果敗魚腐肉之類、或寢處污穢之地、脈細數、身不熱、軟弱而瘦、面白肢冷、惡寒、不欲食、時欲吐、捫揣周身皮乾熱、溺少、舌乾或黑色、或棕色、或黃色、膠血更多、或血中有粒、所瀉之水極臭、漸成膿、腹內有風滿緊、或空虛如囊、或呃逆譫語、皆危險、

痢久有膿水、是大腸內皮潰爛也、潰爛少者可治、若潰爛多或爛穿成穴、屎水流於腹內、必速死、有時略按肚腹、或衣略觸壓卽痛不可忍者、是累及肚腹胞膜也、最危險、有時大腸因痢證

水與糞相雜、或略見膠血、漸而水多糞少、證見口渴、欲嘔、脈數苔白、膀胱不安、溺管痛熱、時欲小便不得出、溺色紅、二十餘日可止、若不止、則爲舊痢、裏急更甚、膠血更多、自覺大腸欲全傴出、四肢冷、（因血不通行如平日之故）口更乾渴、舌苔棕黑色、或呃逆、或譫語、或身瘦、腹如空囊、或肛門鬆弛、大便如遺、皆危險、痢證所瀉之物、有糞與膠血雜者、有糞色淡黃與絲者、有全見白膠、或全見血者、或有燥屎成粒者、有時膠血愈多、則病愈重、痢證安危、以此定之、病在直腸、則裏急時欲努掙不得出、愈近肛門、裏愈急、有時不裏急不發熱者、此直腸無病、病在直腸之上也、更以手隔腹摸試大腸、由右胯骨倒上、分上中下三迴、上迴横接小腸、

起瀉而兼吐、所瀉者水、痢證之瀉、大概由緩而數、不吐、所瀉水中有膠血及各物混雜、略似洗牛肉之水、爲不同也、有新有舊、初起爲新、久延爲舊、新者身壯健、病勢有力、證見大便難急欲出不得出、努掙苦劇、肛門內熱痛、身熱脈數、便後無精神、懶倦似虛弱、隔腹揿試大腸拒按而痛、一二日後發熱、致病之由、或因天時寒熱驟變、或暴落大雨、感冒受患、更多衣服被雨灑溼、或坐臥溼地、或食生酸瓜果、尤易患此、葢人之性質不同、有易病肺者、有易病肝胃者、有易病大小腸者、其故不能强解也、夏月瀉泄、或大便祕結、皆能致病、須早醫治、凡痢疾初起、發熱惡寒、或但發熱不惡寒、或無寒熱、腹痛如絞、其始大便日十餘次、

痢證論

痢證中土古書名腸澼、又名滯下、俗分紅白二種、總名痢疾、此證亞細亞多過歐羅巴、印度多過中國、大概地熱則多、故南省多過北省、天熱則多、故夏月多過餘月、有時一方通行、與霍亂出痧相似、但受患者或多或少、少或十人中僅一二人、不似霍亂出痧傳染幾於周徧也、間有多人聚居一處、或船艙、或監獄、或醫館、或工作戰鬭之區、人人皆患此證者、大概因臭穢薰蒸、或屋窄不通風氣、或寢處污溼、受病之由相同、非此病本能傳染也、痢證因於大腸內皮生炎、或一處或二三處、小腸偶亦有之、但甚少耳、此證多由瀉泄而起、與霍亂同、辨別之法、霍亂暴

證更劇、更多、爲危險、病原俱與前證同、治法、西人宜放血、中土可用蜞吮痛處、罌粟殼水洗、芥末貼住、不應、更貼斑蝥膏兩三次、內服之藥、亦與前證同、水銀散四五釐、鴉片一二釐、連合服一二次、後服蓖麻油、或大黃二三分、元明粉四五錢、不應、再服水銀散二三釐、鴉片一釐、共作一粒、每一時服一粒、俟牙齦腫爲度、大便祕結、數日不出者、服巴豆油一二滴、一次不應者、服二三次、務以大便通利爲度、

鴉片水貯水節內射入肛門、若仍無大便知內未通再服萆麻油元明粉或巴豆油一二滴、外用罌粟殼沸湯沖、布巾浸絞合按肚腹痛處一二刻、或數刻能止痛、若痛未止、用酸醋和芥末、略加滾水熬濃、攤厚紙或布塊上貼住一二刻、

小腸炎證、痛劇有定處、不移動、按之更痛、痛處漸大、喜仰臥、舒足痛稍鬆減、有時累胞膜痛更劇、衣不可觸、大便秘結已極、大嘔後卽吐、先吐痰、後見膽汁溺紅、發熱、脈數而緊、自覺軟弱無力、最爲危險、若見大呃逆、脈亂不定、四支冷、面白瘦無精神、忽然痛止、是爲死徵、割視小腸、黑周圍紅、有肉絲黃水泄出、此證初起依法醫治、有時痛漸減、諸證略減、可望愈、若病不應藥、痛

必死、因小腸有炎一處死壞、割視死處黑、周圍紅、小腸變窄塞住、蓋此證本因小腸肉力亂用、縮短塞住、路不通行、所以大便祕結、小腸中多風氣、輕者服去風瀉藥後、大便出、小腸風氣從肛門泄出、即知塞處復通、爲欲愈、所慮大便風氣不出、是危險之徵耳、致病之原有數端、或因天熱暴冷、或感受雨溼、汗管驟閉、汗氣即時止住不生、身體困倦時風寒不慎最易患此、或因食酸果生瓜之類、肚腹寒冷、或因膽汁生多、味辣惱觸小腸、或因大便久祕、令小腸不安、或因痢瀉不應收、驗誤服收斂藥、皆能致此、治法先服迦路米、或水銀散四五釐、鴉片一二釐、每一時服三四次、後服蓖麻油八錢、無蓖麻油用大黃二分、元明粉三四錢、外用

小腸病腹痛論

小腸病腹痛、分別二種、輕者腹暴痛無炎、其痛如絞、忽作忽止、有時痛劇、有時稍安、有全腹皆痛者、有痛偏一處、或左或右、或左右移動、喜按、脈如常、身無熱、大便必祕、腹內有風氣、或欲嘔、或吐出、此證不拘男女、四時皆有、夏月更多、有易醫者、但令戒口、服去風瀉藥、即愈、亦有初起輕、漸變重者、大概一二日不甚辛苦、不至危險、若用各種治法不應、大便更祕、腹痛更甚、先時按之不痛、後來按之更痛、先時痛處改變移易、後來痛有定處、嘔吐更甚、或吐膽汁、或吐出小腸之屎、此是變成炎證、危險難治、漸至呃逆、無精神、冷汗而白、而瘦軟弱無力、妄語、若痛忽止、

硝大黃輕瀉、不思食、服開胃補胃藥、如雞哪黃連人參鐵酒之類及適口養人飲食、外用挨阿顛酒、或挨阿顛膏、或水銀黑膏熱手搓擦脾位、凡瘧證後多有見此證者、宜用雞哪信石酒鐵酒鐵末、大有功力、

脾病證論

脾經功用、人未盡知、大約收聚往來餘剩之血、以寬閒動脈而保護臟腑者也、其質軟、接血多時則大、接血少時則小、此其常也、若久瘧多冷、血不行於外、多聚於脾、脾漸脹大、摸試脾位、居胃之左、堅硬而滑、脹至胃下、覺有邊廉、推之能移動、即是此證、平睡腿略左卷起、更易摸試、有時略痛、或略欬嗽、或胃不消化、無精神、或不能睡臥、身右著牀則更痛、有經幾月或經年不愈者、久後恐成臌脹而死、此證歐羅巴甚少、中國印度則男女小兒、每有患者、治法、不能速效、止可緩圖、夜晚服水銀散五釐至一分、次早服元明粉三四錢、朴硝一二分、大黃一二分、服兩三次後、但服元明粉朴

往、改變水土、肝生膿瘡、或一處或幾處、痛不移動、外見兩腮略紅、手心紅熱、寒熱往來、戰栗、肝痛、或略跳、有因腸胃病所累、有因肝炎所致、其膿有穿破皮肉外出者、外見腫凸、有時內傳肺胃大腸、入肺則欬出、入胃則吐出、入大腸則瀉出、多至二三斤、有時傳入肚腹包膜、必死、出膿後身瘦弱、大不安、因此膿脹者、極危險、此證應鍼開、助令膿流出、若自穿破者、用潤物如粥渣之類貼住、宜食補胃之物、美酒飯肉俱不忌、

次次早用元明粉三四錢、大黃朴硝各二三分、更服大黃草麻油日一二次、總以瀉藥及發表藥爲主、外貼斑蝥膏、或以吋吋伊密的膏、或水銀黑膏、隔腹摸擦、安臥勿起立、戒口勿食熱物、舊炎中止、尤多見證、略與新炎同、痛勢少緩、發熱輕重不定、自覺肝體重墜、按壓則痛、食不消化、困倦無精神、大便色白祕結、肝漸大而堅、摸試易覺、壓住迴管、血不通行、如常擠偪血水滲溢肚腹脥膜之裏、遂生臌脹、舊炎治與新炎同、但身多虛弱、勿過瀉、應用水銀黑膏、隔腹摸擦、更用斑蝥膏藥貼住、胃不消化者、內服黃連水開胃、或人參白朮之類補胃、有寒熱者、服雞哪、外用挨阿顛膏、或挨阿顛酒擦、番人在中土患此者、應航海他

暴冷暴熱、或因跌打外傷、或因飲酒過多、大概華人多肺病、番人在熱地者多肝病、此則關乎性質矣、肝炎與肺炎易辨、肝炎有時黃、肺炎不黃、肝炎累便溺、肺炎不累便溺、肝炎欬嗽無痰血、肺炎有痰血、肝炎左著牀臥則痛劇、肺炎或在左、或在右、炎在左者右臥則痛劇、炎在右者左臥則痛劇、且肝炎按摸則更痛、易於分別也、數日後熱減、瀉出膽汁、或黃或綠、汗出、小便有粉、或白或紅、肛門內有黑血出、是為欲愈之候、若發熱更重、惡寒、戰慄、手足冷、便祕、噎嗝、痛在一處不移、即防生膿瘡、治法、西國用放血法、中土可用蜞吮法、當肝位及肛門周圍、引血外出、不愈者再吮、內服水銀散、或迦路米五釐、鴉片一二釐、口服二

銀散五七釐、或迦路米三四釐、或蜜或白糖和服、大黃末二三分、滾水和服、次早服元明粉三四錢、朴硝一二分、或連服三四日、或間日一服、病減後、服開胃補胃藥、如黃連、雞哪之類、膽淋服鴉片止痛、痛劇者不妨多服三四釐、服二三次、外用鴉片丸塞入肛門、布巾入罌粟殼水浸絞、隔腹按壓、凡肝病宜戒口、勿食肥膩酸甜及一切難消化之物、

肝本體生炎、分別新舊、新者忽起、舊者由漸而起、其證、肝痛、以手摸按右脇肉下更痛、呼吸不利、欬嗽更痛、左臥更痛、右肩痛、或眼白殼略黃、疸黃則黃甚、全身發熱、嘔吐、溺紅、或便祕、或瀉泄、有數日自愈者、有變舊者、有生膿瘡者、受病之故、或因天氣

難忍、如婦人產子之狀、嘔吐酸水、脈如常、無炎、歷數時過膽管入小腸、痛即止、後從大便解出、試以清水盪試、膽淋浮於水面、蓋膽管細如鵞翎、所以初次淋出管時、管被漲偪、必甚痛苦、後來漸成熟徑、再有小者、雖出亦不甚痛矣、然有膽淋藏貯囊內、經年不出、西醫剖視死人、有時見膽囊內有淋多至一二十粒、或膽管內有淋三四粒、塞住、一半婦人肥壯人尤多、大抵安逸過度、或久臥及大便常祕結者、易生此病、昔有人剖牛試驗、屋內豢養之牛、有此病、耕作勤苦之牛、無此病、益悟此病由於過逸也、一切黃病皮乾而癢、大便或祕或瀉、嘔吐、脈緩、右臥則不安、困倦無精神、不欲食、輕者一二十日、黃色漸減而愈、治法、水

物略黃者、大概平素色白、病則黃、平素色黑、病則綠、亦有皮色變黑者、則因膽汁素病變黑之故、難治、黃病小便或黃或紅黑、蓋膽汁泄入血管、而至內腎、自膀胱出、少則黃、多則紅、更多則黑、紅黑卽黃之深者、試以淸水攪和、則紅黑亦變而黃矣、黃病之原、多由怒喜驚恐、或因膽管被壓、膽汁不得入小腸、壓膽管者、或大小腸、因大小腸內有燥屎之故、或子宮、婦人懷胎足月每見此證、或腹內生肉瘤、或嘔吐彎身、或肝體生炎、生大、皆能壓住膽管、阻礙通行之路、又有膽淋一證、亦能塞住膽管、膽淋在膽囊內成粒、小者如豆、大者如龍眼、更大者如核桃、謂之膽淋、者與膀胱之石淋略似也、其色黃黑參雜、其質不甚堅、凡患此者、左脇骨下忽然大痛

肉及燥熱之物不多、故肝經炎證較少、有人食肉飲酒過度者、每致肝體堅大、或生炎證膿瘡、或生膽汁太多、病狀不一、更有因跌打外傷而肝裂者、有因大腸瀉痢而累肝者、有因肺經勞瘵而累肝者、剖視肝軟有肥膩之物在內、今分別論之、膽汁太少、小腸之物精粗不分、屎色白或祕結、因肝之功力懈弛、所生汁液不足用、宜服開胃補胃及水銀散之類、助生膽汁、若肝生汁液太速太多、由大腸瀉出、或黃或綠、綠即膽汁本色、有時自小腸溢入胃中嘔出、色綠味苦、頭痛不思食、此肝病累及腸胃者也、有時肝之功力衰、用膽汁太多、滲入血中、則爲黃疸病、周身皮色全黃、眼白殼尤黃、更有汗黃者、有口中之水略苦而黃者、有所見之

肝膽病證論

肝之功用、主生膽汁、膽乃貯汁之囊、其汁係脾胃大小腸迴血入肝所化、流入小腸之內、以消化食物而利傳渣滓、肝之體比較各臟最大最重、其位居膈肉右方、前當第六脇骨之下、後當第七脇骨之下、左右兩葉、左小右大、上圓凸貼承膈肉、下銳其界抵胃骨脇骨盡處、略出少許、其質不堅不軟、有本體之病、肝體變大、或變堅硬、或生顆粒、或炎證膿瘡之類是也、有功用之病、所生膽汁過度、或太多、或太少是也、肝病夏月多過餘月、熱地尤多過冷地、歐羅巴人至中土及印度、去冷地就熱地、所患病證最多者有三、一熱證、二大腸瀉痢、三肝病也、華人食牛羊

粒以血止爲度、若因肝脾有病、血從胃出、胃自不病者、吐血後即覺鬆適、此以病醫病之法也、肝脾病者、服水銀散五七釐、置舌上、水呑送入、血瀉肝膽後、用元明粉一二錢、大黃末一二分、水和呑服、一二次、外貼斑蝥膏藥、參用治肝脾病法、婦人月經不行、繫胃倒出者、另詳婦人病證篇

膠、且無腹痛證尤易辨識也、將吐血時、先覺胃重不安、欲嘔、頭昏、面色黃白、或胃不消化、或胃痛中土患此證者頗多、大概少壯人多過老人、貪嗜煙酒鴉片人尤多、胃中血管不會潰裂、一二次即自止、未必大患、若吐至幾次、應思意血管潰裂、恐防危險、

治法、吐血一二次即止者、大概無妨、但令戒口、安息、食凉潤物、飲冷茶、忌飲熱茶及熱物、血多者、存冰塊最佳、有暴吐多血頭昏者、應令平臥、冷水洗面、久吐身虛弱者、宜服收斂補藥、白礬、兒茶、酸醋、俱可取用、番人用松漆油藥番二十滴至三十滴、日服三四次、如無松漆油、用鉛散二釐、合鴉片二釐、共作一丸、每半時服一

黑而結、蓋胃中迴管多過脈管、迴管之血色黑、此一故也、管中之血泄出在胃、胃之酸汁能令血色變黑、此二故也、病原或因胃自病、或因身虛弱、血質稀薄、皆能泄出、有時胃自不病、血自別經傳入於胃、如婦人倒經、是子宮之血傳入於胃也、又如肝、脾生大血、不易通行、迴血管滿溢、入胃則吐出、入大小腸、則便出、便與吐出路不同、其理一也、胃血與肺血有別、肺血欬出、胃血吐出、肺血色紅、胃血色黑、肺血有痰、胃血則或與所食飯物齊出、且肺血少、胃血多、肺血偶有多者但色必鮮紅 俱易辨識也、至胃血自大便出者、又與大小腸痢證、及直腸痔瘡之血有別、直腸痔瘡及痢證、血色俱紅、胃血色黑、痢證血與膠雜、肚腹必痛、胃血無

大黃末、生薑末、胡椒末、各三分、薄荷油、或八角油數滴、和作十
二粒、飯前服二粒、日二服、頭痛吐膽汁者、宜水銀散大黃丸瀉
册凡胃不消化、最宜戒口、便祕者、用微利藥、或少食蔬菜蕉梨、
蓮皮麥粉牛胃皮入牛乳內及雞湯粥水之類、俱能潤胃

吐血

吐血之原由於胃、蓋胃中血管甚多、有時潰裂一二處而血出、
其故或因胃本體生炎證及膿瘡乳癰等證、爛壞血管、或因跌
打外傷、胃中血管斷裂一二處、其血棕黑而臭穢、驟吐出者、其
臭穢若少歷時刻、則無色鮮紅、未必
有不棕黑臭穢者矣危險、難治、但此類甚少、常見之證、大概
血管不曾潰裂、血自管中泄出、有時多至一斤或半斤者、其色

腦、胡椒、木香、白荳蔻、薄荷、丁香、八角、芥末、皆是補胃、如囉哪、金
雞、哪、黃連、青礬、鐵末、人參、黃耆、白朮、皆是痛時服樟腦鴉片水
止痛、外用滾水和芥末二三兩、愈濃愈佳、紙二層、或布合、佳、約厚
一二分、貼痛處、手巾綁護、勿令脫、俟二三刻、外皮紅熱、略痛、然
後揭去、一次不愈、不妨更貼二次、吐酸鹹水者、服灰水、或桂皮
散、加牡蠣、兒茶末一分、或鴉片二釐、或蘇噶、大黃散、食時有風
氣從喉出者、用大黃、胡椒、阿魏、薄荷、八角、薑末水、因大小腸病
便祕累胃者、宜噻囉、大黃丸、便利胃自愈、一法、夜服大黃丸、次
早服元明粉三四錢、不應者、巴豆油一二滴、和大黃末一錢、分
作十二粒、每服一二粒、微利、勿令大瀉、大瀉則病反增劇、一法、

細嚼、老年無齒者應用湯水助令物易化、飯時不宜多飲茶、病者飯後宜少休息、不可操作思慮、亦有安逸過度致病者、飯前宜散步、又有因久不沐浴污垢塞閉汗孔、亦能令胃不消化、宜常洗濯潔淨肚腹、有風氣者、大概因多食果蔬所致、宜戒果蔬、若因煙酒鴉片所致者、卽宜屏絕勿食、

凡因食不合之物、忽然痛劇者、應先用吐藥吐出宿物、吐藥用精錡嘔散一二分、或芥末五六錢、或瓜蔕、或膽礬一二分孩水和服、痛拒按者、大概有炎、應以去炎爲主、或用蜞吮、或貼斑蝥膏藥、痛不拒按者、胃弱也、胃弱者、餐飯宜按時、每日向食二餐者、可勻爲三餐、每餐減食少許、使胃中易於消化、所服之藥、以暖氣補胃止痛爲主、暖氣如蓽撥、樟

食時痛、按之更痛、吐出卽不痛、此胃口有炎也、三食後漸痛、此因胃弱不能舒縮勻轉食物故也、四忽然暴痛、不關飲食、此亦胃體腦氣筋不安之故、

凡不消化之證、須病者自知謹節、方可醫治、先審致病之由、如因食物太多者、應減少其食、因食物不合、或專食一物者、應禁絕勿食、大抵人之性質、各有不同、惟蔬果穀肉人人宜食、陳醃魚肉及一切肥膩糖餅之類、人人皆不宜食、至生酸瓜果、亦不宜多食、瀉痢霍亂、多因此起、此外各物、則或宜或不宜、醫應體察因食何物致病、卽令戒食何物、至每日餐飯、早遲務宜按時、多少貴乎有度、每日不宜多次、每次不宜多食、每食不宜多品、食物必須

胃出也、有時胃滿有聲、是胃中有風氣、上出則爲呃爲噦、下出則爲大腸失氣、有時胃膈內熱、懊憹煩悶、褊急易怒、嬾惰困倦、無精神、不欲言語、行動四肢冷、睡臥不安、驚駭多夢、不能寐、自覺胃重不安、口氣臭、或腰左與胃位相對之處痛、或左肩臂痛、此胃病累腦氣筋 或頭痛、有偏左痛者、有偏右痛者、有左右俱痛者、有昏眩者、此胃病累腦 心跳、脈亂、此胃病累心 溺中有粉、或紅、或白、澄於溺器之底、大便或秘、或泄、此胃病累大小腸 糞質、異於平日、色白、氣臭、或成粒、肚腹有痛者、有不痛者、有忽痛者、有漸痛者、痛分四種、一未食胃空則痛、食即不痛、或按之痛即稍減、此痛在腦氣筋、蓋因思慮太過、或飲酒太多、或飲熱茶太多、致令腦筋不安也、二

或因咀嚼未細、或因飧飯不按時、或因讀書過多勞傷腦神累胃、或因思想謀慮、或因驚駭恐懼、或因鬱怒悲哀、或因月經不調、或因胎孕子宮累胃、或因血少、或因煙酒過度、或因吸食鴉片、或因舟車勞動腦體累胃、或因身病發熱惡寒、或因便秘過服瀉藥、有時不因別故、但因胃虛弱、所食之物化爲風氣、在胃中、有時因腦心肝各處有病累胃、或別處炎證累胃、凡胃不消化證據、不欲食、或時欲食時不欲食、或食至則厭惡、或思食非常有之物、或食後隨時又飢、無止足、此證舌苔或厚白、或黃、或全紅、或中黃邊紅、或乾、或溼、或滑、或澀不定、或食後或欲嘔、或略吐、或所食之物即時吐出、或吐酸水、或吐鹹水、或吐淡水、或吐痰涎、有時吐多味苦者、是膽汁由

汁甜肉汁融合、分精粗兩種、精者如乳汁、吸入細微液管、漸入吸液總管、作血、粗者爲渣滓、傳入大腸變屎、若食物過多、則胃中津汁不足供消化之用、若食物不合、或咀嚼未細、消化必遲、胃之下口不容速出、有停滯致病者、有由大便完全出者、獸類之胃、或但能消化肉、或但能消化草、人則不論何物、俱能消化、但消化有難易、若專食一物、久則生病、此人與獸類之分也、胃不消化、即不思食、或食後隨時又飢、有時專食一物、久則生厭、此是胃自覺不合、告語人知也、即應調理戒口、大抵不消化之故亦非一端、或因食物太多、或因食物不合性質、或因專食一物、或因食難消之物、如鹽醃魚肉及醃雞鴨蛋、蔬菜、一切肥膩糖餅等物、俱難消化、詳見西醫略論

炎證食不消化、證相同、無從辨別、久治不愈、身瘦、面晦暗如鉛色、按之更痛而堅、吐出瘀血色黑、即是此證確據、無醫法、止能食潤物、如牛乳牛肉湯之類、不宜食蔬肉堅硬之物、服鴉片醑止其痛、劑視胃口、或上或下、變容甚厚、或潰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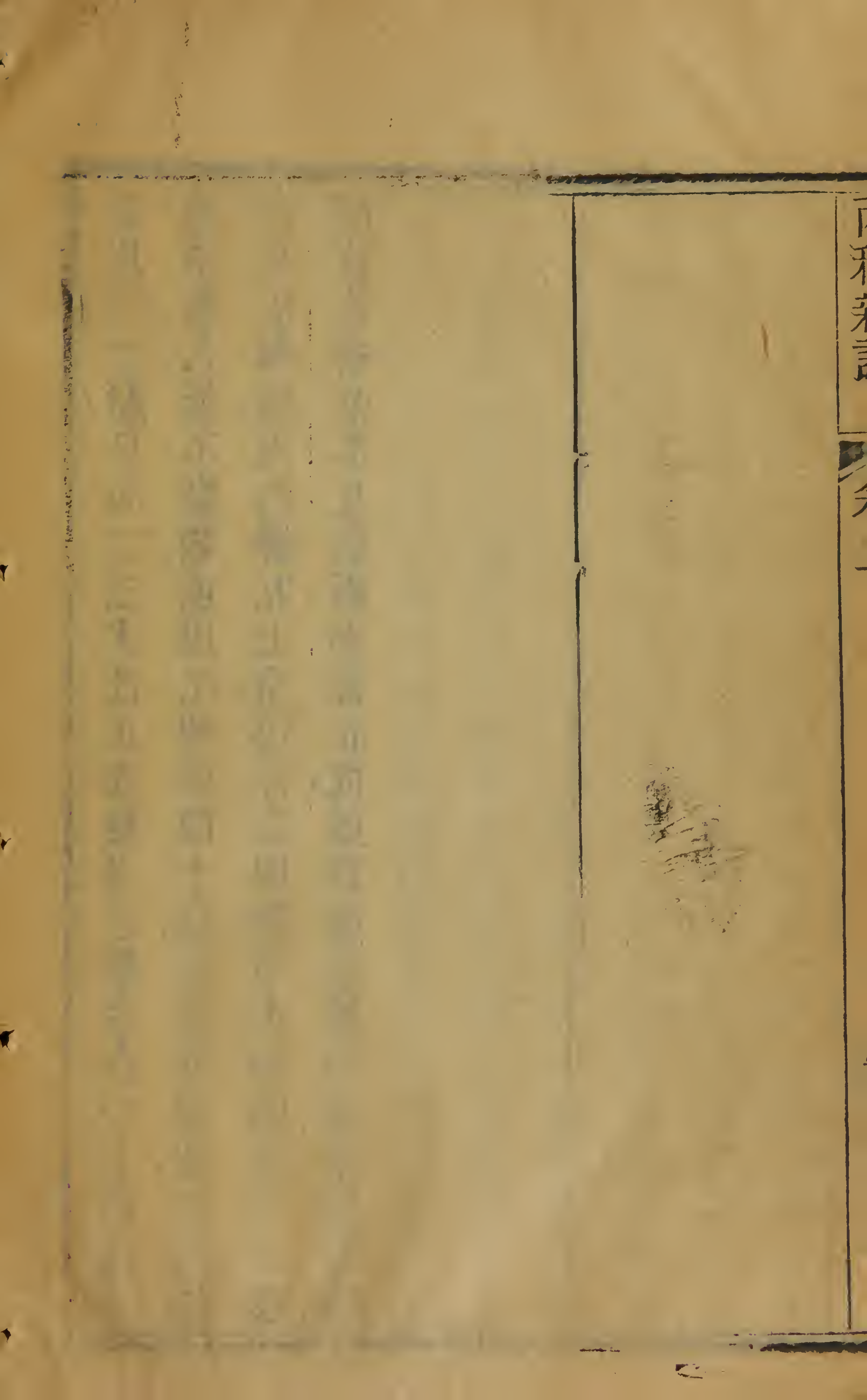
胃經功用之病、多過本體自病、蓋胃之功用最大、病亦最易、故食物不消化之證、各證中爲多、華人患者尤多、凡食物入口、齒牙咀嚼、由喉入胃、胃中漸生津液、以消化之、此胃之功用一也、舒縮擁動、勻轉食物、使就津液而便消化、此胃之功用二也、所飮茶水、別有微絲血管吸攝入迴血管、歸心運行周身、爲汽爲汗、爲溺、其食物經胃中津液消化之後、過胃下口、入小腸、與肝

貼斑蝥膏、或用吋吋伊密的膏、搓擦、嘔吐者、服冰塊、腹痛服鴉片、冰便秘服蓖麻油大黃、凡胃炎宜食潤物、如粥湯牛乳藕蓮粉西穀米之類、若因食物不合而起者、務宜戒口為要、有時因胃炎、食則痛、不欲食者、不食則死、宜用牛乳少飲多次、昔一小兒患此病、人不能治、後有良醫教以每半時、飲牛乳一次、漸加至一兩、再加至一兩半、後遂愈、此最妙法也、外用麻油及鴉片頻擦、或用布巾入滚水浸絞、按壓胃位、

胃癰不多見、四十歲以上間有之、男多過女、其痛甚劇而熱、如咬如焚、多生於胃之上下兩口、食時則痛、食後痛止、是癰在上口也、食時不痛、食後則痛者、是癰在下口也、初時所見之證與

胃病證論

胃經有本體之病、有功用之病、本體之病、炎證潰爛癰類是也、功用之病、食物不消化是也、胃經新炎、多因食大毒之物而起、痛劇、拒按、內熱、飲食即時吐出（惟冰塊吞嚥不吐）全身發熱、大渴、呃逆、面白脈細小無力、舌邊周紅赤、光亮而乾、身大不安、割視死人、見胃內皮紅極、或潰爛、此服毒（如信石之類）暴生之炎也、若不因服毒自生之炎、由漸而起、是爲舊炎、所見證亦同、但熱俱輕緩、舊炎之故、或因食不消化、或因大便秘結、或因食物不合、或因天熱多汗、大渴、遠行勞苦、身熱困倦時、急飲冷水、皆能致此、治法、胃骨盡處左爲胃位、放蜞吮血三四次、後用芥末熱水和貼、或



鴉片一二釐、日服二三次、此止血最妙之藥、余在中土用此方療治多人、無不應驗、或用叱嗶格散十釐、與鉛散同服、如無鉛散及叱嗶格、用白礬五七釐、鴉片三四釐、溫水和服幾次、又酸醋或淡礦强水及鐵酒亦能止血、並宜服冷茶冷水、勿食熱物、

在痰中、四血每出不多、間有因欬致喉嚨不安而累胃者、亦或雜飯物吐出、所當辨耳、有時脈管偶裂、或偶裂肺經之肉、大有關係、有時心左房有病、肺迴血不得返心、停留於肺、泄入氣管欬出者、大抵欬血是心肺病之證據、因病而血出、非因血出而病也、惟欬血已久、即防成勞、漸致肺壞者則有之、故欬血或在肺壞之先、或在肺初壞時、或在肺壞潰爛成穴時、尤以肺壞先及初壞時爲多耳、致病之故、或因天熱過度、勉力操作持重、或言語太多、或大聲呼叫、或跌打外傷、西國人壯健者多欬血、多因血停滯、虛而泄出者較少、故治宜放血、中土則虛而泄出之證爲多、治法高枕安臥、寡言禁呼叫、節辛勞、內服鉛散三五釐、

大小腸血瀉出、肺血欬出、其理一也、欬血之證、熱地多過冷地、然冷地欬血危險者多、熱地則不盡然、蓋肺經將壞、或已壞而血泄、是爲危險之證、但人多因身虛血薄、從小氣管泄出、未必肺經損壞、故亦不定危險也、欬出之血、或僅少許、或有二三斤者、大約一二三兩爲多、欬血有忽然而起者、有一晝夜即止者、有每日晨起必欬血一二次、日以爲常者、有欬血已止兩三日後反覆者、大約反覆者爲尤多、患此證者、每在十五至三十五之年、一二次不必慮、若反覆恐累肺而成勞證、所當慮耳、凡血泄入氣管中、塞住氣管、呼吸艱難、不得不用大力欬出、此欬血所由來也、大概肺經之血、有數證可據、一色鮮紅、二欬出、三血

前胷膈各處布巾擦之、令熱、內服之藥、大概以出痰止血斂汗止瀉安身爲主、欬嗽用叱嗶喀散鴉片酒最宜、或先用嘔藥以去其痰、汗多宜斂鉛散三四釐、白礬四五釐、能收斂止汗、瀉泄者、用膽礬二釐、鴉片二三釐、配水一兩、日服二三錢、兩日服畢、能止瀉、肺痛者貼斑蝥膏藥、面與手足熱者、頻用溫水浸洗

欬血

欬血一證、人每慮其必死、其實欬血不是死證、因欬血而肺壞、則致死耳、有時牙肉出血、或喉嚨病出血、誤認爲欬血、醫者當須明辨、凡欲欬血、先覺胷膈不安、如有物傾壓、呼吸不易、脈數、口味鹹、欬出之血、混雜痰中、便知此血來自肺經、蓋胃血吐出

食雖多、不知飽足、且非獨人有之也、凡禽獸久居濕地、不行動、藏府亦生嘟吡咖叻、猨猴此證死者最多、每見中土婦人習慣纏脚、不能行動、因此虛弱勞病者有之、又昔有鋼器埠工匠、因鋼塵飛揚、呼吸入肺、多有肺經腐爛者、先起於肺體生堅粒也、凡勞證病已成、無良治法、惟於未病前見其人羸瘦、虛弱、嗆欬、短氣、或父母曾患此證、即應思意防係此證之徵、急須審察病由、令其改變習氣、勿居溼地、勿過辛勞、勿大煩怒、勿提舉重物、勿房勞手淫、勿飲酒過度、宜散步閒適、遊玩怡情、遷徙他處、變易水土、所居之室開戶牖、以通風氣、著綿當、俗名背心謂無袖之短衣也、令胷背常煖、頻用兩臂前後開合、令胷肺舒張、呼吸大通、更用酸醋水洗頸

按壓胸肺擊試聲低而啞、以問病筩聽試、覺有聲從潰穴泄出、夜晚顴色鮮紅、早起多冷汗、舌苔先白後紅、有數年有半年一年而死者、間有三四年死者、將死時多瀉多汗、更羸瘦髮脫腳腫、牙肉爛生白泡、發熱痰更稠與膿相雜、手足熱脈更細數、是爲死徵、剖視肺體周圍俱有嘟吡𡁻叻多粒、或合爲一大粒、變黃色者、肺經潰爛成穴與潰瘡同狀、有總氣管出聲之處潰爛不能出聲者、有累大小腸潰爛色白過常度者、有因此肝血不得入肺、肝體大過常度者、時時見肺與脇骨相連、因累及胞膜之故、蓋嘟吡𡁻叻不但肺有之也、如小兒疳積、肚腹大、四支瘦、是因大小腸皮膜生嘟吡𡁻叻、飲食之津不能吸入液管所致

漸合為一大粒、久而潰爛成穴、穴有大有小、有肺體全壞者、此證各國俱有、冷地尤多、英米二國百人死者、勞證居三十焉、病原或因父母延累、性質易患此證、或因身虛、居處溼地、衣服單薄、冷風吹襲、或天時寒熱驟變、或熱地人遷居冷地、或食物不足、或屋內臭濁不通風氣、或辛苦勞倦、或房勞手淫、婦人或血崩、或乳哺嬰兒太久、男女患此證者、每在十五歲以上至三十歲以下、病狀先乾欬、有血嗆出、漸至氣短促、行動呼吸更促、困倦無精神、手足疲軟、羸瘦、頸變細長、胸膈變窄、操作辛苦則汗出、瀉泄、食物不消化、夜臥不安、脈微細而數、心跳、多痰、或欬血、胸膈時痛、聲音不清、久則啞、手指末節生大甲、彎曲、醫者以手

得痰出乃減、有日日發作者、有數日或因辛苦寒冷而發作者、亦有因父母患此病傳延者、發作時苦劇不安、醫治無良法、應用紙入硝水內浸溼、曬乾、置盆內燃點、乘煙發薰騰時、以口吸養氣入肺、或用醉仙桃葉曬乾、如曬煙葉法、置煙筒內燃點、吸入其氣亦可、但醉仙桃有毒、頭昏欲嘔者不可服、內服樟腦鴉片酒一二錢、更服薑末一分半、白礬七釐、共爲散、水和服、頻用熱油搓擦胷膈、多吸熱菸、雖未必即時除斷病根、或免反覆發作、可望漸止、

勞病

勞證因肺體生堅粒如沙、番名嘟吡迦叻、或在左肺、或在右肺、或左右俱有、右多過左、上多過下、先生多小粒、在肺經本體內、

覺身大不安、呼吸大難、痰色紅紫如鐵末而稠結、置盂中膠黏傾倒不出、氣管全塞、肺體或變堅硬、或變爲膿、皆能速死、肺經炎證、大概北方多過南方、治法、痛劇者、放血蜞吮、外貼芥末、或斑蝥膏藥、內服水銀散、齦腫止勿服及鴉片、更妙用吖吖伊密的、醫肺經病證之藥、去痰最佳、二簏酏水一兩、每服一錢、每時服一次、有初服嘔者、不必慮、再服嘔自止、炎在氣管、不必放血蜞吮、但服吧嚾格散、樟腦鴉片水、食粥水甘草胡麻子水以潤之、外貼斑蝥膏藥、或酸醋水、松漆油擦胷膈、如無松漆油、用蓖麻油及蓽撥胡椒搓擦亦可、

喘病、因肺中小氣管痰結塞住、忽然收縮、氣不通行、呼吸短促、

白礬五七釐、鴉片一二釐、痰多者用化痰藥、食潤物、如胡麻子甘草之類、老人久欬、身虛者、每日服硫磺末一分、能補火去痰止欬、或服人參亦妙、

肺經炎證、或在本體、或在氣管、或在胞膜、證見身熱脈數、附耳切聽、如以兩指撚髮之聲、大概炎在本體、不必痛、但紅熱者有之、若炎在氣管、附耳切聽、其聲如鴿鳴、如鼓琴、似老絃重濁之聲、痰結塞住、呼吸之用不靈、然中國此證頗多、不定危險、炎在胞膜、痛如刀割、摸按更痛、大有關係、恐胞膜間生肉絲、兩片相粘連、久而不愈、漸生膿水、偪束肺體、不能舒張、因而肺體變小、妨礙呼吸也、若肺經本體生炎、最爲危險、不必全體、但有一處受病、即

尤多、每有因血少經停、黃病心跳、呼吸不利、喉癢而欬者、此應補虛而欬自止、有老人久欬、因痰塞氣管、無力送出而欬者、亦虛證也、凡肺病必有痰、與大小腸病必有膠血同理、若痰稠結、有血色、知肺經本體之肉生炎、若膿血交流、防已潰爛、但膿與痰有時不易分別、蓋無病之人、痰色靑而不結、有病則稠結、或變綠、或變黃、或變紅、不定是膿、法應用水驗試、痰浮水面、而膿則沈於水底、因痰質輕淸、膿汁重濁故也、凡舊欬經累年月、肺經不必有大病、但因身虛習慣欬嗽、或氣管略有炎、發作不休、有經久愈虛而死者、治法常令身暖、四支胸前用布巾浸熱水洗按、避冷風吹襲、服樟腦鴉片酒及吐嗶格散、吐嗶格一、鴉片一、朴硝八或

嗽分別有痰無痰、炎證先多乾欬、久後必有多痰、痰是氣管內所生津液、平人不多不少、不濃不薄、略如蛋靑、若中有風氣、則滿溢而出、亦如蛋靑攪之撓之、則生泡沫也、氣管中痰多、肺即不安、必欲偪之使出、膈肉向上挺住、翕而不張、氣偪而出、此喘欬之原也、必俟痰已欬出、氣管始能自主、或吐出、或嚥下、而欬亦暫息矣、有久病虛弱者、痰不得出、因膈肉雖已挺翕、而痰之膠結於氣管者、無力偪送使出也、凡欬嗽因炎證、或傷風證、所致、但治其炎、服表散藥、炎退傷風止、欬嗽自愈、若欲專療欬嗽、不能也、有大小腸生蟲、肝胃不安、因而累肺、喉癢乾欬者、但用殺蟲法、欬嗽自止、有身虛弱、肺不安、不必有病而欬嗽者、婦人

此是喉嚨腦氣筋病、或因行動頑耍過度、或忽被冷風所吹、或哭泣太過、大概小兒一歲至四五歲患者更多、治法避冷風、避溼地、多著衣令身暖、內服暖氣藥及樟腦鴉片水之類、每服三十滴至六十滴、發作時卽服、夜服兩三次、身熱面紅者、食微利藥、惡寒應食囉哪幾次、此證歷久不愈、卽防喘促累肺、宜遷徙他處、改變水土、

肺病有在本體者、有在氣管者、有在胞膜者、欬嗽而喘、呼吸不利、是肺病證據、蓋總氣管分佈左右處、乾癢欲搔不得、人卽欬嗽、此與大小腸病、鼻癢肛門癢之理相同、輕者用熱油在外中土醫書名搓擦、亦能止癢免欬、此處因何而癢、則非余所知矣、欬缺盆穴

應先放蜞吮、更用熱水貯大澡盆、下身滿浸其內、擁被溫覆、令得微汗、內服用水銀散、每時服三四釐、能散內絲、番名費皮連或用嘔藥、嘔去結痰、更服瀉潤之藥、外用芥末貼喉下、更用斑蝥膏貼小腿肚、或貼芥末亦可、意在引病下行也、凡病在氣管之口、必難吞嚥、在氣管之裏、不定難吞、然氣管有病、即時累肺、危險者多○總氣管病有真有假、假者但欬嗽、喉中痰鳴、不似水雞聲、不發熱、無炎證、忽作忽止、小兒出牙時、每多此證、治法用牙刀割開牙肉、令牙易出、法詳西醫略論外用醋水頻洗、身虛弱者、食雞卵、時令出外散步、有小兒但欬嗽、身不發熱、每一次連欬急促不止、面紅、口渴、痰鳴、嘔出、欬即止、飲食如常人、夜晚發作尤數、

冷水漱喉、貯熱茶於壺內、以口銜壺口、呼之吸之、令壺中熱氣蒸騰於喉、使喉嚨之口、得熱氣而溫潤、外用布巾入熱水內浸絞按喉、或用熱油搓擦、蓽撥油松漆油酸醋水俱可貼芥末或斑蝥膏、並宜用綿氈之類纏裹於頸、令外面常溫暖、意皆主於引病外出內服吃啤格散及瀉藥、有時總氣管生炎、當氣喉內發聲之處、有肉絲塞住、辛苦不安、喉中水雞聲、身熱、而紅、脈數、欬嗽、呼吸難、小兒患此者、時欲以手壓喉、此證有忽然而起者、有初因傷風欬嗽、由漸而致者、肉絲及痰塞住氣管之口、最為危險、有二三日卽死者、此證小兒二歲至十歲有患者、北方冷溼之地尤多、中土南方不多見、冬春多過他時、海濱多過別處、治法同炎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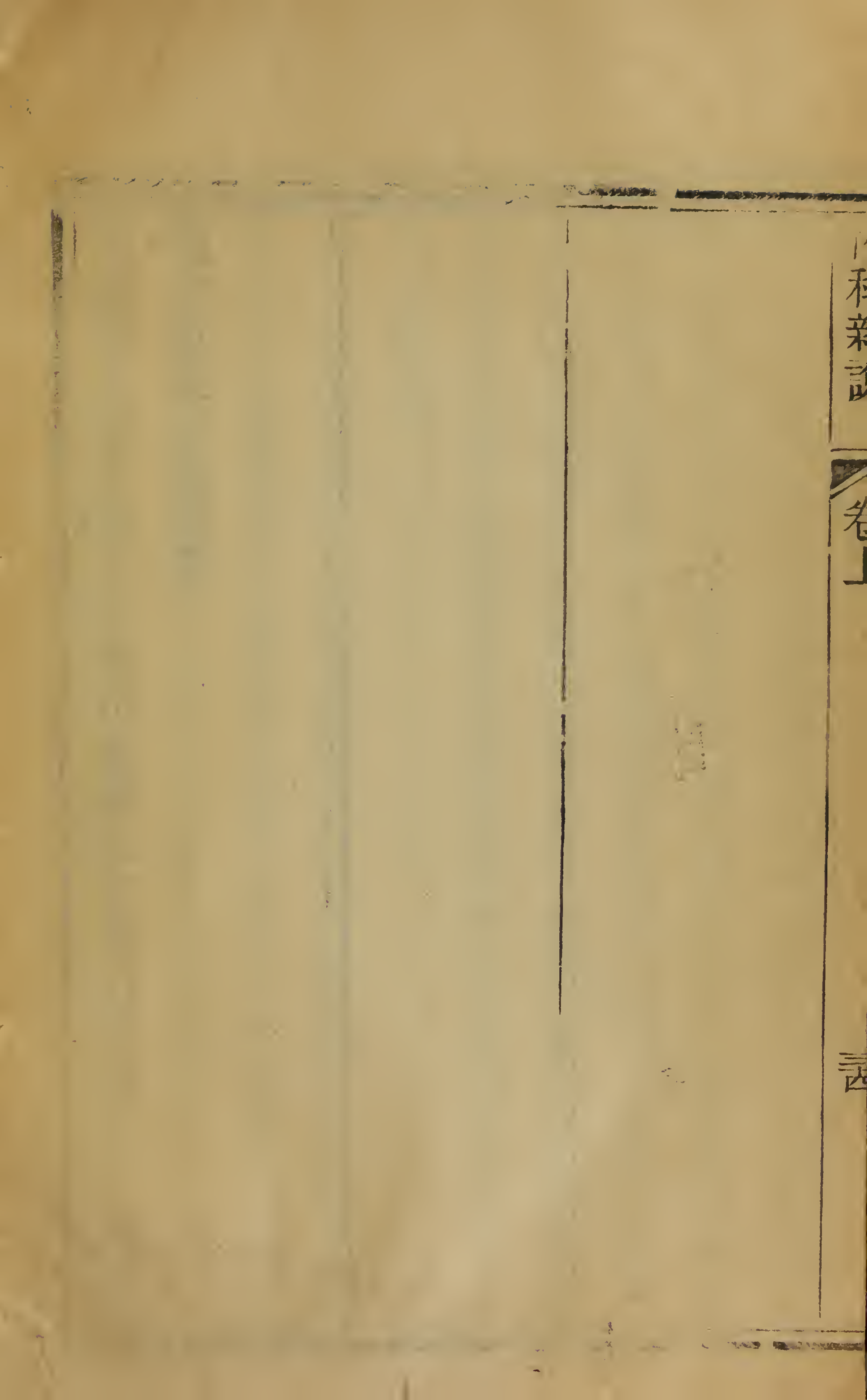
清涕變稠則爲欲愈之徵矣、其證大概困倦無精神、頭痛、發熱、或不思食、或欬嗽、每有二三日自愈者、亦有累氣管而喉痛、或累肺而成勞病、大有關係者、蓋傷風本非重證、但經久不愈、身弱、累及內部、亦能致死耳、治法、夜晚臨臥時、熱水浸腳、周圍用被圍護、令水中熱氣上騰於身、多飲熱茶、擁被温覆安臥、得周身微汗出最妙、內服吔嗶格散、法用吔嗶格一、鴉片一、朴硝八、共研爲散、每次十四釐、水和服、如無吔嗶格、用發表微利藥、面紅者宜引血下行、可略用瀉法、次早得微利卽愈、有時喉嚨痛、此病在總氣管之口喉皮周圍有炎、氣管食管左右腫、或有粒、難吞嚥、治法宜發表、熱水浸腳、如前法、或白礬水、或兒茶水、或

胞膜翻轉、與脇骨相連、如炎證漸致有水、是胞膜病也、肺無病者自覺胷肋舒張、呼吸便利、蓋肺之呼吸、與心之舒縮、皆非人能自主、試觀人欲強閉呼吸、歷一二晷晲、即不能自禁、可知呼吸舒縮、皆造化主所為也、試以左手中指按平人胷膛、而以右手三指擊之、其聲輕清而響亮、呼吸合度、紓徐不迫、附耳靜聽、如微風張翕、有病之人、擊之聲重而啞、呼吸遲速、不合常度、欬嗽不安、氣出入每痛、此其驗也、肺病證狀不一、有累鼻內皮者、俗稱傷風是也、其原多因天時寒熱驟變、或困倦時被冷風吹襲、或衣霑雨溼、或足蹈溼地、先時鼻中無津液、乾塞多嚏、一二日後流清涕、多淚、此是鼻內皮生炎、初時無水、漸見水多、所望

皆病、其人即死、有因外傷風氣自外而入者、即時累呼吸、蓋因外入風氣或自左入、或自右入、束縮肺體、不得舒展、令肺變小、所以呼吸難、若肺左右俱傷、其人即時死、有肺位病患生膿水者、呼吸必不利、亦此理也、肺之本體、右大於左、左長於右、右肺部位、前占脇骨凡六、後占脇骨凡八、左肺部位、前占脇骨凡七、後占脇骨凡八、前長後短故也、胸脇間有膈肉分開上下、心肺在膈肉之上、肝胃脾在膈肉之下、左右肺亦係膈肉所分、右膈之下、為肝位、左膈之下為胃位、脾在胃後、肺有本體之病、有功用之病、本體之病、如炎證膿瘡之類是也、功用之病、或在總氣管、或在小管、有一處病者、有幾處病者、有時病在胞膜、蓋肺之

肺病證論

心與肺交相爲用、二而一也、蓋心之功用、主偪血運行遍身、肺之功用、主呼出炭氣吸入養氣、心之舒縮、肺經呼吸爲之也、心不得肺呼吸、則不能久長舒縮、偪血運行、且不能改換毒血、故曰心與肺交相爲用也、凡無病之人、大概心跳四次、肺經呼吸一次、若太遲太速、不合此數、卽知其人有病矣、心跳太急、偪血之力、速過常度、則肺經呼吸、亦速過常度、然有時呼吸太急、未必由於心跳太速、蓋肺中氣管、分佈細密如網、肺氣多少、適合一身運血之用、若肺病氣管塞住、氣不足用、則呼吸因此而速、肺左右工力相當、若一邊有病、則無病一邊、工力倍勞、若兩肺



證、俱應安養身體、不可登山登樓、不可遠行辛勞、不可思慮煩、怒、尤宜戒口戒酒色、

治用放血蜞吮等法、服發表藥、外貼斑蝥膏、內服水銀散、（齦腫為度）一切照炎證治法可也、此證多因先患風溼、手足左右互痛、蓋風溼能傳心胞、漸致水入夾膜、或有肉絲、（番名皮連費）心胞不似平日、蓋平人心胞內連心體、外連胷膈骨及肺、心胞有病、遂致粗糲略似牛胃、與心黏連、累胷膈骨及肺、所以心跳呼吸難、有死者、不可輕忽、

一種心暴痛如割、頃刻而死、醫書不詳其故、大概心力亂用、或心房內之血暴盡、或心脈管有病、或心房門戶有病、或心體本管有病、血不足供養護、今未可定、此證治法甚難、男子四五十歲人偶有患者、宜服止痛藥如樟腦鴉片之類、凡心跳心痛各

心病多有頭昏跌蹼者、蓋心病則跳偪不利、或暫時不跳、血不入腦、腦失功用、或因流血太多、或因猝然驚懼喜樂、或心有病、或脈管有病、皆致頭昏、婦人尤多過男子、其證眩暈、眼昏花不見、耳鳴、面白唇白、脈微細如無、呼吸或略有、或猝無、危在頃刻、此心暫時不跳之關係也、大概心無病者、不必慮、少頃能漸復其常、治法鬆寬衣領、平臥、助心力偪血入腦、外用冷水澆面、鼻阿摩尼亞、若能忽然大呼吸一聲而通、即是吉徵、後飲濃茶羙酒以補精神、安心適意、是為良法、若頭昏多次、反覆不止、應思意心體或總脈管有病、未可與此暫時不跳之證並論也、

心痛因於炎證者、由漸而起、痛劇、大不安、呼吸更痛、脈數身熱、

神、此治心跳良法也、若夫胷脇骨之下、有時動悸、人或疑為心跳、其實因胃不消化、內有風氣、與心跳病無涉、虛弱人婦人患者最多、略服補胃藥及微利藥可也、又中國多有身虛血少黃瘦、而致心跳者、或因食物太少、或因辛勞貧苦、或因久患寒熱病、其證脈浮而無力、若誤用瀉藥放血等法、必令病勢增劇、須服雞哪、或鐵酒及一切補法、食肥肉頗宜、

心有緩急二聲、緩者其音散以長、乃血沖心戶及心尖擊肋之聲、急者其音利而速、乃血由下房過兩總脈管口、其門開闔撞擊之聲、若心有病、則其聲變易常度、附耳聽試、如風箱張翕有時聲如錯鐵、如鋸木、如以砂石磨木、故良醫聞聲而審證也、

睡臥左半身著牀、愈覺不安、應思意心房門戶有病、血不迴運如常、有停滯妄流而為瘀脹者、有累肺而欬嗽難呼吸、或喘者、有累腦而昏蒙頭痛中風慌怯者、有累肝而血聚積滿溢者、有累胃不易消化食後不安心更跳者、皆心病之關係也、若心自不病、但因思慮過多、或讀書太勞、或用力過度、或驚懼喜怒失度、或房事手淫、或醉飽無節瀉泄失血、或多食瀉藥、或夜不能寐、婦人或因月經不行、凡遇此等心跳病、醫者應審察致病之故、斷絕根由、如因於房勞者、令戒房事、因於飲食者、戒口止酒、更服黃連水樟腦酒以安心、服雞哪或鐵酒以補虛弱、戒辛勞行動、常平臥以安身體、游玩散步以適情意、停止工作以養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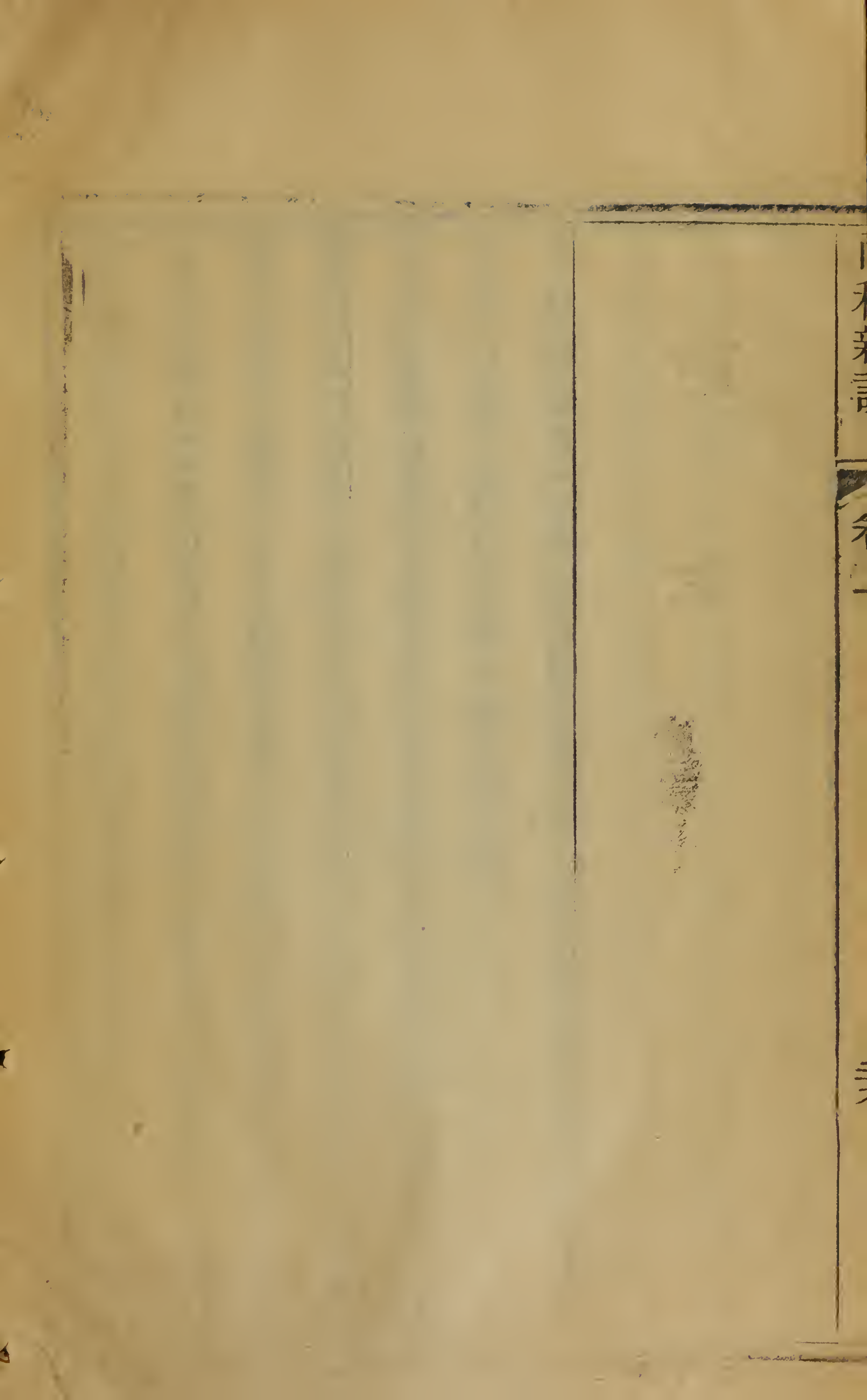
旋上出、其自下房入總管處、亦有門、血至則開張、使之上出、血已出後門卽翕閉、不令血得下返、若此處太窄太小、則血不易出入、太大大闊、則血偪發不盡、或已出復返、運行不如常度矣、一者心跳、凡無病之人、心跳每不自覺、惟走趨過急時、跳躍不勻、其力倍增、偶自覺之、稍定仍不自覺、若因病而跳、時時自覺、摸試更震動、然此證有眞有假、眞者心自病而跳也、或心未必有病、但因身虛而致心跳、亦以眞論、若偶然心跳、其人驚懼、有心病、其實心本無病、卽心跳亦暫時之事、是爲假心跳證、醫者均須細辨、凡心勻跳無止息、側身而臥、可左可右、呼吸如常、大槪心自不病、所慮跳躍不定、或三四次一停、停後復跳、不能

尖當脇骨第五第六之間、下於乳頭約一寸至一寸半、横向胸骨旁、則自覺周圍皆跳、凡心經本體之病、或因心房變薄變厚、或心房之門有病、或夾膜有病、或總管有病、亦如眼目之病、或在明角罩、或在瞳人、或在睛珠、非必處處皆病也、大概心病左多過右、因左房功用尤勞之故耳、心病約有數端、一者心體變大、有時略大、有時太過一半、因心房門戶有病、攔阻血出入不便、心舒縮之力、勞過常度、勞多則變大、亦與手足過勞則脹大之理相同、大甚則偪血舒縮之用、亦因此不靈矣、一者心房門戶、或變小、或變大、或變窄、或變闊、俱爲非宜、蓋心血自上房落入下房、下房之門開張、容納血已入後、門即翕閉、不令血得迴

運血周流一身無一息之停、卽時接入、卽時發出、其跳躍卽其偪發也、以時辰表驗試、一瞥眠跳七十五次、每半時跳四千五百次、一晝夜計跳十萬八千次也、然平人心跳不自覺、若自覺心跳、卽是心經改易常度矣、心體大小、人各不同、大概適如其人之拳、男大過女、權其輕重、二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以下、重六兩四錢、至七兩二錢爲率、十六歲以上至二十五歲以下、比較二十五歲以上之人、應減少、其減少之數、一兩至一兩五錢爲率、肥健人或有重八九兩者、不可一例論也、心房之內、左厚過右、左下房之厚、比右下房幾厚一半、蓋左房主接發赤血、功用尤勞、故亦加厚也、心位在胷中、居左、當脇骨第四至第七、

心病證論

人身心肺關係尤重、與腦相等、凡關係重者、造化主護持之尤謹、故腦則有頭額等八骨以保護之、而心肺亦有胷脇諸骨以保護之也、心肺體質相連附、功用亦相倚賴、心之功用、關係全體、心病則全體皆受害、心之重如此、然論其體質、不過赤肉所爲、其能力專主舒縮以行血脈、有左右上下四房、左上房主接肺經赤血、右上房主接週身迴血、左下房主發赤血運行週身、右下房主接上房迴血過肺、更換赤血而迴左上房、左上房赤血落左下房、入總脈管以養全體、右上房迴血落右下房、上屬於肺、以出炭氣而接養氣、故人一身之血、皆經過於心肺、心能



較易愈、四十以後患者難愈、婦人愈者易過男子、又有醫士統計患癲狂證者、男女之數約略相同、死後剖視腦體、不必損壞、故知病在靈性、不在腦體也、治法虛者安神補胃補腦、若見頭熱證是因火多血多、應用斑蝥膏藥引血下行、與治狂證法同、但無論癲狂、專用藥劑、恐無大效、務令怡情適性、娛悅耳目、俟其有自愈之機、再用藥力補之可也、

中風腦胞炎證癱風及眼耳各證、已詳西醫略論、今不更述、

過多、或因房勞無度、或因手淫、或因境遇不順、或因腦體震撞、或因悲哀無節、或因思慮過勞、醫治難過狂證、有因癱瘓而致者、醫治更難、有先癲後癱者、每多不治、有愈後復發、至三四次者、靈性全失、俗稱獃子、言其略無知覺也、凡癲狂病每在三十至四十歲時、間有二十至三十歲患者、若四十至五十則患者更少矣、癲證愈期久暫不定、有經年累月者、大抵一年之外、更難醫治、昔有醫士統計二千五人中、一年愈者六百四、二年愈者四百九十七、三年愈者八十六、四年愈者四十一、五年至十一年之中、愈者僅四十一、統計愈者三十之一耳、有一人發癲、二十五年而愈者、蓋罕見之事也、又凡二十五歲至三十歲人

證、西醫統計一百八中、可醫者七十至八十云治法初起與治腦炎法相似、旋轉其身體、使之嘔吐困倦、更服瀉藥身熱脈浮、者勿先服鴉片、宜先服瀉藥、不能臥者、內服鴉片幾次務令安臥爲度、外將頭髮剃去、凍水灑潑、或貯冰於囊按頭上、更貼斑蝥膏藥、凡狂證三月不愈、恐防變爲癲證也、狂證手足過於猛力、不得不用布巾綁縛最妙、令兩手相交、同入衣袖、用帶纏結、每見有用鐵練鎖結者、終非良法

癲證大概軟弱無力、無所思想、或號笑如嬰兒、或坐立惟人所使、或專看一物、或專念一語、或終日默坐、或全不曉事、或不識五倫、有因狂而致者、有始初即癲者、蓋靈性有記憶之用、有斟酌事物之用、靈性病、故不能記憶斟酌也、癲證之由、或因飲酒

故煩鬱、或無故驚恐、或時欲自殺、或時欲殺人、或時慮爲人所殺、或妄憂將死、或妄說已死、或時猜疑他人、或不能分別人我、或見人不能分別甲乙、或欲撕裂衣裳、或欲毀壞屋宇、或自言身入地獄、或妄稱身爲帝王、或時欲偷竊、或不知羞恥、或罵詈不避親疏、或愛憎反易故常、或父母妻子不能識認、種種幻妄、不可殫述、推原其故、有因妄想專久而致者、有因鬱悶太過而致者、有因飲酒太多而致者、有因父母延累者、有因耗財貧窮憂愁而致者、面色紅白晦暗、迥異平日、舌乾大渴、便溺俱少、汗汽臭惡、脈至細數、不畏寒、不困倦、久暫無定、有數日止者、有月餘止者、有經累年歲者、新者力尤猛、視之可畏、然治療易、過癲

古無癲狂院、然醫士頗能洞悉病源、療治此證、先令病者、怡情適志、暢達胸懷、後來醫道漸衰、不知癲狂為靈性之病、妄疑魔鬼纏繞、禱諸巫覡、甚則桎梏之、禁錮之、視如禽獸、無療治善法、近今百餘年來、醫教振興、悟明此理、設立癲狂院、待之甚優、欲悅其耳目、則花木禽魚、音樂戲劇、無一不備、欲怡其情志、則讀書作畫、閒談散步、惟意所適、屋內四周牆壁、裹以厚棉、不令撞磕自戕、醫者切脈審因、治法精細、今分狂癲二證、詳列於後、

狂之類、證狀不一、有靈性全亂者、有靈性半亂、或僅亂一二分者、由漸而起、先時頭痛、不欲食、或多食無饜足、不欲寐、無精神懶言語、厭操作、多憂多怒、及狂病既成、則性質忽然改變、或無

此則靈性先病而腦為之不安也、有小兒初生即癲者、此是不完全之人、蓋形體靈性無一虛設、少一物即少一用、如生而無目則不能視、生而無足則不能行、生而無靈性則不慧、不慧即癲病也、若常人忽患此證、大概由狂而癲者居多、初病即癲者較少、其證狀有多少深淺之不同焉、人之靈性功能甚廣、有謀慮之用、有決斷之用、有分別是非之用、有主宰官骸之用、患癲狂證者、思想幻妄、是謀慮之用亂也、猜疑惶惑、是決斷之用亂也、以幻為真、誤甲為乙、是分別之用亂也、妄語不休、手足無措、是主宰之用亂也、有諸用全亂者、有但亂一二者、大抵暴病為狂、狂久則癲、癲久則靈性全失、冥頑鈍滯、俗稱獃子是也、西國

第五類腦體自病、如前所論、腦質變、或腦胞病、或腦生膿瘡肉瘤、骨大壓腦等類是也、諸法試用不應、恐是此證、其痛必劇、大概難於醫治、

婦人患頭痛病、應詳究病原、有因哺兒耗乳太多太久者、有因失血太多者、有因貧苦食不滿量者、皆能致頭痛、宜分別治之、

癲狂論

癲與狂、病原一也、分而言之、鈍滯安靜爲癲、叫呼跳躍爲狂、狂者力猛、癲者力弱、狂者初起略有知識、癲者初起卽略迷蒙、久而全無知識、其故同在於腦、然非腦體自病也、有嬰兒生而無腦者、不能存活、是靈性之病、累及於腦、蓋腦爲靈性所宅、有時腦病致亂靈性

經多不調、詳見婦嬰新說、

第三類頭痛、因於腦氣筋、不關血與膽胃、其痛或偏左、或偏右、有發寒熱如瘧者、有但痛不發寒熱者、其故或因身虛、或因牙痛、眼痛所累、或因感受腐溼草木之氣、治法應保護身體、勿居溼地、屋內宜通風氣、散步閒適、食適口養人之物、更宜離去舊居、改換地土、服補胃補腦之藥、最妙[口雖][口納]三四釐、其次則信石水、鐵末鐵酒之類、貼啤啦叮[口納]膏、鴉阿摩呢阿冰片之類、飲濃茶、迦非丁香水之類、

第四類頭痛、因素患風溼腳氣、忽然離腳傳頭、其證頭熱昏眩、舌苔厚、便祕、脈浮、治法與治風溼同、

鐵末之類、更宜補胃暖胃、加黃連荳蔻蓽撥桂皮之類、外貼蒜頭搽薄荷油以保護之、薄荷油時或雜酒化氣最速、故搽後覺凉、俗疑其性凉、非也

第二類頭痛、因於胃不消化、其證欲嘔、或嘔出酸水、或膽汁入胃嘔出、其色或綠或黃、味極苦、舌苔厚、口臭、便祕、此證多因飲食太多而致、所食之物、完全吐出、大概早晨初醒時頭痛作者居多、有午後卽止者、有午後不止、臨臥時更重、次早止者、有二三日始愈者、治法務宜戒口、服吐藥、或多飲溫水、溫水能淡膽汁最宜多飲飯前服大黃一二分、微利、更服開胃補胃之藥、吐膽汁者、服水銀散七釐至十釐、次早服大黃元明粉略瀉、不愈者服二三次可也、婦人因身虛子宮不安、俱能累胃而致頭痛、凡患此者、月

年、諸法醫治不效、死後割視頭內有膿瘡肉瘤、或頭骨生大壓腦、或腦胞變厚、或腦包內有小骨、或腦太堅太軟、凡此諸證、其痛必劇、無可醫治、然患此者甚少、平日頭痛、大概因於血太多或血太少、或血不通行、今分別五種列後、

第一類頭血太多、通行不如常、其證面紅、眼紅、頭熱、耳聾、眼見光點、有時顛頂熱劇、有時滿頭皆熱、治用減血引血諸法、或放血、或蜞吮、或熨冰塊、或潑冷水、內服瀉藥、大黃元明粉朴硝之類、不宜外出屋內、不宜光濃、不宜思慮辛勞、此血有餘治法也、若面白、唇白、眼內皆白、頭不熱、或惡風惡寒、或發熱、兩太陽穴跳躍痛劇、婦人尤多辛勞更痛、此是血不足之病、治宜補血、如鐵酒

神者、有因房事過度者、有因困於酒食者、有因食不滿量者、有因但食蔬菜不食肉致血少而腦不安者、有過食肥膩胃不安而累腦者、有因便祕不消化者、有因瀉泄過久者、有因屋密不通風氣或多人聚集一屋、炭氣過濃者、有因夜臥以被蒙面不能改換炭氣者、有因睡臥太久者、有因枕太高或太低者、有人平臥則苦頭痛、因心跳躍力大偪血過猛、平臥則腦中血太多之故、有因衣領太緊頸迴血通行不暢、腦中血多不安者、又屋內盆花瓶供太多、亦能令頭痛、又虛空中有電氣、人身內亦有電氣、將雷之前、虛空中電氣不和、人身內電氣亦不和、每有精神困倦不安頭痛之患、

婦人血崩白帶、月經過多、或乳兒過久、皆令頭痛、更有頭痛經

旁、或偏左痛、或偏右痛、有時痛專一處、或在眉骨、或在耳後、或在枕骨、有滿頭全痛、或外或內、其痛之狀、或如刀割、或如針刺、或如捶擊、或如鐵釘、更或如劈、如裂、如壓、如射、有忽然痛者、有由漸而致者、有暫痛即止者、有經累年歲者、有痛止復發、纏綿日久者、痛時或昏暈欲仆、或欲嘔吐、或頭內熱、或頭內冷、或時欲臥、或不能臥、或昏迷不能思慮、或眼花耳鳴、或鼻竅不通、或時聞惡臭、或鬱悶不爽、懶於言語、或軟弱無力、或困倦無精神、或惡風惡寒、或面色紅熱而腫、或面色白而冷、或眼紅、或眼白、或頭殼熱、或頸脈跳數、或手脈細數、無力、或胃不安、嘔吐酸水、或溺多、或膽汁少、大便祕結、致病之由、有因讀書辛勞過耗腦

不令便祕、居通風之屋、勿居濕地、勿夜行、因腐溼之氣夜更甚也、久瘧能令身虛、身虛者瘧易反復不止、應補胃補精神戒勞倦、身壯健瘧自愈、若服藥不應、宜遷徙他處、改變水土、如貧人無資遠游、亦宜移住別屋爲妙、累肝脾各病分詳各部位篇中、有患腦氣筋痛者、痛有定處不移、或因瘧所致、或自痛不必因瘧、病原俱與瘧同、蓋腐毒之氣、累血則爲寒熱、累腦氣筋則爲痛、其理一也、故治法亦與治瘧同、

頭痛

頭痛證患者最多、中土婦人尤多、其原不一、醫應細心分別、約略言之、有微痛者、有痛劇者、痛處或在顛頂、或在前額、或在兩

雞蚋即愈、中國地熱、此證頗有關係、每有累別部位而死者、惡寒時宜用熱水甌温手足、或布包熱磚以足蹋之、或以手搓熱、徧擦周身外皮、更用麥糠半斤入布囊內、滚水浸熱、按胷胃間、或鹽炒熱、布包按胷胃間、覆蓋厚被、意皆主於引內行之血、使復流佈於外也、惡寒時宜飲熱茶熱粥蓮粉水、寒劇可畧飲酒、發熱時宜去衣被、乘風凉、飲凉茶、温水洗耳、令鬆適、汗出、令安卧、汗止用布巾拭乾、換易潔淨衣被安卧、內服雞蚋五六釐、過二時後、更服二三釐、日二三次、或金雞蚋末、每服一二錢、每次汗退後服之、可免反復、或用信石酒、信石六釐、濃酒三錢、滚水一兩四錢、每服一錢至一錢半、製法同黃連水蘇木水各一兩、日服三四次、更服微利藥服法詳下卷

弱者亦久瘧之關係、凡瘧證之原、每因腐草敗禾毒氣、風吹傳染於人、所以秋收之期、此證最多、夜晚尤易感受、亦有初患熱證、轉變成瘧者、又爲吉徵、蓋熱病有死證、瘧病無死證也、瘧之輕者、惡寒發熱汗出、歷時俱不久、發作有定時、一次遲一次、一日輕一日、每汗出之後、至次日未發之前、中間無病、是爲欲愈、瘧之重者、多日反復不止、或間二三日一作、中間另見發熱等證、每發作時、寒熱俱劇、汗出太多、歷時太久、或累別部位、亦有死者、蓋瘧病本非死證、但恐久病身虛弱而死、或脾脹大而死、或成臌脹而死、是皆瘧證之關係也、

治法、寒熱適中之國、此證少而易治、如英國瘧證甚輕、但令食

或額角或太陽穴或顴骨下此是腦氣筋痛亦寒熱之關係也
此症四時俱有日一發作者春尤多其發作每在晝時準者自
發至退不過六時輕或三四時間日發作者春秋俱有其發作
每在午後準者自發至退不過四時間二三日一作者其發作
每在未申間或夜晚更多自發至退不過三時凡日一發作者
惡寒時久間日作者熱時久熱時久者尤多過別種也冷顫發
熱之理西醫略論已詳言之蓋血不外佈則內聚於腦肺肝脾
腸胃各處所以瘧證關係累腦則爲妄語昏蒙累肺則喘累肝
則肝脹大累脾則脾脹大累胃則嘔累腸則痢大槪累肝脾者
尤多脾尤多過肝肝脾生大則爲癥脹之原也更有身體變虛

共歷三時而病退、如平人、此其常也、有初起寒熱劇、汗多辛苦、漸變爲寒少熱多、亦有寒熱俱劇、而汗少或無汗者、有久瘧習慣、略見寒熱、得微汗而愈、如此反復經年者、大抵有寒有熱有汗、依期而作、此爲瘧之準者耳、瘧證之狀、初起惡寒、困倦無精神、懶惰、喜欠伸、胃中空虛不安、周身皮皺冷、寒戰、牙噤、頭痛、腰痛、唇青、耳青、指甲青、溺少、便祕、脈細數不定、呼吸不利、覆蓋衣被雖多、寒不減、半時或一時後、漸熱、不欲覆蓋、忽而大熱、面紅、眼紅、徧身紅熱、初猶略寒、少頃寒退、全熱、脈數、口渴、溺少而紅、一二時後、頭面頸先有汗、漸漸全身大汗、熱退、脈靜、呼吸如常、溺漸多、頓覺快適、無異平日、或有寒熱退後、頭面有一處作痛、

按之血出、口津多爲藥與病應、若服至二三日後、不見齦腫、是藥不與病應、宜改用別法、皮乾熱、温水澡身、吐不止者、吞冰塊或飲凍水止之、累別部位者、另詳各部位篇、久病變爲虛弱困倦、無精神、服補胃補精神藥、食葡萄酸果及醋水之類、此證服藥後脈不數、能臥、吐稍減、口津生、皮略潤、爲愈徵、若吐黑水、更多、不能食、不得臥、口愈乾、皮愈乾、胷痛腰痛更劇、爲難治也、

瘧證論

瘧證之狀、惡寒發熱、汗出而愈、或日一發、或間一日一發、或間二三日一發、更多初起日一發、漸變爲間日發、或有日發二次者、其發作歷時久暫不定、大約發寒一時、發熱一時、出汗一時、

舌苔中白或黃、邊紅、脉數、呼吸不利、胃痛、食物不消化、吐出、大渴、飲水亦吐出、便祕、膽汁少、尿色白、溺中有膽汁、色紅、三五日欲愈、多有略减、後反復、脉更數、面瘦、舌乾、苔黑、胷中痛、右脇痛、拒按、吐黑水、瀉黑屎、發癡、呃逆、有三四日死者、有十一日死者、其死之狀、或暴死、或吐黑水而死、或昏蒙而死、或坐卧不安懊憹而死、大概此證死者居其大半、或三人患者二人死、至輕者或八而死一、累別部位、如肝脾大腸等處者尤多、治法、先服吐藥、更多飲温水以助其吐、初起可飲巴豆油一二滴、無巴豆油、用水銀散十釐、蜜湯和服、後服元明粉大黃朴硝之類、一二次、不愈者、專用水銀散三四釐、鴉片一二釐、日服四次、牙齦腫痛、

毒氣愈濃也、便溺之器、宜頻傾去、洗滌潔淨、左右服侍之人、宜老不宜少、身虛人、困倦人、皆勿近病者、以防延染、愈後尤宜謹愼勿思慮勞苦、多言、更宜戒口、食一切養人之物、庶無反復之患、

中土帷帳、習用細密而小者、最易聚集毒氣、宜用紗葛之類、以通風氣爲妙

發熱黃證論

發黃一證、有由發熱而起者、先是夜晚發熱、晝少減、次夜又反復、吐出棕黑色水、下身先黃、既而周身之皮皆黃、此證南方偏熱之國有之、如阿非利加、南亞墨利加、印度、中國等處、皆所時有、其證有毒、能傳染於人、每因天熱、道路污穢、溝渠淤塞、而患此病、初起困倦懶惰、頭昏惡寒、腰腳痛、面紅、皮乾、口津結、不潤、

虛弱、舌苔絳黑、脈細數無定、周身大熱、面色晦暗、身大不安、仰臥、無力、譫語更多、兩手循衣摸牀、驚跳、擬毒腰肉枯死潰爛、均難治。

凡治熱證、欲卽時退熱、除斷病根、此必不能、止能服藥減輕病勢、以待愈期、有力者用發表吐瀉等法、皮乾熱、宜煖水洗身洗面、布巾拭乾、最適、或用酸醋水洗亦可、頭熱用冰塊按頭頂、或冷水澆頭、若延累各部位、卽須按照各部位治法、虛者不可用發表吐瀉等法、宜服開胃補藥、食美物、如雞粥牛肉湯之類、瘧者宜服止瀉藥、凡患此證、所居之屋、最忌扃密、應推開戶牖、以通風氣、用醋灑地、屋愈高大愈妙、帷帳不宜太小太密、恐聚集

或累肝生膽汁太多、則爲黃疸、或累皮爲癍、大抵累某部位則見某部位病證愈後最易反復、尤宜加意調護、致病之由不甚可解、或因勞倦、或因酒色、或因冷偏、或因傳染、凡未病之人不宜與病者同屋、英國專設啡吡醫館、多備空屋、以分居患熱證之人、不令聚集一處、以免傳染、洵良法也、熱證死者多寡無定、有時二十五人而死一、有時二十而死一、有時六而死一、輕者三十而死一、法蘭西國有時半生半死者、中國亦然、其愈期每以三五七九十一十四十七二十等日、亦不可解也、欲愈之狀、舌漸潤、苔漸薄、皮熱漸減、微汗出、無譫語、神清、溺漸多、大便利、或略瀉、脈不軟弱、不浮數、是爲欲愈、危險之狀、累別部位、或身

熱、二三日後、周身疹出、如麻痘初起、亦此類也、熱病分别有力、者虛者、有力者暴起、或先惡寒、漸見頭痛、腰痛、腳痛、困倦懶惰、不欲行動、起立不欲食、嘔瀉、舌苔白、夜臥輾轉不安、皮熱而乾、脈數口渴、頭痛、太陽穴跳、面紅、眼紅、昏迷多夢、不愈者累及腦部則妄語、累肺則痰多、呼吸難、累大小腸則瀉、重者大小腸潰爛則為痢證、大概七八日至十日不愈、即防延累各部位、或變虛證、大有關係、虛者病人時欲仰臥、懶言語、難吞水穀、舌顫、手顫、痺癡、譫語、耳聾、眼昏時見黑點、脈數而弱、舌苔乾黑、牙垢、口水變毒、遺溺、遺屎、腹內多風氣如鼓、最為危險、有日漸軟弱而死者、凡熱證、醫者應時體察、所慮延累各部位、或累腸胃生炎、

血不通行者爲多矣、腎囊水瘇、因於外傷及炎證爲多、若先患臟脹而腎囊大、是水滿所累、在皮肉不在胞內、與水疝病不同、

熱證論

發熱因他病而致者、既分列各篇矣、更有自病發熱一證、番名啡吪、中國稱有毒者爲溫疫、無毒者統稱熱證、西醫略論已列專篇、茲更詳言其理、熱證分別數種、一種但熱不寒、晝夜如一、一種發熱而兼惡寒、時輕時重、更多夜晚重、早晨輕、一種寒熱往來、熱時但熱、全不惡寒、寒時但寒、全不覺熱、發作有時、或日一作、或間一二日一作、寒熱不作時、如平人、無毒者不傳染、有毒者能傳染、或傳染一家、或傳染一方、其證面色晦暗、有時大

有左著牀則左半身腫、右著牀則右半身腫者、有垂手則手腫者、皆此理也、又如婦人懷孕、子宮壓住大腿與肚腹相連處、迴管血脈、不易上行、兩脚腫、故血管水泄出、或血管被壓、脚必腫、亦此理也、凡治水腫、臟脹、最宜分別病勢有力無力、及其人身體虛實、治法相對、有力者可用發表及瀉法、先有炎者、用治炎證各法、無力虛弱者、應用補藥、大約虛者可治、臟腑功用暫失者可治、本體壞者難治、若心肺肝脾內腎本體壞者多死、治法另詳各部位篇中、水在肺胞、不拘左右則累肺經呼吸功用、在心胞則累心經跳動功用、在腦胞則見頭大、此證小兒時有之　以上三證、因炎證所致者多、因於血不通行者較少、若肚腹臟脹、則因於

腹迴血管多過別處、所以臟脹尤多、此腫水證、係因迴血不便利所致也、又內腎變壞、亦有臟脹者、試法、取病者溺、置甑中以火熬之、即變白色、凝結質如蛋青、是其證也、若水證由於身有病者、大概勞倦時、汗汽被冷風雨濕、忽止不得外泄於汗孔、勢必由吸管內泄、泄於大小腸、則瀉泄、於皮膜則爲腫、其理一也、有一種四支腫、面瘦而白、唇白、眼內皆白、或腦痛、太陽穴及頸脈跳數、此非臟脹、是因身虛、心力不足以偪血、血不足用、不能通行如常、凝滯一處、或血質稀薄、易於泄出、若誤用發表瀉藥、必致增劇、或問水證腳腫之理、曰人身皮膜、上下一也、皮膜水多、終落於腳、故有初起腳腫、漸而上行爲臟脹、有臥起面腫者、

頭昏心跳難、有時水在周身皮膜間、則手足腫、或全體腫、凡各胞膜水聚、大抵他處病證所累、非必本臟自病、故腫脹是病之證狀、非病之源、不究其源、但治腫脹、必無效也、凡水泄之故、其病或在肝、或在心、或在肺不定、在心尤多、蓋血管有一處攔阻、其下血水必溢、如心以上大迴管有一處阻塞、腦頸手之血難返心房、上半身卽見腫證、心以下大迴管有一處攔阻、下半身迴血難返心房、聚於肚腹、或肝管凝滯不通、迴管壅漲、水滲肷膜之裏、卽見臌脹證、以上二種水證、係因迴血入心之路阻塞不便利所致也、若心自病、不拘左右之房門壞、偪血之力不足、必有一處阻塞、血卽聚集於此、因而水妄從他處滲泄而出、肚

白礬膽礬青礬酸醋、皆收斂要藥、治法另詳欬血吐血諸篇、

水證論

人身水與血融、兩不相離、離則病、血出之病、前篇所論欬血吐血鼻血溺血便血諸證是也、水出之病腦胞脹肺脹臟脹腎囊水疝及腫病是也、蓋水在血中、若血管有病、或身有病、或身虛弱血質稀薄、或血路阻塞、水即從血中泄出、腦心肺各有胞膜、肚腹內各臟腑總爲一胞膜、胞膜下部則腎囊爲外腎之胞膜、常人胞膜間有水滋養、不多不少、若血中之水泄出、入於胞膜、在肚腹則爲臌脹、在腦爲腦胞脹、腦胞脹之狀、中風迷蒙、在肺爲肺胞脹、肺胞脹之狀、喘逆呼吸不利、在心爲心胞脹、心胞脹之狀

內、即時死、此亦無治法也、凡血出之狀、自肺欬出者、其色紅、與痰相雜、自胃吐出者、其色黑、與食物相雜、自大小腸便出者、色亦黑、更有自內腎膀胱溺出者、有自子宮流出者、皆當細辨、凡治血證、應分別身體虛實血多血少、多則減之、少則補之、收斂之有初病時血多爲患、漸漸虛弱、宜收斂者、亦有身虛、先用收斂爲主者、不可拘定、頭血太多、從鼻流出、血即減少、此係以病治病巧法、若鼻血流出太多、欲止之者、應將頭高枕、冷水灑面、或用冷鐵塊、置背脊熨之、吐血者、呑冰塊、或用冰塊按貼胃上、更用引血下行諸法、見西醫略論大小腸子宮血出、用水節射冷水入肛門陰道、或用冰塊塞之、凡冰塊凍水及兒茶沒石子石榴

者有時自傷大管傷者甚少若傷必死如胃經脈管傷多血入胃吐出防死有時胸腹中大脈管長大名為脈管跳血囊漸至潰爛血出則死又腦部脈管爛壞血出壓腦即見中風癱瘓之證多死此外肺胃腸腹各處血出皆不當死如肺經欬血本非死證所慮本體先有病終成勞病而死耳凡人吐血瀉血時止時發此是習慣之故又婦女月經不行每月吐血一次有定期此名倒經（見婦嬰新說）昔有婦人倒經懷孕則吐血止子生後又發此不必治亦無治法也有肛門痔瘡出血習慣多年不愈者亦不必治大約內出之血肺胃大小腸居多他處則少有時肺心胞膜血出但更少耳有人心房內生瘡一處薄而裂血出在胞

因而傷口暫痊此血自醫治與醫上所用止血各法同意若血從斷口標流不止頭昏面白卽時死惟急用綁紮止血法方可望救近有人來本館就醫因被船桅所壓小腿骨折斷破皮肉而出腳交節亦壞脈管斷血流滴不止頭昏面白危在頃刻余因勸令卽時將小腿割去下半方可施治其人初猶不肯余決其夜間必死再三諄語其人始允襲以哥囉呅水使之迷蒙免痛於傷處略上用刀割開皮肉翻捲將骨鋸斷後用線綁紮大小脈管縫結皮肉外貼合口膏藥間日換易安臥兩月連合無隙能用木腳輔助行走作工餬口養親如完人葢此時不割必死患者止知救足不知救命更切於救足也至內部血脈管小

劇、有久而紅熱腫成炎者、但初痛時、不得遽以炎論也、又如皮肉割破痛劇、移時紅熱腫成炎、當其初割痛劇時、亦不得遽以炎論也、至如頭痛臟腑痛、皮肉一處痛、專在腦氣筋者甚多、若不細心分別、概用炎證治法、則貽誤多矣、

血證論

血出之病有二種、一屬外科、西醫略論所述血脈管斷壞各證是也、一屬內科、或血脈管裂壞而血出、或血脈管未裂而血泄出、如肺經欬血、中國稱內傷病、其實此證有肺部微絲管壞而血流者、亦有管不壞而血泄出者、概稱內傷、不甚確也、凡脈管傷斷、其人因流血多、頭昏、暫時心不跳、或跳而無力、血即凝結、

治病炎之有益者也其餘各種炎證有自愈者若不愈久後有成膿者有潰爛者有成死肉者皆炎證之關係也臟腑生炎每多先累功用初時津液必少故見便祕等證肺炎乾欬無痰既而血中水液滲出爲痰爲瀉日久成膿有吐出者有便出者證據顯然腦心肺及肚腹胞膜生炎死後剖視胞膜與本體間多生肉絲番名費皮連見西醫略論黏連是其驗也凡治炎證須分別虛實實者有力虛者熱痛紅腫皆不甚劇實者酌用放血掑吮瀉利等法虛者醫治尤難止宜用鈞膿等法引之外出微利輕瀉或身弱有應竟用補法者中土虛炎最多尤宜詳慎

凡身體內外痛多有由於腦氣筋不關炎證者如沙塵入眼痛

過本體、但論關係、仍以本體爲重、肺炎初起痰少、久後痰多、呼吸欬嗽皆痛、或摸按之亦痛、久則成膿瘡、不治、若氣管塞住氣不通行者死、腦炎顛頂痛、昏迷不醒、惡聞人聲、不欲言語、肝炎右脇下痛、漸生膿瘡、心炎跳數而痛、胃炎食物嘔吐、左脇下痛、大小腸炎、便祕或瀉利、急痛、摸試更痛、膀胱炎小便頻數、腎炎腰痛、內部全炎痛劇、大聲呼叫、或問紅腫熱痛之故、曰凡生炎之處、血輪疊聚而至、多過常度、故紅、血中肉絲、或血中之水液滲集、故腫、人身眞火在血、血聚則火亦聚、故熱、偏壓腦氣筋、故痛、痛有輕有重、或如刀割、或如針刺、有時腦氣筋生炎、則痛更劇、耳凡刀刃傷口、皮肉生炎、因而連結、名爲相連之炎、此以病

熱證惟四十度至六十度各國寒熱適中、人多壯健、精神氣力勝過他國也、凡言某國若干度、皆自地球赤道起算

炎證論

熱痛紅腫謂之炎、番語炎法美順、與華語燒字之意略同、四證不必全備、大概紅熱必有、腫痛或有或無、但見一證、或旋止者、不以炎論、二三證但見、移時不退、即是炎也、此證患者最多、中土無名醫書不載、余於西醫略論中專列一篇、發明此證、又於眼科及各部位中時時論及、今更舉發於內部者詳言之、炎證各部位俱有、眼與外體、一望而知、內部人所不見、其實內外相同、理無二也、各臟腑之炎、有在本體者、有在胞膜者、在胞膜痛

食肉者身多軟弱、近北極之國、獨宜食肉、因肉能生血助熱也、若南方阿非利加印度人、日日食肥膩油物、必死、大概各國所生之物、本地人食之相宜、如北方冷地宜食肉、即多禽獸、南方熱國多生穀類果蔬、上帝生物之仁、無一不備也、風氣水土習慣則不生病、若遠適異國、多有病者死者、亦有久客在外習慣彼國水土、回至本國、轉覺不適者、故醫士治病、當先審明地土之所宜、且如華人血不足者居多、宜收斂不宜放血、西人血常有餘、無先用收斂之理、各國人體質不同、治法亦因之小異、不可不知、

凡人生於北方偏寒之地、即多寒證、生於南方偏熱之地、即多

傳、葢毒氣由肺入血、血漸有毒、此諸病所由來也、若夫氣之爲用人賴以生、人不能離氣、如魚不能離水、（詳博物新編）、然水之中亦有氣、若抽去其氣、魚卽不能游泳而死、魚腮功力正與肺經呼吸相同也、人病有因氣不足用、或肺氣管塞住、氣不能通行、如勞證喘促之類皆是、此病在肺、累及心腦、其死也、必肺經先死、呼吸漸緩漸無、死時神識清明、不似腦病死時昏迷無知也、大抵病心肺死者、身必軟弱、手脚先死、漸及於心、故臨死知覺如常、以上所論心腦肺三者、在臟腑中功用最大、故死時必關係於此、

有因食物不合而病者、如中土宜穀果蔬菜、尤宜牛羊猪肉、不

用心跳漸緩漸無而死、有急用補火保護精神法而活者、血之關係不小也、亦有死之故、不因血少、因於肺經不能出炭氣、接養氣者、如縊頸之人、紫黑血入腦不能改變毒氣而死、溺死亦然、全體之血皆變紫黑、腦中毒血不出而死、其人神識昏迷、蓋腦為靈魂所宅、腦病則靈魂先累也、又如腐草敗葉之類、日蒸雨漚、即變毒氣、入肺壞血、夜晚感受者尤多、故汙穢不潔之地、人易生病、又密屋窗牖不啟、不通風日、或多人聚集一處、炭氣濃聚、即能殺人、昔有國王拘某等百四十人於牢獄扃鐍嚴密、窗牖甚小、不移時而死者過半、此其證也、至瘧疫寒熱等證、大概毒氣所傳染、或因風水而傳、或因人而傳、或因屋宇衣物而

養之、然心亦賴腦氣筋以運動之、第八對腦氣筋入心心與腦互相應用、但心以舒縮為功用、猶之肺以呼吸為功用、非專恃腦氣筋也、血為保養全體所需、心為偪血運行之器、心不偪則血不行、血太少或停阻不至、則心亦無可偪發、而舒縮之用不靈、血太多太濃凝聚一處、則舒縮之用倦怠、皆能致病、凡人昏倦不振作、此血少不能養腦之證也、中風炎證諸病、血太多太濃凝聚一處之病也、華人所患、大概血太少太薄、故瘦弱黃病尤多、其有欬血吐血便血溺血等病、則因血太稀薄之故、亞細亞虛病多過歐羅巴、每有宜用收斂補藥者、為此故也、又有忽然失血、如血脈管斷、及婦人血崩、與夫瀉痢霍亂之類、血去過多、不足於

偏發往來行運、流佈遍身、無一處不到、但血漸行漸改其性、蓋人所賴以生活、自肺經吸入者、曰養氣、亦曰生氣見前養氣經用之後、混毒氣於其中、曰炭氣、毒氣者、身體無用之物、雜化者也、此氣不合骨肉之用、能殺人、自氣胞氣管遞呼而出、故肺經一吸、所以納養氣也、一呼、所以出炭氣也、血中有養氣者、其色赤、赤者能長骨肉而養生命、血中有炭氣者、其色紫、必須入肺吐出以改換之、肺經呼吸、關係一身非輕也、心之舒縮、與肺之呼吸相應、一呼一吸爲一息、平人一息、心跳四次、一皆眠十八息、心跳七十次、或七十五次至八十次、爲常度、若肺不呼吸、則心亦不能舒縮、故心與肺常相關也、且又與腦相關、蓋腦賴心運血以

功皆無稽之言也

人不能無死、死之故多端、或觸冒風日、或傾壓跌仆、或遇猛獸蛇蟲、皆能殺人、且聲色飲食思慮勞役、凡耳目所嗜好、形神所經營、皆戕生之媒、不幸疾病、則官骸臟腑、牽引交害、如腦病累心胃病累肝之類、甚矣生理微而死機多也、然統計億兆壽者多而夭者少、即此可見上帝好生之德矣、凡物常用必敝、如鍾表輪機、不久即壞、惟人百體、經用最久、人命修短、雖上帝所主、畢竟不善調攝、與夫戕賊斲喪之輩、短命尤多、西醫剖視、有因血不通行者、有因養氣不入肺、不能改變毒氣者、有因用體臟腑毀壞者、推原其故、百體賴血以生、血之源出於心、心力舒縮

病有因於天時者、如春夏多溫熱、秋多瘧痢、冬多肺病是也、有因於人事者、如怒喜悲恐之類是也、有因於飢飽者、如飲食太多太少、或飲酒過度、或偶食不宜食之物是也、有因他病所累者、如大便祕、或小便不利、或皮垢不潔淨汗不得出、皆令身不安是也、又勞苦過度能致病、安逸過度亦能致病、不可不知、

病有不須醫治能自退者、誤藥轉令病勢增重、大概誤用輕力之藥、服猶未服、害猶小、誤用猛力之藥、非增病卽殺人、為害更大也、

病證初起、難以豫定止期、勢重者後來有無關係、亦非一言可決、嘗見中國醫士動稱某證我能包醫、或稱某證我能限日收

病有易治者、有難治者、大概功用病易治、本體病難治、新病易治、舊病難治、外感病易治、情慾病難治、無毒之病易治、有毒之病難治、此其大畧也、

病有有力無力之分、新病有力、舊病無力、此以病勢言之也、壯健人有力、虛弱人無力、此以體質言之也、有力宜用瀉利放血等法、無力宜補、病證相同、治法迥別、間有體質虛弱而病勢有力者、尤爲難治、醫者於此、須細心斟酌、

病有始終一處者、有移易他處者、有足病傳手、或手病傳足、或四支病傳心、忽然改變部位者、有日輕夜重者、有暴病次日自愈者、有傳染他人者、有始終不傳染者、不可一例論也、

屬不能終其天年者、是為一類、奔走勞役、飢寒困苦、損傷身體者是為一類、淫慾縱恣、安逸過度、或飲食無節、或悅怒不平、伐性戕生者、是為一類、更有父母延累、兒女生而癲癇惡疾、甚則夭殤者、是為一類、此外或因寒熱感觸、或因水土不宜、疾病夭札、是又為一類也、

人之死也、有一處先死者、有全體皆死不分先後者、如服毒則胃先死、中風癲癇、又服鴉片毒則腦先死、此一處先死者也、若感冒寒熱、卒然而死、或久病虛弱羸瘦而死、此全體皆死、不分先後者也、大概腦死則無知覺、心死則跳動改易常度、肺死則呼吸亂、各臟腑準此推之、證據顯然矣、

獸類莫壽於象、有逾百年者、然亦甚少、惟人壽最長、合古今較量、則壽夭迥異、此理殊不可解、上古人壽有逾數百年者、中古百年為度、近世人壽愈短、大概四五十死者最多、逾七十已難得、間有八十九十一百者更少、幼壯死者、多因嗜慾思慮勞苦疾病所致、中年以後、不必有因、而亦日就衰耗、衰極則死、雖有良工、不能與造化爭權、使人有生無死也、惟體質壯健、善於調養者、終身無病、全其天年、昔英國有名老巴者、年一百五十二、十數年前、猶能生子營作、英王召見、賜以美食、奄忽而逝、醫者剖視臟腑無病、但因飽飫太過而死、此中土所稱考終命者也、人死之故有數端、戰鬭之場、嚴牆輪蹄之下、與夫投繯服毒之

用攷論病證攷究藥性、分別內科外科婦科兒科、考試其能否品第其高下、所以西國醫術精過中土、嘗見歐羅巴洲如古之羅馬唉及希臘等國、二千年以前醫書、不及近代精詳、然所論大概確鑿有據、惟中土醫書、悉皆游移影響、欲將西國醫法流傳中土、大是難事、蓋華人偏信本國古書、西國醫理、非所習聞、每多不信、此一難也、泰西所用藥品、各國皆同、中土未能通行、此二難也、西國醫書、未經翻譯唐文、中土人不能徧讀、此三難也、中土醫學、官吏不加考察、人皆墨守古法、不知集思廣益、此四難也、

萬類壽夭不同、昆蟲禽獸、有朝生暮死者、有經月或經年死者、

病證紛繁、通各國計之、內外諸證不下二千種、審察療治、醫者之職、大要分別體質功用二端、葢人有皮肉筋骨合成軀殼、其中實以臟腑、貫以血脈、各管所謂體質也、一物有一物之用、無虛設、無假借、所謂功用也、試以鐘表譬之、其體質則有函蓋輪軸機擺、其功用則或主旋轉、或節遲速、令人一望而知時刻、良工修理鐘表、必先審察函蓋毀壞否、輪軸機擺折斷否、若俱未也、則更考究旋轉何以不靈、遲速何以不準、或損其有餘、或補其不足、或拭其垢滯、務使復其常度、醫者亦然、有體質之病、有功用之病、有體質功用兼病、必先細心認明、方能施治、西國有醫院、聽人學習、剖驗死人、醫師指授、助以圖書、先講明部位功

體有病矣、若夫氣管呼吸之用、則專屬於肺、蓋肺體中管竅甚多、纏絡如網、匯爲左右二管、合爲氣喉、每管之末皆有氣胞、紫血入肺、運至氣胞、炭氣散洩、氣管遞出、是爲一呼、養氣遞入抵胞內、血隨攝之、是爲一吸、西醫細較、每一暨眠吸入生氣十八箭、（箭大小以容水十二兩爲度、生氣者、合養氣淡氣而名之也、設百分計之、養氣二十一、淡氣七十九、）呼出毒氣亦如之、計一晝夜一千四百四十暨眠、呼出毒氣、當有二萬五千九百二十箭、吸呼生氣之數亦如之、若居處密室、不啟戶牖、或多人聚居一室、則呼出炭氣、彌滿屋內、而養氣漸微、人亦喘憊將死矣、

管、其色頓變爲紫、其性有毒、中有炭氣故也、於是返入迴血總管、抵心右上房、轉落右下房、上入於肺、呼出炭氣、吸入養氣、復變爲赤、迴心左上房、卽落左下房、往來如環、晝夜不息、心之功專主運行衆血、其用有二、一遍赤血流佈周身、一偏迴血上入於肺、改換毒氣、上下左右四房、此舒則彼縮、其出入之數、互相盈絀、每房恒以七八錢爲率、兩房常存之血、共重一兩六錢、全身血多少、視體之壯弱、男多過女、大概十斤至二十斤、多或二十五斤爲度、血之質重於水、設水重一千、血重一千五十五爲率、其熱常比寒暑鍼九十六度、若患熱證、則有多至一百四度者、其在管內流佈運行、不結不實、若運行不如常度、則其入身

之功、畢竟專屬於胃耳、凡食物易消化者惟肉、熟肉之法三、置水甑內以火熟之曰煮、專用火燔炙曰燒、置釜內以油熟之曰煎、論入胃後消化難易、又以煮爲易、煎爲難也、肉在胃內即消化已盡、蔬菜有時入小腸而後消化、故知肉消化易過蔬菜也、凡人食物太多太少、或食時經營思慮、或食後辛勞太急、或飧飯不時、皆有妨於消化、不可不知、

血運行論

人身最要者無過於血、血發源於心左下房、上入總管、散佈小支、愈分愈多、愈多愈微、名之曰微絲血管、通行徧體、其色赤、人身精津液汗溺膽汁、無不賴之以生、迨由微絲管尾、通於迴血

腸頭、與膽汁甜肉汁會合、攙出精液衆液管吸之、入於總液管、運至頸會管、卽混爲血、小腸下口大腸上迴與之横接者曰闌門、食物經過闌門後、在大腸上中兩迴時、猶有液管吸其餘液、及抵下迴、則精液竭盡、但存渣滓矣、此食入於胃化血化糞之理也、飲入於胃、卽有微絲血管多條、吸入迴血管、過肝入心運行周身、由肺升出爲汽、由皮膚滲出爲汗、由微絲血管導入內腎、復有微絲管、攝入溺管、匯達溺囊、經溺水總管斜入膀胱、此爲汽爲汗爲溺之理也、是故胃無津液、不能消化食物、胃無食物、則亦不生津液、且助消食物者、非獨胃津也、未入胃以前、則有口津、旣出胃以後、則有膽汁、甜肉汁、皆必不可少者、但消化

年經營勞慮、不覺疲倦者、因食物所補足以償其所耗也、五十以後則胃經消化功用漸減、日所耗之飲食不足以償之、故有衰老之態、或問人身體肥瘦不同何也、曰食多而耗少則肥、食少而耗多則瘦、所食適償其所耗、則不肥不瘦、試觀病人胃不消化、肥者倏忽即瘦、可知肥瘦係乎飲食也、有飲食不減而亦瘦者、大概汗溺瀉泄太多之故耳、凡食物入口、齒牙咀嚼、六核出津液以勻和之、用舌卷制遞至喉嚨、吞入後人即不能自主、胃之上口、曰賁門、食物由賁門而入胃中、胃即舒縮擁動以勻轉食物、使近胃津、胃津者、胃週圍小穴所生津液、主消化食物者也、食物經胃津融和後、略似濃粥、即出胃之下口、名幽門、至小

論飲食消化之理

造化主造萬物、靈奇莫如人、變化亦莫如人、試觀大地終古圜轉、不生不死、塊然成形耳、植物有生死矣、然無所知覺、不能運動禽獸蟲介、能行動矣、有知覺矣、然一物止一用、如蠶止能作繭、蜂止能釀蜜、鳥雀止能結巢、牛馬止能負重之類、惟人靈性全備、自生至死、知識愈增愈展、能事愈習愈多、聰明技巧、不可限量、蓋腦為靈魂之器、耳目口鼻為靈魂出入之門、人有靈魂、故能聰明技巧、靈魂有門出入、故能四通八達、推廣擴充也、就人形體而論、則飲食為最要、一身精血、日有消耗、全賴飲食精液、補其缺乏、人生二十年以前、身體日增日長、故食量亦大、壯

之節慾、因於胃不消化者、使之戒口、因於屋宇狹暗、不通風氣者、使之開通戶牖、因於愁鬱者、使之暢遂、他如鼓琴可以怡情、齅藥可以補腦、呼叫可以醒迷、皆良醫妙用也、二外治法、如放血、蜞吮、按摩、熨貼、鈎膿之類、三藥法、或發汗、或令吐瀉、或利小便、或潤臟腑內皮、或令安臥、或開胃補胃、或補精神補血、或收斂、或瀉血、婦人或調經、或助子宮收縮、令兒易產下、其法不一、但醫者須知一病有一病治法、一藥有一藥功用、某藥治某病、屢試必效者、僅十數種耳、病在內部、變化多端、即使藥劑對症、未必一投輒應、原不能如醫治瘡瘍折骨等症、確有把握、中土醫書每病必列一定方藥、宜乎臨證不驗也

或觸冒東風、或爲戶漏縫中冷風所襲、或居穢溼之地、或本體電氣爲外熱所引、當將作時、人每無精神、以此故也皆能致病、三因飲食不合、蓋飲食精液、由吸管遞運化血、運養身體、食少則血弱、或食物不合、或食時無定、皆能致病、四因勞心過多、如思慮經營、或讀書過久、皆是、五因外傷、如傾壓跌打、湯火刀刃諸傷、皆是、六因中毒、或誤食毒物、及服信石水銀等毒藥入胃、或癲狗蛇蟲之毒吮噬皮肉、或腐草朽木諸物、霉爛化氣、有毒傳染於人、皆能令毒氣入血致病、七因臟腑有病、互相牽累、如胃不消化、則心跳腦不安、肝病則累胃、肺病則累血、腦病則累各部位之類、治病有三法、一審其致病之由、令改變習氣、如因於房勞者、使

列十數味平淡無功力之藥、遇病輒投、以期無咎無譽、有矜奇自表者、略用猛力之藥、則爲害更甚、總由不識病原、以病試藥、非能以藥治病也、嘗試論之、醫之功能有三、一識致病之故、令人於未病時、防護禁戒、可以免病、所謂上工治未病也、二審察病狀、確知受病之處、取用良法、變通施治、期以奏效而止、三病有不能療治者、設法減其病勢、使病者安然無所患苦、此醫者本分事也、受病之故、非一端可竟、今略舉數條、以見梗概、一因身體虛弱、虛弱之故、或因食物少、或因失臥、或因房勞、或因汗出太多、或因情志不遂、或病後失調、或水土不合、或居室過密、不通風氣、或不通光、或光太濃、皆能令身虛弱、二因感受寒暑

內科新說卷上

英國醫士合信氏著　江甯管茂材同撰

總論病原及治法

中土醫書方論浩繁、有一病而列方數十者、有一方而藥品十餘味者、有臆造病證、妄列治法、而實爲理之所無者、每論一病、必浮舉陰陽五行、纏繞不休、每用一藥、必以色香形味、分配臟腑、更或高談脈理、妄事神巫、臟腑功用、茫然不知、甚矣醫學之衰也、蓋中土風俗、平日視醫學爲末技、待醫士如賤工、及病時、則又倚之太切、責之太厚、服藥偶效、則曰此神醫也、一服不應、則曰此醫者之過也、因此醫者虛僞巧飾、心愈勞而術愈拙、羅

藥品

卷下

内科新說目錄

卷上

多服、又散末精製功力、大概勝過藥水、平日須講明此理、臨證確有把握、勿因一服不應、遽思改投他藥也、

一余著書之意、欲使泰西醫學、流傳中土、故於字句同異、藥劑輕重、斟酌詳審、不肯茍且誤人、觀者諒之、

一諸篇每多互相發明、讀者須通閱全書、方能融貫、或別詳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婦嬰新說、須合數書參觀、泰西醫理及治療之法、雖不全備、然亦略見梗概矣、
一西國藥品、經歷代醫士、愈講愈明、故後代本草、精過古昔、此書所述、係近年西國通行之水、皆屢經試用、確有效驗、所望中國醫官、知古昔本草不盡可憑、或免墨守貽誤、
一此書所述藥劑、皆取用新美眞材、故分兩輕而效驗速、每見市販藥材、以僞亂眞、更多陳朽霉蛀、毫無功力、雖多服亦未必取效、此醫者病者所當知也、
一病有宜緩治者、則藥應少服多次、有宜急治者、則藥應一次

易購之品、近日上海粵東各港口有番藥房、華人購買甚易、或有相識番友、託其寄資至泰西購致、價尤廉也、本館另刊醫學英華字釋、所列藥名、皆各港番藥房現有者、華人不難據此指買也

一泰西權量與中土不同、今皆改從中土、概用兩錢分釐字樣、以免舛誤、惟中國權衡不及西國製造靈活、用以試秤釐毫、每多不準、洋製小天平、專爲醫家稱藥之用、價不甚昂、所宜購備也、

一身體、病證、方劑、藥品、皆用中土醫書名稱、欲便華人解識也、間有中土醫書所無、或名實不符者、不得不用西國名稱、仍用華文、或譯取其意、或譯取其聲、閱者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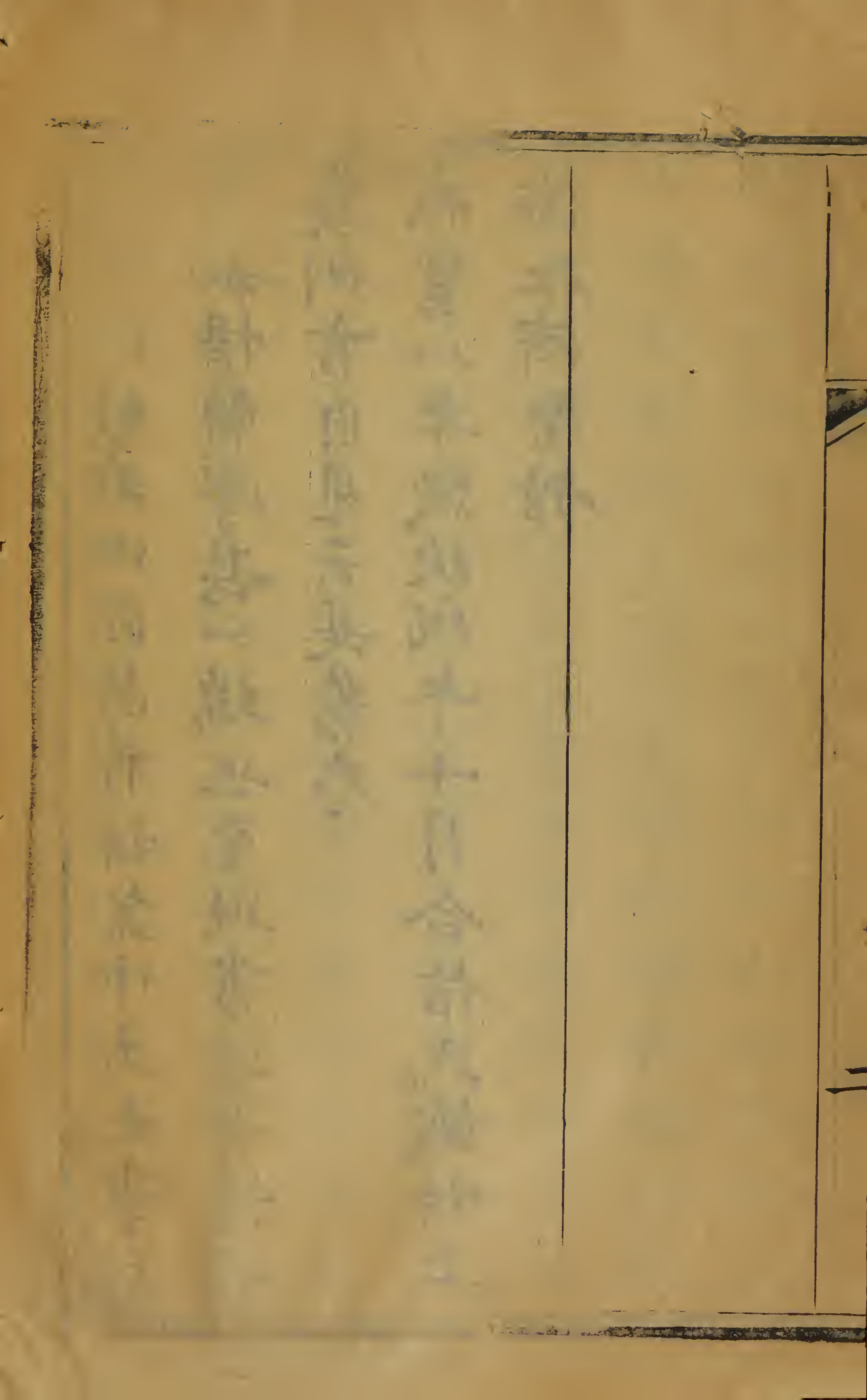
內科新說例言

一中土醫書、有同一病、源見證小異、別立病名者、徒亂人意、今以臟腑爲綱領、較有端緒、

一分卷之意、上卷專論病證、下卷備載方劑藥品、

一分篇之意、先總論、次血、次臟腑、各病證悉以類從、如水證、熱證、黃證、瘧證、皆全體累血病、故篇第相連、頭痛癲狂皆腦病、故篇第相連、勞證欬血皆肺病、故篇第相連、餘可類推、此外有已詳西醫略論者、如腦炎中風癱瘓之類、今不更述、

一藥劑以中土所產爲主、有必須備用而中土所無者、間用番藥、以補中土之不及、但番藥品味甚多、不能詳述、今所選用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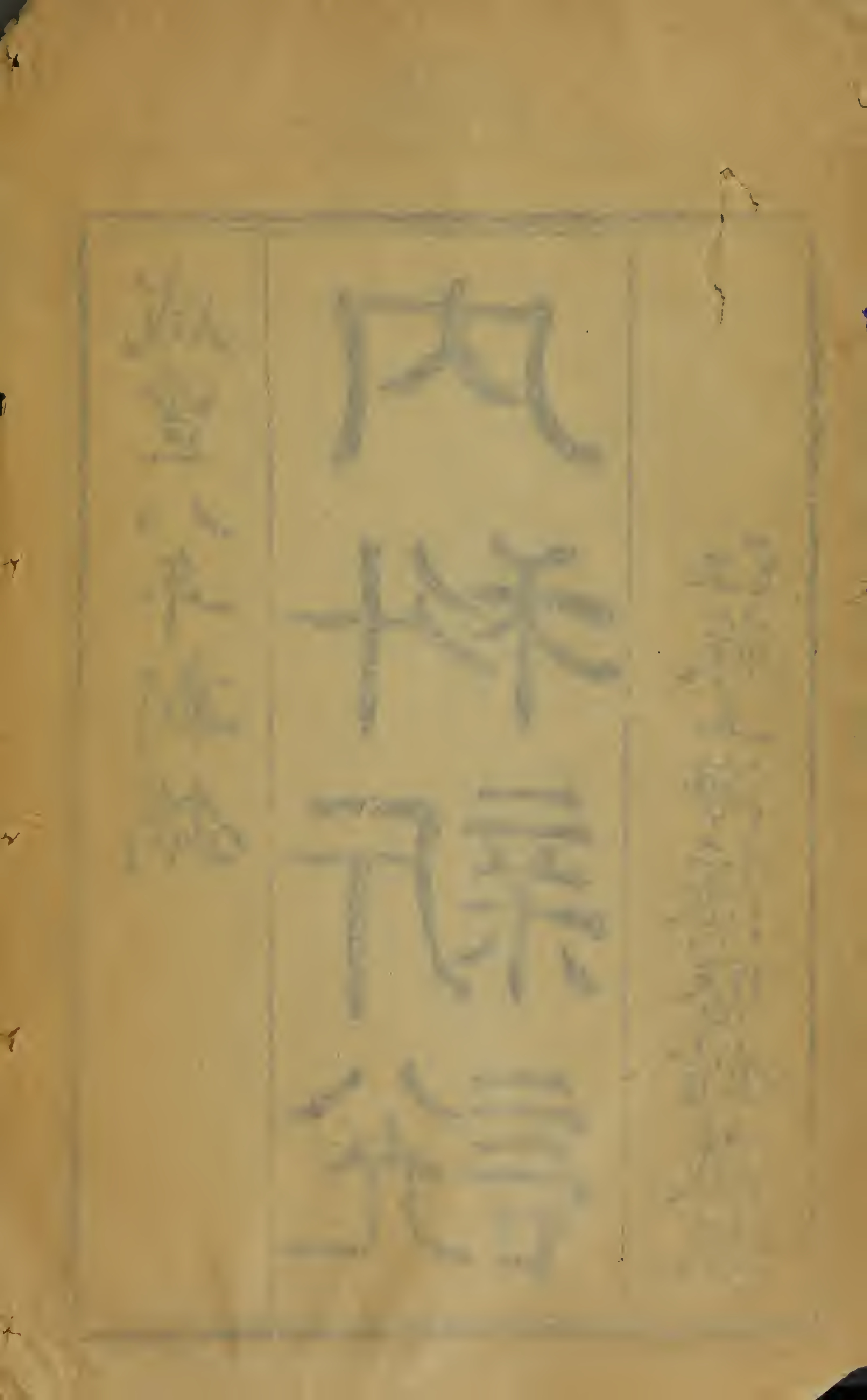
互相師效我西國苟有裨益中土之事無所秘惜醫學其一端也至此書要旨讀者觀例言自見云是為序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十月合信氏識於上海仁濟醫館

醫學遂與高酌復著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及內科新說三書皆發明全體新論以廣其用內科新說所論審證用藥之法皆取歐羅巴醫書擇其要義譯以唐文適余將返英國再來之期未能豫定西人在滬貿易者取余前後所著各書彙印千本廣為流布方今中外一家共敦和好學問技藝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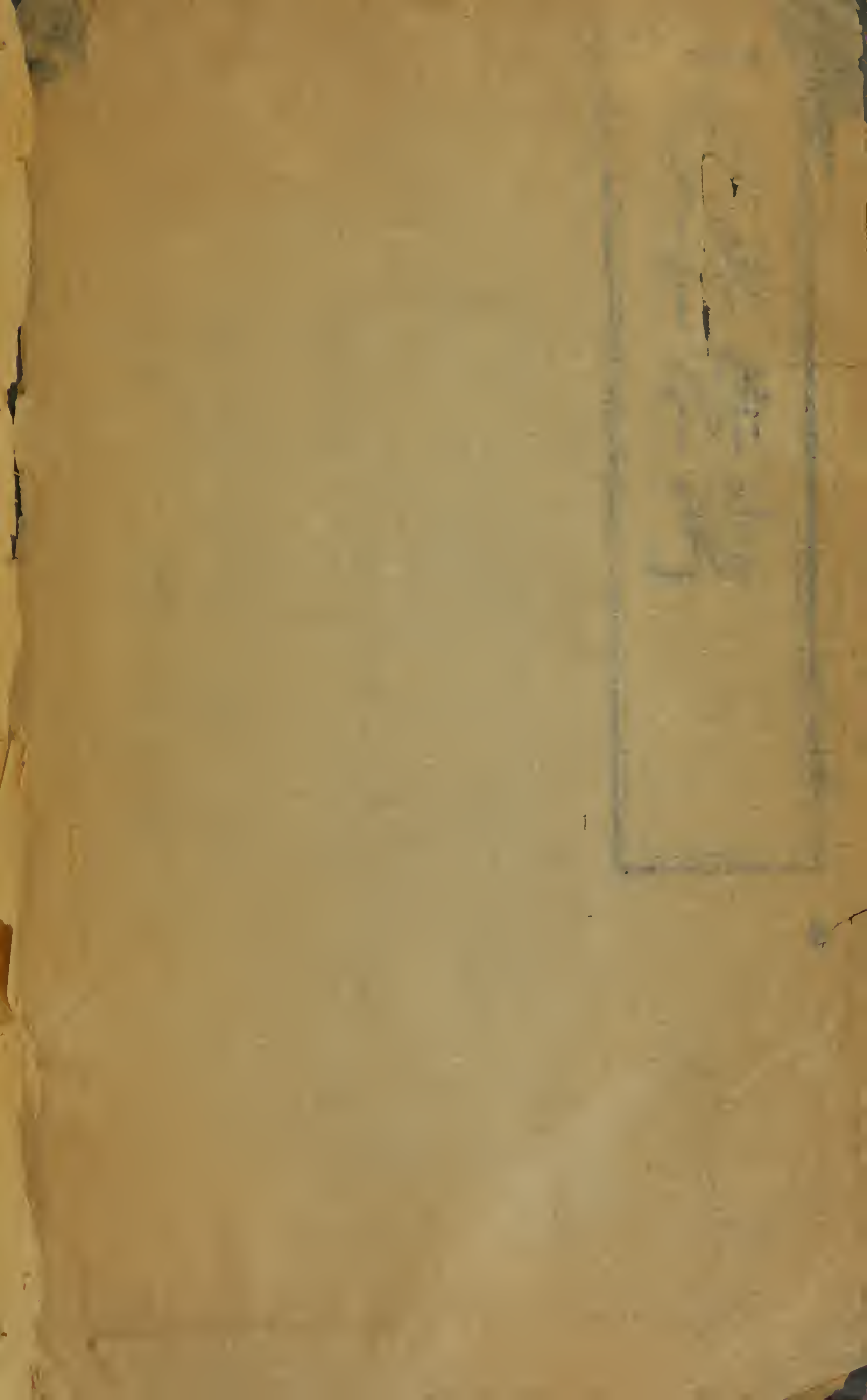
余自道光己亥来中土施診今已二十年療治病證歲以萬計略悉華人體質且知西國醫理有足訂中土之譌者因著全體新論略言其概書中所述每與中土歧異然華人頗有信者蓋確實有據之理人無異辭也近歲来上海因華友管茂才喜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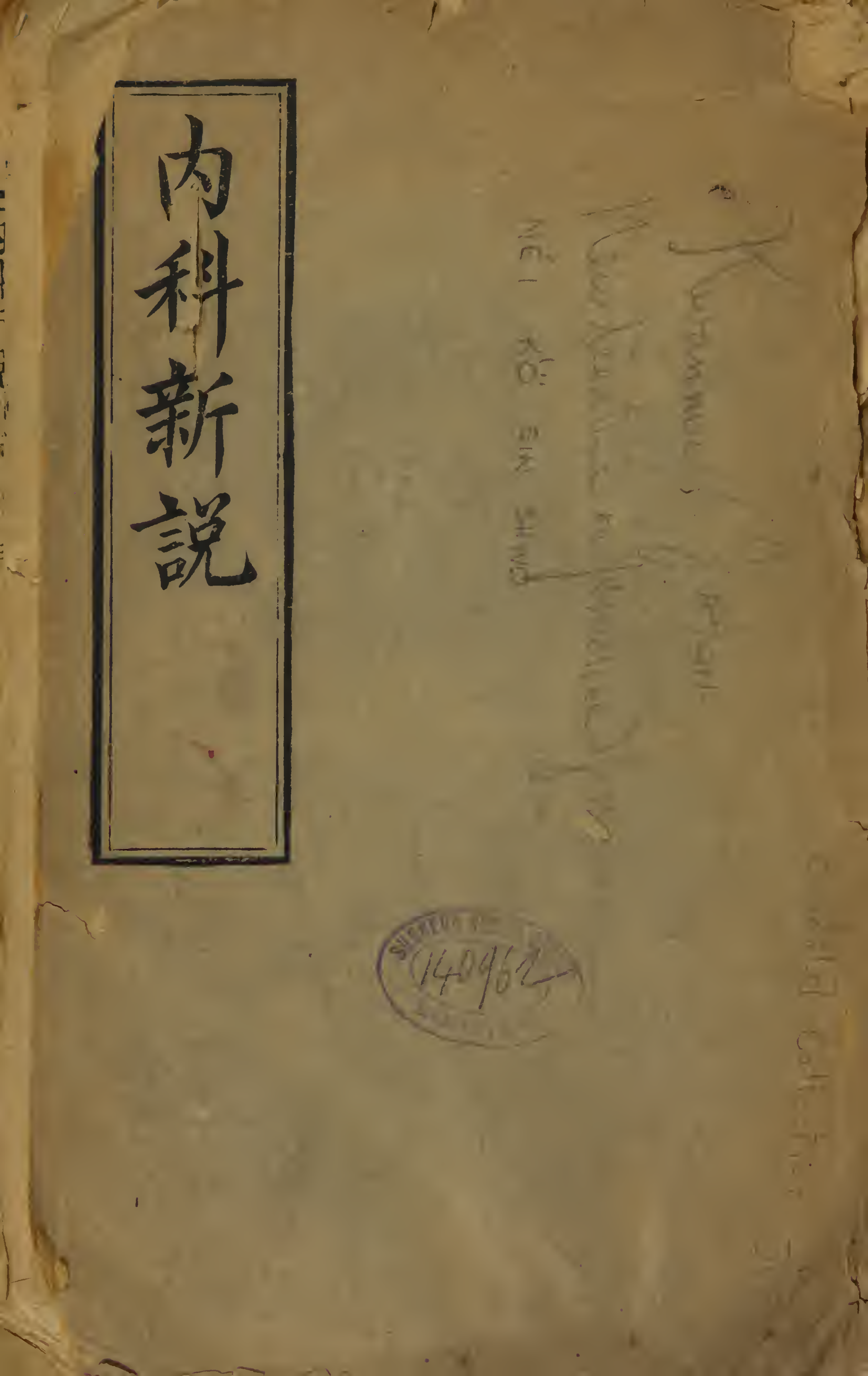


咸豐八年新鐫

內科新說

江蘇上海仁濟醫館藏板




内科新說